

國聞周報

第十四卷 第二期

民國二十六年一月四日出版
（本報業於民國二十一年十月十三日呈請登記）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為總包立券之新聞紙）

北寧鐵路簡明行車時刻表

站名	下行	1次 平瀋特快 膳臥各等	41次 普通客車 中膳各等	71次 平津客車 三等慢車	305次 平浦特快 膳臥各等	21次 快車 膳車各等	23次 平唐特快 膳車各等	4次 平津特快 膳車各等	301次 平滬特快 膳臥各等	401次 平津客貨 平滬通貨	3次 平瀋特快 膳臥各等	73次 津唐客貨 三等慢車	75次 唐榆客貨 三等慢車	43次 唐榆慢車 各等
北平前門	開	6•00	6•30	6•45	8•00	10•00	13•00	16•00	18•00	20•15	21•00			
永定門	開		6•48	7•27			13•16			21•28				
豐台	開	6•23	7•03	8•40	8•26	10•26	13•32		18•25	23•00	21•26			
黃村	開		7•26	9•46			13•50			24•00	21•45			
郎房	開		8•16	12•40	9•20	11•25	14•39			1•35	22•33			
落垡	開		8•35	13•34			14•55			2•28	22•50			
楊村	開		9•03	14•58	9•59	12•05	15•23			3•37	23•12			
天津總站	開	8•02	9•39	16•46	10•24	12•32	15•57	17•53	20•16	4•53	23•38			
天津東站	到	8•10	9•48	17•03	10•32	12•40	16•05	18•00	20•25	5•10	23•47			
	開	8•20	10•00	停	11•05	12•55	16•20	停	20•50		24•00	7•10		
塘沽	開	9•14	11•03		開	13•58	17•28		開		1•04	10•00		
蘆台	開	10•07	12•29		往	15•06	18•33		往		2•09	12•52		
胥各莊	開		12•59		浦	15•50	19•26		上		2•57	15•17		
唐山	到	10•59	13•12		口	16•03	19•40		海		3•10	15•10		
	開	11•02	13•17			16•08	停				3•15	停	5•30	7•30
開平	開	11•13	13•31			16•19							6•10	7•45
古冶	開	11•37	14•04			16•44					4•02		7•20	8•14
灤縣	開	12•09	14•56			17•18					4•53		9•45	9•07
昌黎	開	12•50	15•58			18•07					5•58		12•58	10•10
留守營	開		16•21			18•26					6•23		13•51	10•34
北戴河	開	13•23	16•41			18•44					6•46		14•38	10•54
秦皇島	開	13•42	17•08			19•07					7•16		15•48	11•23
山海關	到	14•00	17•30			19•25					7•40		16•25	11•45
	開	14•35									8•20			
瀋陽(南滿站)	到	21•40									15•35			

站名	上行	22次 快車 膳車各等	6次 津平特快 膳車各等	302次 滬平快車 膳臥各等	72次 津平客車 三等慢車	42次 普通客車 中膳各等	4次 瀋平特快 膳臥各等	24次 唐平特快 膳車各等	306次 浦平特快 膳臥各等	2次 瀋平特快 膳臥各等	402次 津平客貨 滬平通貨	74次 唐津客車 三等慢車	76次 榆唐客貨 三等慢車	44次 榆唐慢車 各等
北平前門	到	9•50	11•30	13•55	16•46	17•30	18•30	21•12	23•00	23•20	2•40			
永定門	開	9•35			16•13	17•13	18•15				2•13			
豐台	開	9•22		13•31	15•35	17•00	18•00	20•44	22•35	22•58	1•35			
黃村	開	9•03			13•51	16•33	17•41				0•08			
郎房	開	8•16			10•40	15•41	17•06	19•42	21•36		22•28			
落垡	開	8•01			9•36	15•21	16•43	19•32			20•48			
楊村	開	7•39			8•10	14•53	16•21	19•07			19•53			
天津總站	開	7•12	9•38	11•40	6•15	14•20	15•56	18•41	20•39	21•15	18•10			
天津東站	開	7•00	9•30	11•30	5•40	14•05	15•45	18•30	20•30	21•05	17•10	停		
	到	6•45		11•00		13•55	15•30	18•18	20•00	20•55		12•12		
塘沽	開	5•44		自		12•52	14•36	17•20	自	20•04		10•35		
蘆台	開	4•41		上		11•42	13•41	16•12	浦	19•09		7•55		
胥各莊	開	3•45		海		10•48	12•57	15•15	口			6•05		
唐山	開	3•30		開		10•30	12•43	15•00	開	18•15		6•00	停	停
	到	3•25		來		10•25	12•38		來	18•12			22•35	17•15
開平	開					10•12	12•27			18•02			22•13	17•02
古冶	開	2•49				9•45	12•07			17•45			21•18	16•36
灤縣	開	1•52				8•45	11•20			17•04			18•22	15•43
昌黎	開	0•51				7•40	10•30			16•23			14•54	14•41
留守營	開	0•21				7•12	10•05						13•39	14•13
北戴河	開	0•02				6•54	9•50			15•53			12•57	13•56
秦皇島	開	23•29				6•25	9•23			15•30			11•30	13•27
山海關	開	23•00				6•00	9•00			15•10			10•25	13•00
	到						8•15			14•30				
瀋陽(南滿站)	開						23•10			7•20				

北戴河海濱支綫

85次	87次	91次	93次	95次	下行	站名	上行	86次	88次	92次	94次	96次
7•00	9•50	13•30	16•00	18•50	開	北戴河	到	6•35	9•30	13•10	15•35	18•35
7•20	10•10	13•50	16•20	19•10	到	北戴河海濱	開	6•15	9•10	12•50	15•15	18•15

通縣支綫

501次 輕油車	503次 輕油車	81次 客貨車	505次 輕油車	507次 輕油車	53次 客車	509次 輕油車	55次 客車	511次 輕油車	513次 輕油車	83次 客貨車	下行	站名	上行	502次 輕油車	504次 輕油車	82次 客貨車	506次 輕油車	508次 輕油車	54次 客車	510次 輕油車	56次 客車	512次 輕油車	514次 輕油車	84次 客貨車
7•30	8•30	9•30	10•45	11•55	12•50	14•00	15•30	16•30	17•45	18•40	開	北平前門	到	9•15	10•25	12•10	12•40	13•40	14•48	15•45	17•20	18•55	20•05	21•25
7•35	8•35	9•38	10•50	12•00	12•56	14•05	15•36	16•35	17•50	18•48	到	東便門	開	9•10	10•20	12•02	12•35	13•35	14•40	15•42	17•14	18•50	20•00	21•17
7•36	8•36	9•40	10•51	12•01	12•57	14•06	15•39	16•36	17•51	18•50	開		到	9•09	10•18	12•00	12•34	13•33	14•40	15•38	17•12	18•48	19•58	21•15
7•52	8•52	9•59	11•07	12•17	13•14	14•22	15•56	16•53	18•07	19•09	到	雙橋	開	8•53	10•02	11•41	12•18	13•17	14•23	15•22	16•55	18•32	19•42	20•56
7•53	8•53	10•02	11•08	12•18	13•17	14•23	15•57	16•55	18•08	19•11	開		到	8•51	10•01	11•39	12•16	13•16	14•20	15•21	16•54	18•31	19•41	20•54
8•03	9•03	10•16	11•18	12•28	13•30	14•33	16•09	17•05	18•19	19•25	到	通縣南	開	8•41	9•51	11•25	12•06	13•06	14•07	15•11	16•42	18•21	19•31	20•40
8•05	9•05	10•23	11•20	12•30	13•32	14•35	16•10	17•07	18•21	19•33	開		到	8•40	9•50	11•17	12•05	13•05	14•06	15•10	16•41	18•20	19•30	20•32
8•10	9•10	10•30	11•25	12•35	13•38	14•40	16•16	17•12	18•26	19•40	到	通縣東	開	8•35	9•45	11•10	12•00	13•00	14•00	15•05	16•35	18•15	19•25	20•25



人造自來血
血液盛衰，關乎身體之强弱，故强身之道，補血爲先，人造自來血含有添生新血原素，功效正確，藥性和平，凡服過者類能道之，非一般標新炫異之投機藥品所可及。
五洲藥房發行



國聞週報

第十四卷第一期目錄
民國廿六年一月四日出版

插圖

狂歡之夜（六幅）
日德協定簽字（六幅）

書評

全國新書彙刊

（第三十一週民國廿六年一月四日）

本報前為便利讀者購買書籍起見。曾於報端將全國各種出版物分類介紹。刊佈以來。深得各地讀者贊許。唯以篇幅有限。對於出版界所出新書。未能詳盡調査。致勞讀者紛紛來函。要求增設新書介紹專欄。本報本服務社會。促進文化之初衷　特自六月一日起。每逢星期一。在廣告欄內編刊「全國新書彙編」。將全國出版新書之書名，著譯者，定價及出版者等。依圖書分類法編排，俾便各界隨意選購。惟本報見聞有限。容有調査不週或遺漏之處。尚希各界不吝賜示。並加鑑諒為盼。

學術

集韻聲類表	董偀著	八角

修養讀物

公民常識百題解	陸伯羽編	二角
徬徨中的中國青年	劉群著	三角

哲學

思想方法論	艾思奇著	三角

心理學

心理建設論證	楊一峯著	三角五分

社會科學

社會科學概論讀本	平心著	三角

政治

中國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何幹之作	三角
中國怎樣降到半殖民地	錢亦石著	四角

行政學

警察法新論	鄭宗楷著	五角

國際外交

國際問題	伯韓編	八分
今日之法國與人民陣線	朱沅止譯	四角
日本國勢圖解	李擇一譯	二元
中葡外交史	周景濂編著	六角五分

軍事

新陸軍知識	李冠禮譯	六角

經濟

國際經濟戰爭與中國	褚容川著	二元四角
中國經濟政府論叢	壽勉成著	一元二角
政治原理與經濟原理之關係	孟雲嶠譯	二角五分
通貨膨脹	李竹溪譯	一角五分
英美銀行制度及其銀行業之現狀	脊耀華著	五角
信託事業	袁愈佺編	一角八分

教育

小學經費處理法	邱冶薪著	四角五分
小學經費處理法	邱冶薪編	四角五分

法律

奧本海國際法——平時	岑德彰譯	一元八角
立法專刊（十一輯）	立法院編	精四元平二元八角
新刑事訴訟法精義	江海飄編	一元三角

婦女問題

婦女問題	楚雲編	八分

自然科學

理化普及儀器實驗法	汪畏之編	三角五分
畢達哥拉士定理及福爾瑪問題	徐韜知編譯	二角五分
學生化學筆記	舒重則編	五角
算術四則基本練習片	雷震清編	六角
算術四則基本練習片答案	雷震清編	七角
最新通俗物理學	徐韜知譯	一元

應用技術

實用工程法（三）	蔡正粹著	二元
上海棉布	徐蔚南著	一角五分
景德鎮瓷業史	江思清著	八角
中西眼科滙通	陳滋著	一元六角
口腔與齒牙	任一碧譯	一角五分
家畜傳染病	吳信法著	精七角五
孳殖學	唐啓宇著	一元四角
蠶種學	汪協如譯	七角五分
紙繩編籃法	何明齊編	四角五分

果實玩具製作法	雷鶯先編	一角二分
牛乳及其製品之研究	金祠說編	四角
經濟的工藝材料	陸崧安等著	二角
鴉片（醫類）	顧學裘著	三角
怎樣寫信	龔質彬編	九角
實用養魚法	劉桐身編	四角五角

語文學

國語讀法教學原論	袁哲著	七角五分
英文翻譯的理論與實際	吳獻書著	五角
英文法圖解大全	楊成章編	一元

小說

賽金花	蔣醒若編著	特價三角
意外集	丁玲著	九角
春風	張天翼著	精四角半平三角
夏伯陽	郭定一譯	精一元半平一元
丹霞	黃峯編譯	四角
現代繪畫概論	劉海粟譯	一元五角
寫作的準備	茅盾著	三角
人境廬詩草箋注	錢萼孫	三元四角
詩境淺說	俞陛雲著	三角

小品，隨筆

說寫做	潘予且著	二角

藝術

顧綉考	徐蔚南著	一角五分
漆器考	鄭師許著	二角
古玉概說	胡肇椿譯	三角五分
銅鼓考略	鄭師許著	三角五分
西方美術東漸史	熊得山譯	一元五角
剪貼美術(二冊)	薛珍編	一元二角

攝影

蔣委員長壽辰紀念冊	良友畫報編	精一元平六角

書畫

明拓唐記太山銘(珂羅版印)	高多廬藏本	十六元
魏字方鑿洞先生傳略	古曉風編集	二角五分
魏字林文先生傳略	朱其猷編集	一角五分
隋字陳英士先生傳略	程振華編集	一角五分
魏字王昌先生傳略	湯學求編集	二角
魏字史堅如先生傳略	韓德溥編集	三角
隋字趙聲先生傳略	陳玉庠編集	一角
小陳留京外史(二冊)	葉淺予作	八角五分
柳公權楷書	張資略藏	三角
濟遠水墨畫集	王濟遠作	一元二角

史地

宋代太學生救國運動	黃現璠著	三角
外國歷史講義	倪文宙編	五角
欽文自傳	許欽文著	六角
濟南	倪錫英著	二角
歐遊日記	應懿凝著	八角
廣東省明細新地圖	葛烺編繪	四角
近東古代史	陳建民譯	一元四角
服爾德傳	傅雷譯	五角
江蘇六十一縣志	殷惟龢編	六角五分
蘇聯經濟地理	陳此生等譯	一元二角
世界地理	敬之編	八分
上海交通圖	葛烺編	八角
人物評述續編	倩之等著	三角五分

兒童讀物

黎明幼稚園圖集	羅綱武編	每集一角
黎明低級小學畫集	羅綱武編	每集一角
兒童衛生(民衆教育甲共四冊)		二角三分
活動變形人	雷鶯先編	四角

讀者們：

諸君選購書籍，如欲免除種種困難並減省耗費，若惠顧大公報代辦部，則一切可以如意。大公報代辦部為優待本報讀者，所售各種書籍，均減低折扣，實價悉較市上為廉，因其目的祇在為社會服務，營業利益，非所注意也。

大公報代辦部上海福州路四三六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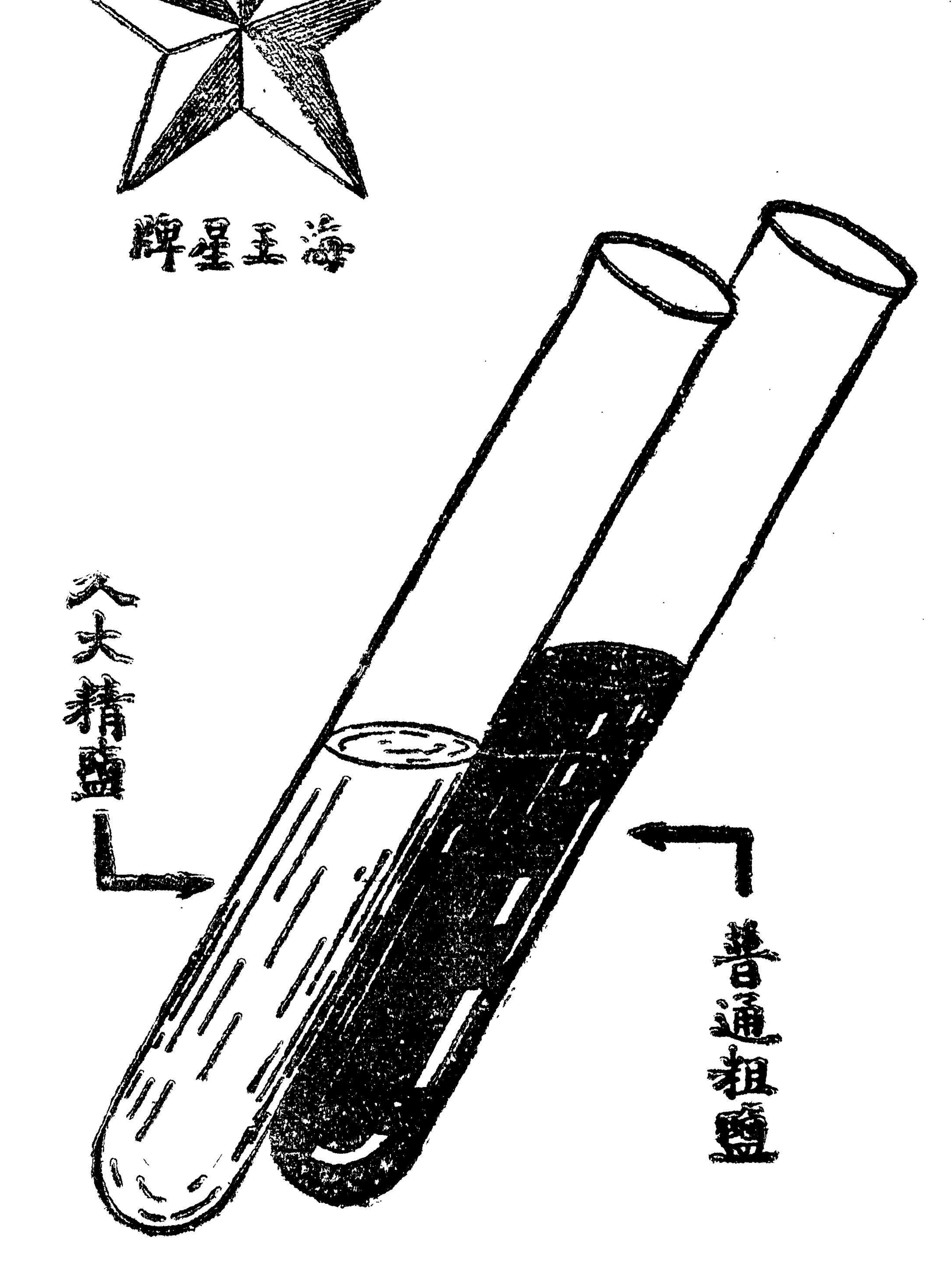
電話九一五七二

合理化的衛生

吸新鮮空氣

吃久大精鹽

海王星牌



久大精鹽化在水裏，是透明的，
普通粗鹽化在水裏，立刻變成黑湯。
諸君！出同樣的價錢買鹽吃，
自然是吃久大精鹽合算，並且衛生！

天津
久大精鹽公司出品

總店　天津法租界
總廠　河北塘沽

經理處　天津　上海　杭州　無錫　鎮江　南京　蕪湖　安慶　九江　漢口　沙市　岳州　長沙　湘潭　常德　等埠


美麗牌
華成煙公司出品
鳥語煙香
一般可愛
有美皆備
無麗不臻
My Dear
CIGARETTES
HWA CHING TOBACCO CO. LTD
My Dear
CIGARETTES
HWA CHING TOBACCO CO. LTD

狂歡之夜

滬市民慶祝
蔣委員長回洛

十二月二十五日晚蔣委員長抵洛，消息到滬後，南京路一帶市民熱烈慶祝。(←)



(→)滬市民聞蔣委員長抵洛狂歡情景。

(↓)二十六日滬學生界慶祝蔣委員長回京大會。

(↓)綏遠防空演習，歸綏市內演放煙幕彈。

(→)綏遠防空演習救護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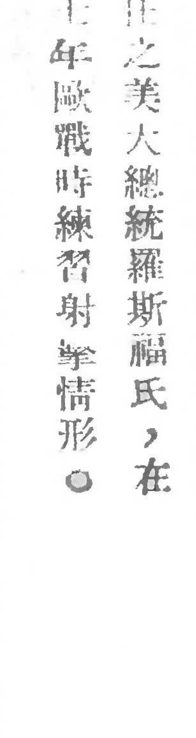
(↑)晉軍開往綏東途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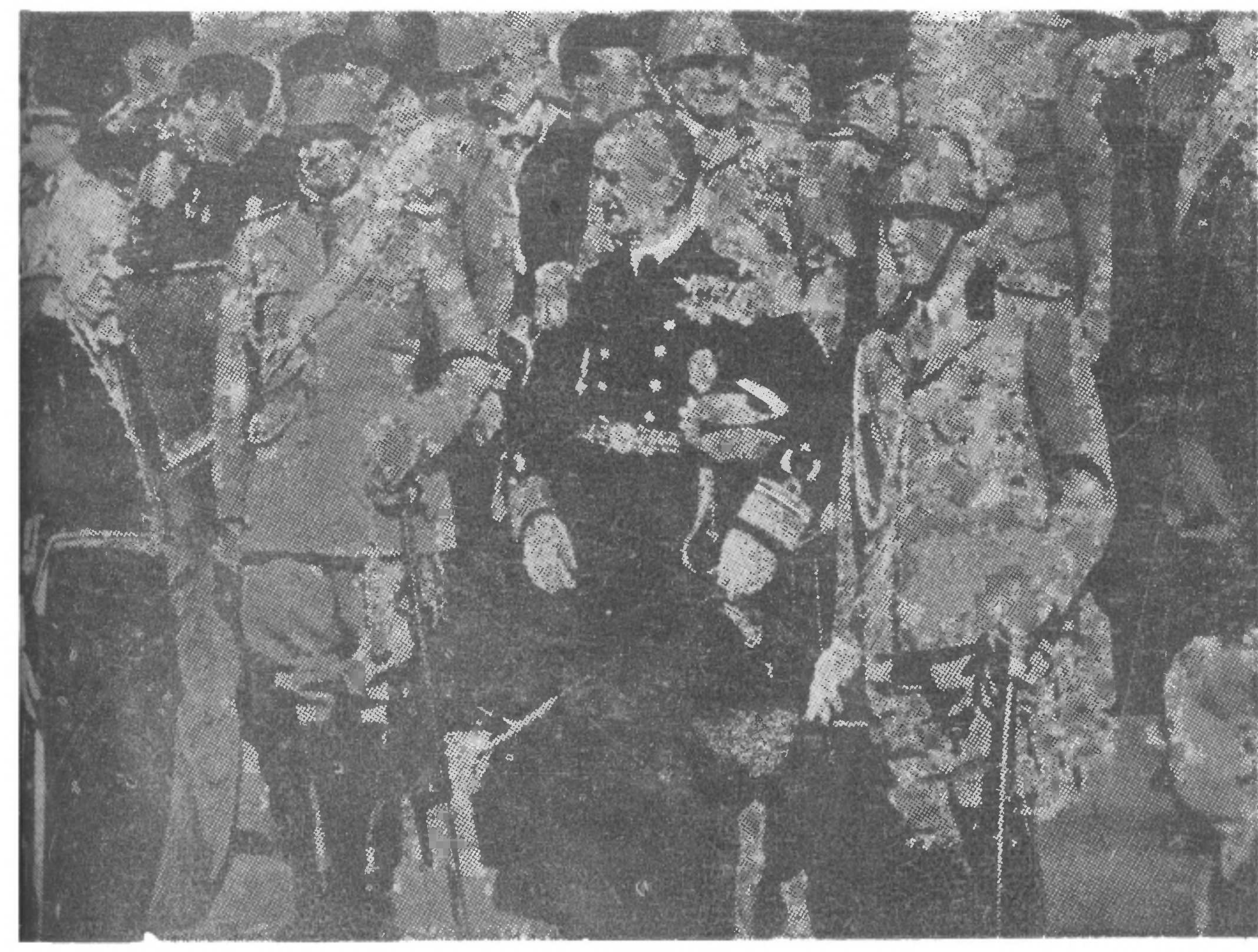
世界危機的序幕

德日協定簽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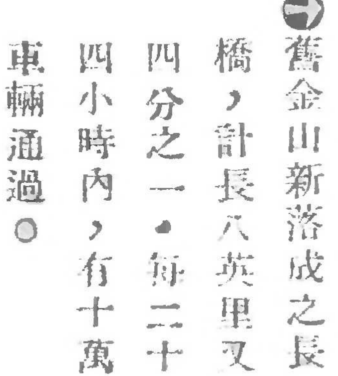
德日協定簽字時之一瞥，中坐者為德代表里賓特羅甫，左為駐德日大使武者小路。


當選蟬任之美大總統羅斯福氏，在一九一七年歐戰時練習射擊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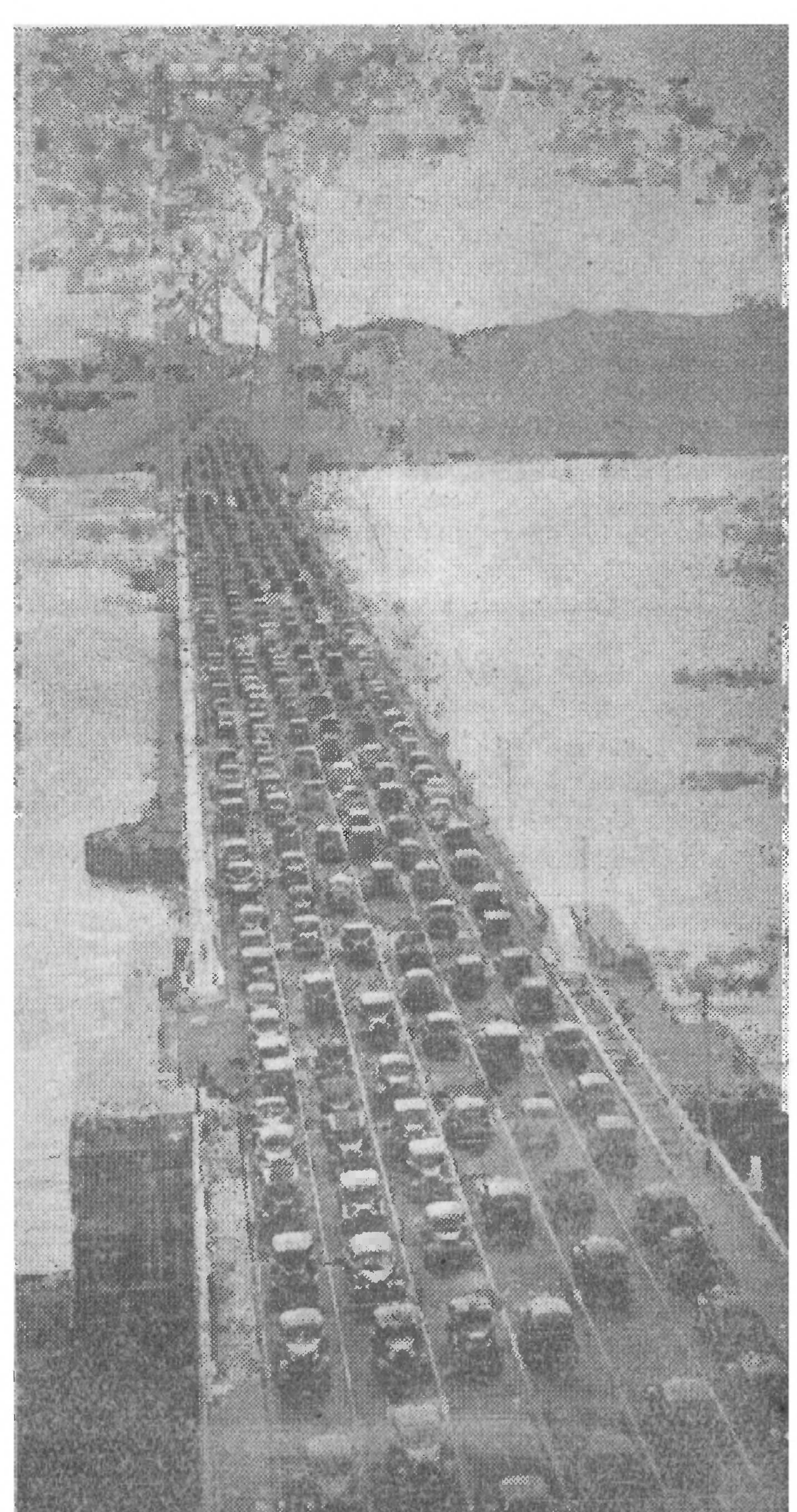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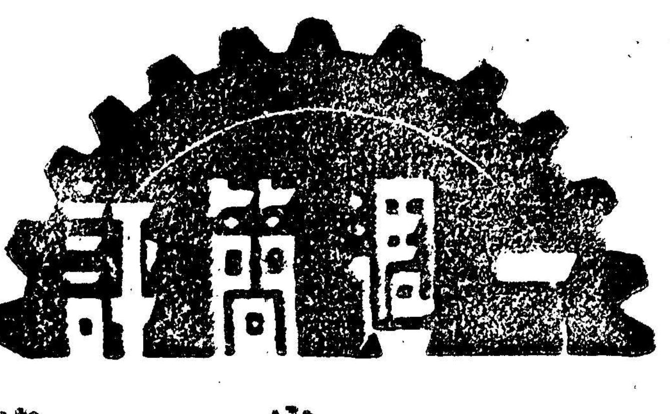
匈攝政霍才上將（黑制服者）訪義，與義王（右）檢閱情形◎

義相墨索里尼之婿齊亞諾，於去年十月十一月兩月在柏林，維也納等處演說，其姿態與氏竟一樣無二，可謂善於模做，左為義相，右為其婿◎（王永涵君自美寄贈。）


舊金山新落成之長橋，計長八英里又四分之一。每二十四小時內，有十萬車輛通過◎







蔣委員長平安返京

震驚全國的西安事變，以蔣委員長的平安返京而告解決。

蔣先生是十二月二十五日下午五點半到洛陽，二十六日中午回到首都，張學良也同來待罪。蔣先生的脫險，是由於張學良的悔悟。看蔣先生在西安對張楊的訓話及張學良的請罪書，顯示出一幕偉大的歷史劇。蔣先生是以人格救了自己，救了叛將，並在危機中重新安定了國家的基礎。

偕大的陝變，如此了結，我們相信將予國家以極良好的影響。無疑的，經此一番風險，蔣先生的領袖更加增高，軍隊及軍官將無再叛者，國家的統一更進一步。

關於陝變的善後，二十九日中常會及中政會分別開會，大致決定以下數事：（一）蔣辭職堅決慰留；（二）張學良的處分，交軍委會依法辦理；（三）取銷討逆總司令部；（四）定二月十五日召開三中全會。

這幾項決議只是一個綱領，關於陝甘兩省的善後，還有許多的實際問題需要解決。東北軍及陝軍的安頓是一個問題，而今後對於共黨以及西北剿共軍事，均是值得特加注意的問題。

綏戰停頓

陝變之後，大家皆預料將予匪僞以刺激，而再舉進攻。結果綏東一再返攻失敗，繼以安華庭及張萬慶部的反正，匪僞解體，已無再舉的可能。某方似也意興闌姍，轉趨消極。

綏戰實際停頓着，不過，某方近來積極經營多倫，將來的形勢仍然大可注意。（草人）

日議會開幕

日本議會於十二月二十六日正式開幕。本屆議會的重大任務之一，就是通過三十億日圓的大預算案。日政府的擴軍運動，在人民的肩頭，加上了莫大的財政負担，這種國防心

理的畸形發達，前途危險得很。

新年假期屆滿後，預料日本議會不免將有一番劇烈的論戰。日本對中俄兩國的關係與德日協定，俱成為注意的焦點。現政府的外交政策，無疑的將痛受攻擊。幸而在這歲末，延長日俄漁約的臨時協定，已經成立，而日澳的新商約也談判竣事，這是差强人意的舉動。預料廣田內閣在最近期內，或可勉强撐持。

歐局轉變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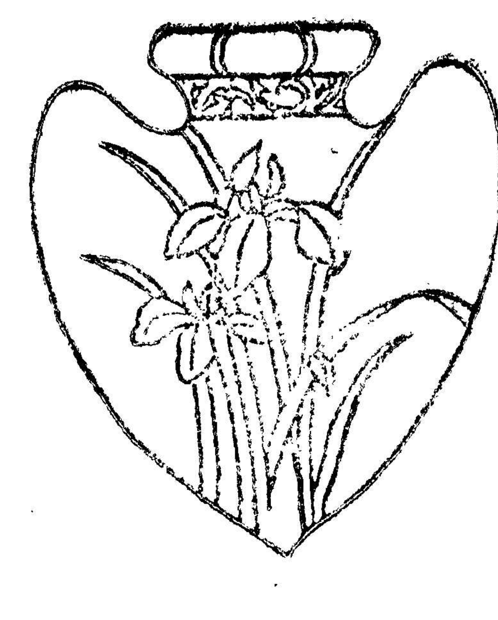
這一周雖在耶誕休假期內，歐局的轉變，却很可注意。第一件重大的事，便是英義君子協定的起草完成。英義地中海問題解決後，斯特萊撒陣線的恢復，不是沒有可能。在近月德國外交煊赫一時之後，英法的勢力，現又重見抬頭，這是德當局不得不特別關切的。

英義關係的好轉，業已影響到西班牙亂事。義國對西的態度，本週倏轉消極，而德國則因扣輪事，與西政府軍方面發生嚴重的糾紛。德國對西事，因義大利態度的轉變，大概將勢接受英法的勸告，出於妥協的一途。這一點實為現時歐局的一大關鍵。

今後歐局的張弛，全要看希忒拉的態度如何，才可以判定。最近德國的經濟狀況，很不見好，大家深恐希忒拉氏利用對外的問題，去轉移人民目光。這是現前可憂慮的因素。

美洲的和平空氣

汎美和會本週圓滿結束，美國務卿赫爾的演詞，頗含有深長的意味。他說「美洲各國非趨向美陸孤立的政策，而在指明達到和平之途徑，為全世界樹立一有實效的模範」。我們看美國近頗注意太平洋設防問題的談判和菲島中立的保證，可知美國的政策，非徒高唱和平的老調可比。即使退一步說，美洲能維持和平，也未嘗不是全世界的幸福。（秦）



寄北方青年

王芸生

諸位同學：

我們的國家現時正在存亡絕續之交。我們是中國的兒女，我們應該爲我們的祖國，也就是爲我們自己，爭生存。現在我們民族國家的命運正落在我們這輩人的肩頭上。我們要毫不遲疑的來肩負這個神聖的重担，挺腰前進，把我們的民族國家復興起來。我們要認清我們這輩人的任務，努力前進，不要對不起我們祖先的艱難創業，更不要替我們的兒孫種孽根。我們需要努力，尤其需要在堅强的民族國家的觀念之下努力。

我生長在北方，我現在仍然是一個青年。我不斷同你們接觸，我現在雖然住在上海，我們在精神上仍是時時相通的。我們整個的國家在危機中，你們所在的北方恰是危機的頂點。自從塘沽協定以來，北方的危機逐日加深。一般意志薄弱的人每以爲北方已是不可救藥的了，我則絕不謂然。我何以有這樣的信念？最大的理由是因爲我們北方有數十萬有智識有熱情的青年在。這一羣青年，是我們中華民族的精英，是我們中華民國的元氣。我常和一般師友說：平津教育界是一道極鞏固的國防線。我們試想，若把平津各大中學校搬家，把數十萬青年學生撤隊，北方必將成爲一片漆黑。

我曾親眼看見你們自一二九以來的苦鬬。你們在北方局勢最震盪時喊出擁護國家的口號，你們在北方大局要崩潰時阻止了國家的分裂。這些情形都曾使我感激得流淚。以後在救亡運動中，雖然你們的步驟稍有凌亂，把敵愾的怒潮一部分轉成自訌的意氣，但我總以爲這種缺憾是可以由理智來彌補的。我在天津時，有一次曾對一大羣青年學生喊出反對罷課反對吵架的要求，他們都熱烈的鼓掌，未曾加我以仇視。

又有一次，一個可敬愛的學生，對我誠懇而眞摯的承認學生運動中的錯誤，并表示懺悔。我面對着這樣勇敢的青年，當時心中有說不出的安慰。以後北方的學生運動果然逐漸轉變了，轉變得健全了。「學生與國家」的創刊號上，曾登載一篇北平市學生救國聯合會的「我們對於目前學生運動的意見和希望」，那種眞誠的流露，勇敢的懺悔，我讀後感到莫大的興奮，並加强了我對於民族國家前途的光明希望。我爲那篇文章的感動，不自禁的寫了一篇「中國的青年心理」，登在津滬兩地的大公報上。我是在拿着我們北方青年對於民族國家的熱情烈愛，去向我們的强鄰誇耀，說嘴。

近來北方青年的情形怎樣呢？這是我所最關心的。北方明友的信函中不斷提起青年的情形，且逐漸加多憂鬱的成分。我最近接到一位北平學生的來信，說：

「北方青年近日之舉動，先生當極關懷，甚或憂慮焦急，我實亦憂慮萬分。在最前一次罷課時，我即再三勸告，……然以浮動已起，勸告無力，故即有一再罷課及前日示威之舉。昨晚友人來告，謂數日內平市學生將有再度示威。事或屬實。清華燕京校內同學間又復分裂爭吵，不幸之歷史將重演。我爲身受其苦者，故今日更感痛苦。

「……今日中國青年，仍有浮動現象，其次要原因，是中央未能以禦侮大計示國人，外交不能公開，思想不自由。其主要原因，是中國青年仍無一最堅强之民族觀念。第一次罷課是在百靈廟克復時，前日游行示威又是在大廟子收復之後，及千萬中國同胞恢復其黃帝子孫眞面目之時。此三事，皆是可歌可泣，令人感激，令人興奮，而北方青年則對此特別冷淡，非惟無熱烈慶祝鼓舞國人，即最低表示亦無有。此何也？大家未能認識此是民族抗戰之偉大勝利，此是祖國自由自强之起點。

「……我知道，學生羣衆中有很多人是狹隘的及宗派的。尤其是學生羣衆中之幹部，無遠大眼光，無大堅忍力。對於許多事情，不從統一的民族觀念着眼，對於許多事情都是一套公式。此外最令人痛心者，是常與青年接觸之少數先生。他們給青年人的不是良好教育，而是不正確的觀念。以前我力主青年人不與此等先生接近，但今日，此意見亦非少數人所能接受。

「今日北方青年，仍可沈着前進，此我可斷言者。但少數的領導同學及少數先生，則令人痛心。」

這位青年朋友所說的，當然是少數的現象，不過也給我夢昧不忘的北方蒙上一層暗淡的色彩。在這思想混亂的時代，標語口號是多的。我們要不為那五彩繽紛的標語口號所迷惑，必須具備一種法寶——一個堅强的民族國家觀念。我們有了這種法寶，見了標語不致目眩，聽了口號不致神迷，而專心一志的為我們自己的民族國家的利益奮鬥。這位青年朋友的信是在西安事變後三天寫的。因此使我很奇怪，為什麼我平素所敬愛的北方青年對於綏遠抗戰的勝利冷淡，反有少數人對張學良表同情？我想一定是為口號標語所迷惑了。

以下我願講幾件這幾天內我身經目見的故事：

兩件是我一位同事講給我聽的。他的一個上中學的女孩子，聽見西安事變，急得幾夜睡不着覺，整天的唉聲嘆氣。他的一個十一歲上小學的男孩子，在日記本上記上這樣的話語：「張學良這個鬼東西，你失了東三省，又來犯上作亂。張學良你若是把蔣委員長放回來，你還有打回老家的希望。」

另一件是我自己所身經的。陝變的第六天，上海大夏大學史地學會要我去講演，我當時未宣布題目，把我的話歸納起來，內容可說是「中日問題與西安事變」。我的話用了一個半鐘頭的時間，我講完了之後，一個大學生向我提出兩點質問：（一）按照國民政府的做法做下去，誰能保証將來一定抗日？（二）張學良現在的舉動，誰能保証他不是愛國？我說：「我要答覆這個質問，先要寫兩張保票，不過我願意先問問諸位同學的意見。」我要求「認為張學良的舉動於國家害多的請舉手！」在二百多位聽衆中舉手的有半數。我又要求「認為於國家利多的請舉手！」舉手的有五六個人。我說：「好！我很喜歡的知道了在座諸位同學對於目前國家大問題的認識。」不過我對於最後舉手的人說：「你們的手舉得太危險了。我們儘可在精神上對張學良表同情，但要在客觀上一定認為他的舉動於國家有利，那眞太危險了。這張保票是不容易寫的。」我說：「我願意用一個理智的推斷，來答復那一位同學的問題。」我說：「我們國家走到現在這個階段，一個政府牠還能存在，并且有力的存在，牠的立脚點在那裏？假使牠的立脚點是向日本投降，牠絕不會存在的。

那末，既不降日，我們雖不能確說牠必抗日，但起碼是對外不屈服的。我們不妨做一個最大的假設，假設國民政府是一個騙局，將某人是一個騙子，那末，頂到騙局揭穿的一天，我們相信那樣的政府必不能存在，自然更不能有力的存在。我們作中國國民的，應該有這種信念，并且應該有由這種信念發生出來的力量！」我的話得到聽衆的鼓掌。

我為什麼要說這些故事？這是為了說明青年人現在怎樣為國家發愁，怎樣着急，怎樣認識。

我以為事情很簡單，無論何黨何派，你既標榜「救國」，便不應該使用亡國的手段。

西安事變的手段是怎樣的？開後門，拆爛污，簡直是敗戰主義。我們以五年的忍耐與努力，才做到現在這個可以抬頭見人硬嘴說話的樣子。我們應該繼續苦幹，繼續努力，才能挺腰，才能翻身，怎好自己扯後腿，栽跟頭？

我們應該團結一切的力量，以打開我們民族國家的難關，而敗戰主義却是自殺！我們所要携手的必須是愛民族愛國家的人。

在國際上也是如此。我們要交朋友，必須自己先像個樣子。我們需要同情我們民族解放國家復興的朋友，但是我們不能空想旁人來替我們流血。我們要時時戒備當面的敵人，但同時也不願意出來一個在我們背後使用敗戰主義的朋友。

我是青年人，青年人的心情我都瞭解，我都同情。但是，經驗告訴我：「在任何場面中，不要丟了我們的法寶——一個堅强的民族國家觀念！」

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於上海。

附記：這封信發出之後，於二十五晚得到蔣先生安全離陝的消息，且陸續得知事情的內容，並非如一般人所揣測的妥協，而是由於張學良的悔悟。我想經過這次大風波之後，中國國家的地位更得到一層鞏固的保障，一部分青年的浮動現象，也必將隨之而堅定沈着了。我這封信似乎可以不必發表了，但算算日期北方的刊物業已付印，來不及撤回，所以仍將它發表了。

十二月二十八日



一次民意測驗

鑄成

二十五那天傍晚，我正和一個十年未見的老朋友在城內一家酒樓上談天，忽然聽到幾處不斷的爆竹聲，接着許多歡呼聲，那時心弦驟覺緊張，彷彿已預知一個期待着的希望，果然已實現了，走出酒樓，一路爲爆竹聲歡笑聲所掩，電車上，公共汽車上，甚至每一家鋪子門口，多爆聲四起，滿街都擠滿着人，每一個人臉上多浮着微笑，這種狂熱，的確是我有生以來所未曾見過的。在一家紙烟店裏，我曾親見一個衣衫不週的人，掏出幾個銅子，買一掛爆竹，夾在人叢中燃放，我也親見幾個人看了一張號外，大家圍着狂跳，這種熱烈，都沒有一點勉强，都像得了彩票那末狂歡。一路走回報館，我的心始終在狂跳着，眼裏，噙不住一股熱淚，直想往外流，到了館裏，便看到全國每一個角落裏發來的電告報告慶祝狂熱的情況，差不多全是一樣的，這不僅是民國以來空前的現象，我們翻開數千年的歷史，以一個人的安危，而能使全國人如此深憂狂喜，實在還沒有先例，這可以証明這個領袖，已的確獲得全國人的愛戴，所以這次陝變，無異舉行一次全國的總投票結果，得着全體國民的信任了。

我在上一期「這一年」中，從種種方面推想蔣先生一定會脫險的；我把這次西安事變，比作復興途中的一個噩夢，現在果然清醒了！最令我們欣慰的，事變的解決，不僅未附帶什麼條件，而且主動的張學良居然同至首都，坦然承罪，這不祇証明蔣先生的人格操守，已足感化任何囂張妄動的人，並且可以看出我國的軍人道德，確已有了顯著的進步。我們試把蔣先生對張楊的訓話，以及張的請罪書，加以細讀，誰能不欣喜感慰呢？

現在軍事已完全結束，政府對於這次非常事變，已有了適當的處置；國內的進一步，已多了進一步的保障，同時國際方面，也更明瞭我們復興建國的決心，和進行步驟的齊一，這尤其是我們值得欣慰的。

由陝返京經過詳情

關於蔣此次離陝詳情，據蔣堅忍所談如下：『此次張楊叛變，事先似已經過相當時期之準備，其眞實原因，不外疑懼本身地位之動搖，及所部軍隊，因剿匪關係或將消滅，而反動份子又從而煽惑之，謂中央待遇，顯有軒輊；乃不顧一切，憤而叛變。起事時，在十一日之後半夜，當晚由張學良楊虎城出面，約宴西安文武要人，及委員長重要隨員，濟濟一堂，一時稱盛。張楊表面均極爲高興，與宴者亦均歡笑豪飲，不知大變即起于數小時以後也。席散後，張學良親駕汽車送蔣鼎文，陳誠等高級將領返招待所；途中曾笑語將等，謂「余之開車技術頗不高明，未悉君等保有壽險否？」言已繼之大笑。蔣等尙以爲學良酒後戲言，亦縱笑聲和之，不知此固張之暗示語也。數小時後，蔣等均于睡夢中，由席上客一變而作階下囚。同時張學良已以迅雷不及掩耳手段，派兵兩團包圍在歷史上素負盛名之華淸池，時委座僅有衞隊一連（約百二十人），然皆忠勇之士，聞變猝起，奮力抵抗，委座則於斯時由副官一人，肩負避往驪山。時天寒夜黑，委座僅着內衣，倉卒之狀，可想而見。委座被刼持後，先居西安綏靖公署楊虎城處，後始由學良接至馮欽哉公館。（即爲張之寓所）委座於十二日至十六日，四日間曾憂憤不食，十六日以後，始照常飲食。惟張楊等對委座始終保持下屬對上態度，執禮甚恭，張每日晉謁時，必稱委員長。楊則於十二日見委座時，跪請恕罪，是固足以見委座精神之如何偉大矣。又當事變時，中央曾有飛機五十架陷於西安，（原爲剿匪之用者），飛行員八九十人亦同時被扣。又洛陽航空分校于當時接得委員長蒙難警訊，即急派飛行組組長蔡錫昌架機往救，蔡機冒險降臨潼之荒地上，（並無機場），時委座已被刼持，蔡組長亦遂被扣。此次事變得以迅速解決，宋子文氏不避艱險，兩入西安，自屬首功，而我方軍隊迅速挺進，亦足迫使張楊就範。蓋張楊兩部雖有十餘萬人，但並未集中，于學忠部雖佔有蘭州，而天水則在我手，胡宗南關麟徵兩部精兵，均虎踞甘肅，西安已陷大包圍中，遲早必被解決也。故蔣銘三（鼎文）于二十二日隨蔣夫人宋子文再飛西安，而張楊護送委座脫險之議，翌日即已商妥。二十四日即由銘三携委座撤兵手諭飛返洛陽，一面由洛電話報告孔代行政院長，何軍政部長，一面即由余本人偕將飛赴華縣前線，以委座手諭傳示各將領，雙方均將所部撤退一千米達，以免衝突。當時各將領中尙有懷疑係張學良緩兵之計者，余告以現時以救委座脫險爲第一義，其餘均可緩談，即係學良之計，再進亦

不爲遲。各將領始各遵令將部隊撤退至限定距離。二十五日下午三時許，潼關方面已有長途電話報告委座飛機過境，均大興奮。五時，毛邦初，祝紹周，王勛（分校校長），及余等均赴機場歡迎。五時三刻，委座飛機降落，余等急趨前，機門既啓，蔣夫人首先下機，即低囑余等，委座畏煩，勿與多言。次宋子文下機，時委座尙在機上，着黃綢棉袍披黑大氅，以目視余等，默然不語，余等亦未作一言，惟見委座面容略較清癯，且兩週來憂心國事，精神不無疲倦，誰實爲之，孰令致之，興念至此，余等不禁熱淚奪眶而出，即扶委座下機，張學良亦隨同護送，彼係最後下機者，見機場空氣嚴肅熱烈，面部驟形緊張。刹那間，又一轉而現愧恧之色，時與握手者，僅有毛邦初君，余等均不之顧。委座上汽車時，洛陽分校員生已得訊趕至，一見委座，即大呼「委員長萬歲」不止，聲震天地，並有多人流淚者，感情熱烈，得未曾有。委座彼時似亦爲感動，於沉默中露悲慘之意，旋恐衆對學良或將予以難堪，亟囑余等照顧副司令，並請學良與其同車。委座精神之偉大，乃益使在場各人感奮矣！抵洛分校後，委座與夫人同居一室，其對面之室則居宋子文與學良。當晚以委座須事休息，僅命飛鵬將銘三二人晉謁。二十六日晨，于右任劉峙黃杰龐炳勳王伯齡等，均自各方趕到，紛紛晉謁致慰。委座以各界盼望殷切，乃於二十六日九時偕夫人乘機返京，航校另派驅逐機四架隨同保護。余則於委座遠去後，亦即乘機離洛。」

電告全國表示負疚

蔣委員長於二十五日由陝抵洛，二十六日午十二時二十分，由洛乘飛機抵京。先是首都各界民衆得訊，自晨迄午，自動集於明故宮飛機場者，不下四十餘萬人，屏息翹首，佇望飛機之東來。蔣委員長所乘波音機，於正午十二時許出現京市上空，全市民衆，皆喜形於色，歡聲震天。時全體中委，及國府林主席，各院部會高級長官，陸海空軍將領，約二千餘人，先在大校場鵠候歡迎。蔣機降落時，全體歡迎人員，一致高呼，「蔣委員長萬歲」，「中國國民黨萬歲」，「中華民國萬歲」，蔣在機頻揚帽示意。十二時二十分，飛機着陸，何應欽首登機致敬。蔣即同夫人宋美齡女士相偕下機，葉楚傖向蔣報告明故宮飛機場，現有四十餘萬民衆，恭候歡迎；林主席並代表黨政全體恭致慰問等語，蔣當趨前向林主席一鞠躬致謝，並與各國歡迎人員領首答禮；旋偕夫人登汽車至明故宮飛機場，受在場迎候廣大民衆之熱烈歡迎。當汽車行經民衆行列時，廣場中民衆，均脫帽揚旗，燃放鞭爆，一時歡呼若狂，情緒熱烈。蔣頻舉手揮帽示答，貌極愉悅，驅車緩行，繞出機場，逕返官邸休息。各歡迎人員及羣衆，亦相率歡散。黨政軍要員，亦偕赴蔣官邸分別謁候。蔣委員長返官邸後，發表書面談話如下：「余今日因乘機震盪，略感疲乏。余對西安事變之見解，已見余今日發表之在西安對張楊二人之訓話中。現在一切均應聽中央之決定。余

身爲統帥，率導無方，至生此事變，深覺負疚，對事變中被難同志及死事官兵，更覺悲愴，雖以爲懷。幸中樞主持得宜，全國軍政當局竭盡職責，使國家安定如常，實深感幸；而在事變中海內外同胞同志之熱烈關注，與各友邦朝野世界輿論之一致關切，尤使余感謝不置」云。同時並分別電告海內外同胞同志，對兩週來之熱烈關注，深表感忱。原電照錄如次：南京僑務委員會轉海外各地僑胞及同志，各省市黨部，各省市政府轉各地同胞同志公鑒：中正已於本日正午回京，兩週以來，承各地同胞同志，熱烈垂注，無限感動。自惟精誠未浹，敎導未周，致國家有此非常之變亂，以增我同胞之憂。內省職責，負疚殊深，應對我中央及全國同胞引咎。自經此次事變，我全國同胞，一致愛護國家之熱誠，已顯示偉大無比之力量，此種偉力，在今日爲奠定危局之主因，在將來必爲我民族復興成功之保障，此則中正疚愧之餘，敢爲國家前途稱慶者也。率布悃忱，希望共同努力，爲幸，蔣中正宥。（二十六日）

張學良亦抵京待罪

宋子文偕張學良及隨員，乘機於二十六日下午二時十分由洛陽飛抵京，下機後即乘車赴宋私邸休息，京中各長官聞宋抵京，多紛紛前往訪晤致候。張抵京後，即作一函，呈蔣委員長，表示來京待罪之意。茲將原函錄誌如下：「介公委座鈞鑒，學良生性魯莽粗野，而造成此次違犯紀律不敬事件之大罪，茲靦顏隨節來京，是以至誠願領受鈞座之責罰，處以應得之罪，振紀綱，警將來，凡有利於吾國者，學良萬死不辭。乞鈞座不必念及私情有所顧慮也。學良不文，不能盡意，區區愚忱，俯乞鑒察。專肅敬叩鈞安，張學良謹肅。二十六日」又中央通訊社記者曾驅車至宋邸訪問，張氏出見，即語記者：「今日僅欲與諸君見面，無可奉告。此來待罪，一切唯中央及委座之命是從。」張氏身御藍灰色綢袍，面容仍昔，但頗現疲倦，記者以張行裝甫卸，當極勞頓，與辭而出。

對張楊二人之訓話

蔣委員長將離西安以前，曾召張學良楊虎城二人，作極詳盡之訓話，原詞如次：「此次西安事變，實爲中國五千年歷史絕續之所關，亦爲中華民國存亡極大之關鍵，與中華民族人格高下之分野。今日爾等既以國家大局爲重，決心送余回京，亦不再强勉我有任何簽字與下令之非分舉動，亦並無何特殊之要求；此不僅我中華民國轉危爲安之良機，亦爲中華民族人格與文化高尙之表現。中國自來以知過必改爲君子。此次事變，得此結果，實由於爾等勇於改過，足爲我民族前途增進無限之光明。以爾等之人格與精神，能受余此次精誠之感召，不愧爲我之部下。爾等所受感應，尙能如此迅速，則其他之人更可知矣。爾等過去，受反動派之煽惑，以爲余待人不公，或對革命不誠。現在余一年以來之日記，約有六萬餘言；兩月來之公私文電及手擬稿件，亦不下四五萬言，此外各種救國計劃，及內政外交軍事財政敎育等各種政策與方案，總共不下十餘萬言，爾等均已寓目。在此十萬言中

，爾等必已詳細檢閱，其中是否一言一字，不爲國家，而爲自私？是否有一絲一毫不誠不實，自欺欺人之事？余自與學帶兵以來，對部下與學生訓話時，嘗以二語教人，爾等亦必聞知。此二語者，即（一）余如有絲毫自私自利，而不爲國家與民衆之心，則無論何人，可視我爲罪人，即人人可得而殺我。（二）如余之言之行稍有不誠不實，虛僞欺妄，而不爲革命與主義着想，則任何部下，皆可視我爲敵人，即無論何時可以殺余。此二語，爲余平時所以敎部下者。今余之日記，及文電等，均在爾等手中，是否其中可覓取一言一字，足爲余革命罪狀者。如果有之，則余此刻尚在西安，爾等仍舊可以照余所訓之言，將余槍決。余於今益信平日之所以教人者，自己能實踐篤行，無論對上對下無絲毫愧怍也。以言此次事變責任，當然爾等二人應負其責。但論究其原因，余自己應當負責。余平日一心爲國，一心以爲精誠與教令，可以貫澈於部下，絕不重視個人之安全，防範太不周密，起居行動太簡單，太輕便，太疏忽，遂以引起反動派煽動軍隊乘機構害之禍心。天下事一切均有造因，此次事變之造因，即由我自己疏忽而起，以發生如此毀法蕩紀之事，使中樞憂勞，人民不安，國家受其損失，余撫躬自問，實無以對黨國，無以對人民，不能不向中央與國民引咎請罪。須知國家不能沒有法律與綱紀，爾等二人是直接帶兵之將官，當然應負責任，應聽中央之裁處；但余已明瞭爾等實係中反動派之宣傳，誤以余之誠意爲惡意，而作此非常之變亂。爾等在事變之始，即已自認爲魯莽滅裂貽禍國家之舉動，深表懺悔。現在爾等已自知受反動派之宣傳，知我對爾等不僅無惡意，而且時加愛護，業已確實覺悟，而願送余回京。余平日教誨部隊，常謂部下不好，即係上官不好，要罰部下，應先罰上官。余身爲統帥，教育不良，使部下有此蔑法壞紀之事，余當然應先負責，向中央引咎請罪。並以爾等悔悟之意，呈於中央。爾等此次覺悟尚早，事變得免延長擴大，中央當能逾格寬大也。爾等對於部下應告以此次事變受反動派煽惑之經過，以及余祇知有國不知其他之態度，切實安慰彼等，使彼等不因中央處置而有所恐慌。余平日教人以明禮義，知廉恥，負責任，守紀律之四語；上官對部下教率無方，即應負責。故此次事變，余願以上官資格負責。爾等應聽中央之裁處，而爾等之部下，則不必恐慌也。吾人無論何時，應視國家之生存，高于一切，應認定國家必須生存，個人不足計較。尤須知人格必須保全，民族乃有基礎。故吾人之生命可以犧牲，而國家之法律紀綱，不能遷就，身體可以受束縛，而精神之自由絕不能受束縛。余對中央與國家之責任，余一息尚存，決

不敢絲毫推諉或放棄。爾等屢次要求余簽字與下令，余始終拒絕，以人格事大，生死事小也。余之言行，不僅要留垂於後世；且欲以事實示爾等，使爾等亦知人格之重要，甚於一切。余當時屢言，如余在西安允許爾等簽署隻字於爾等之要求，則國家等于滅亡；蓋余為代表中華民國四萬萬人之人格，如余為部下威力所屈，臨難求免，則余之人格掃地，即等於中華民族之人格掃地以盡。無論個人與國家民族，如人格喪失，則雖生猶死，雖存必亡。余平時既以明禮義，知廉恥，負責任，守紀律之四語宣告國民，視為救國唯一之要道，當然應不惜任何犧牲，而維持人格與發揚正氣，斷不能行不顧言，使我部下與民衆，無所適從，而陷國家於滅亡。自經此次事變，爾等應得到一確實之教訓，爾等必須知人格重於一切，國家利益重於一切，錯誤應坦白承認，過失應切實悔改，責任應明白担負，並應以此意告知部下也。總理昔日訓示吾人，必須恢復民族道德，方可以挽回民族，所謂信義和平，均係民族至要道德。余十餘年來所致力者，全為團結精神，統一國家以救國，而尤重于信義，余向來所自勉者，即言必信，行必果二語。凡與國家民族有利益者，余決不有絲毫自私之心，且無不可以採納，亦無不可以實行。中央數年以來之政策方針，亦唯在和平統一，培養國力，團結人心，不忍毀損民族之力量。故此次事變，爾等將余留居西安，將引起戰事之責任，即應由爾等毀壞綱紀之舉動負之。現在爾等既表示悔悟，則余可請求中央，中央必仍本愛惜國力之精神，自有妥善處置，以挽救國家之危機也。總之，現在國家形勢及余救國苦心，爾等均已明瞭，余生平作事，唯以國家之存亡與革命之成敗為前提，絕不計及個人之恩怨，更無任何生死利害得失之心，且余親受總理寬大仁恕之教訓，全以親愛精誠為處世之道，絕不為過分之追求。此次爾等悔悟之速，足見尚知以國家為重。如此即應絕對服從中央之命令，一切唯以中央之決定是從，而共同挽救我垂危之國運，此即所謂轉禍為福之道也。

蔣辭各職中央慰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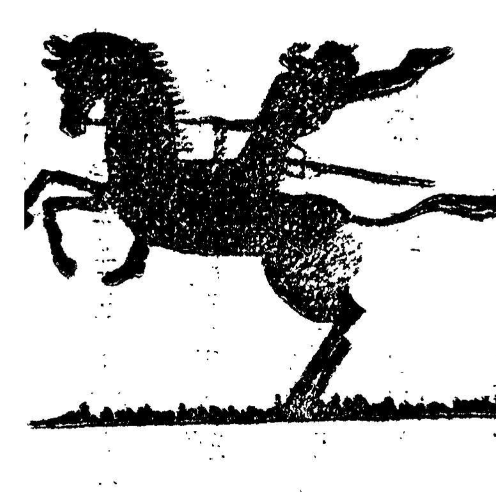
蔣為西安事變引咎自請處分，並請免去本兼各職。其原呈如下：「謹呈者中正受命黨國，綜司軍務，兼管行政，此次西行視軍，不意突有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之變，上煩中央之憂廑，下啓國民之惶慮，綱維瀕於崩解，舉世為之震駭。幸中央處危定變，決策攸宜，威信既昭，事變迅止，而綱紀統緒所損已多，關中軍民吏罹憂痛。中正親總戎機，責在身教，乃精誠未克感通，督教遂鮮明効，以有此毀法罔紀之舉，影響所及，幾搖國本，推原究極，萬不能辭率導無方之罪。竊以國家所賴以樹立，首重紀綱，賞罰之得以推行，宜明責任，此次事變，雖發生於俄頃，而中正不能獨察機

先，又不克及時弭止，致使部下蹈於不義，以負中央委畀之專一。撥罰自上始之義，更不能自逭其咎責，務請鈞會，明課中正以責任，嚴加以處分，以懲失職之愆。中正年來身心勞疲，對所負職責，貽誤滋多，本不堪久膺重寄，經此事變，負疚深重，更不再叨國家之名位，應請俯准先予免去行政院院長及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本兼各職，迅派賢能接替，俾即日引退，靜候處分。在國家可彰法紀之森嚴，在中正精誠神明之咎戾，掬誠上懇，惟乞鑒許，不勝皇悚迫切之至。謹呈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行政院院長兼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中央二十九日晨十時舉行第三十一次常務會議，到丁惟汾葉楚傖居正馮玉祥鄒魯孔祥熙陳立夫陳果夫張厲生周佛海方治林森吳敬恒孫科等十餘人，居正主席。（甲）報告事項：（一）居正報告前奉常會決議代理常務委員會副主席，現蔣副主席業已回京，應即撤銷代理。（二）林森報告，前奉常會決議代理政治委員會主席，現蔣副主席業已回京，應即撤銷代理。（乙）討論事項：（一）關於召開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案，決議定於二十六年二月十五日舉行第五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二）蔣委員中正為西安事變引咎案自請處分，並請免去行政院院長及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本兼各職案，決議：蔣同志馳驅國事，督教三軍，昕夕勤劬，不遑寧息，最近兩度入陝，即以總理大仁大勇之精神，教化部屬，統一軍心，此次西安變亂，事出非常，更能於蒙難期間，持浩然之正氣，昭示偉大之人格，使倡亂者衷誠感動，悔悟自白，蔣同志對此次事變，毫無引咎可言，所請辭職，應予懇切慰留，自請處分一節，應毋庸議。當表決此案時，出席各委員，均全體起立，一致通過。（三）林森等五委員提議，中央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主任邵元冲同志在西安遇難，遺缺擬推張同志繼繼任案，決議通過。

于右任發表宣慰書

于右任於將離陝前曾發表敬告西北與東北將士人民書，原文錄下：「自國難以來，我國家民族，處於空前外力侵迫之下，而國難禍亂，連年未已。全國軍民上下，悲痛沉着，在千磨百折中，準備禦侮，以求復興。數年之間，在蔣委員長領導之下，統一幸告完成，國力漸見充實，所有精神物質之建設，皆有顯明之進步。最近綏遠之戰，更表現全國上下精誠禦侮之偉大力量，國際觀聽，頓爲一變，國家民族之生機，亦見進展。不意張學良等，乃劫持蔣委員長及中央各將領於西安，妄作主張，企圖推翻政府，身爲軍人，而犯上作亂，號稱救國，而動搖國家根本，將使統一之基，幾將中道而毀。國人則痛心，仇敵則歡笑，張學良等若稍有良心，何忍出此！須知此時之蔣委員長，實以一身繫全國家民族之安危；危害蔣委員長之安全自由，即是危害整個國家民族之生命，妨碍蔣委員長之工作，即是破壞整個國家民族之生機，自西安事變後，無論國內國外，皆作如此之認定，亦即以救護國家民族者，齊下救護蔣委員長及中央各將領之決心。悲

懷迫切之情，均出於自然而不能自已，中央對於此次變亂之處置，首在肅正紀綱，故有嚴辦及討逆之令。同時垂念軍民無辜，命我入關宣慰。我以對國家之責任，及對西北之關係，今已奉命入關矣。從來政府處置變亂，總是恩威並用，誅討與感格相資；況此次西安事變，除爲首者外，東北西北將領子弟與人民，事前既毫未與聞，事後又處於脅迫之下，消息隔閡，心跡難明，然而揆情度理，中央以及全國上下，均無不相知相諒。我更以爲東北將領子弟與人民，在亡省亡家以後，君等思念家鄉，思念君等之至親骨肉，而全國同胞見君等現在之情形，念彼此將來之命運，誰不同情，誰不哀痛，君等此時萬勿以爲張學良此種舉動，足以助君等報仇雪耻，足以救君等轉回故鄉。而不知幽囚主帥，如何尚能統兵抵敵，惹起全國憤怒，如何能有家鄉可歸，此眞爲彼一人之野心，而陷君等於絕路也。我西北之將領子弟與人民，更須知我之此來，最大任務是在救護蔣委員長及中央各將領早獲自由，亦即以救護蔣委員長與各同志者救西北，以救整個之國家民族。我等生在西北，闖此大禍，蔣委員長蒙難於我等之家鄉，無異我等毀滅國家民族之生路。天下之怒，將向我等，西北人民將千秋萬世永淪爲亡國滅種之罪人。我久病初好，逢此大難，焦急萬分，中央不命我來，我亦將奔回西北，大聲疾呼，與我久經患難之將領子弟與人民，共圖挽救大難之道。何思十餘年間，西北兵荒水旱，年年告災，災後人民，喘息未定，眞是救死不遑，求死不得，此時有何主義政策可資空談，有何人力財力可供消耗。欺騙我等者，或者另有其說辭，而眞正關懷我等者，則只能爲我等哀哭也。爲今之計，張等如尚不痛切悔悟，回頭自贖，則國家有典刑，大軍已四集，彼等自趨滅亡之途，迫在眉睫，而我東北西北之將領子弟與人民，流離孑遺，情均骨肉，逆謀自拔自救，即在此時，軍人則應明辨順逆，勿受亂命，時時以顧全國家民族爲心。人民則應認清是非，努力維護地方秩序，勿爲邪說奸謀所動，免受無知妄作之罪，多維持一分治安，即免受一分破壞，須知整個國家民族，處於存亡危急之秋，任何地方任何團體，任何勢力，皆斷無行險僥倖之可能。我惟願大家一心一德，度此難關，深明大義，力持大義，救護蔣委員長及中央各將領，即是救護自身，即是救護西北，救護東北將領子弟人民之第二故鄉，亦即救護中華民國與中華民族之光明途徑也。當我將入陝時，彼等來電阻止，我則以爲西北乃中華民國之西北，又是我之故鄉，彼等雖阻止我來，我卻不得不來，因我來不專爲彼等；然果可以有所挽回，有所顧全，則我之此來，亦未始非彼等之福，故我此時仍是萬分希望大家大澈大悟，一致促成轉危爲安之局，則乖戾化爲祥和，西北及東北之將領子弟與人民，在此安危呼吸之頃，所貢獻於國家民族者，仍復爭爲重大也。至誠之言，切望聽察爲禱，于右任漾（二十三日）自潼關發。



中國近年的民氣與士氣

汪民楨

(一)序幕

自匪軍進犯綏遠以來，舉國情緒激昂，後方民衆踴躍輸將，前方將士努力殺賊，旬日之間，先有紅格爾圖勝利，繼有百靈廟和大廟子的收復，在愛國高潮之下，匯成了民氣與士氣的交流！民族危急存亡之秋，有此種自力更生的表現，確是值得無限的興奮，並且深信中國不亡！

爲了應付二十世紀的戰爭，而提到民氣士氣一類的名詞，似乎是迂濶空虛之論，遠不如擴充軍備，充實國防等名詞來得新穎動聽，誠然，二十世紀的戰爭，是科學的戰爭，經濟的戰爭，以物質條件爲基礎的，但精神的條件，縱然不一定戰勝物質，至少也有同樣的重要，精神的表現是什麼？最偉大的就是民氣與士氣的交流。日俄之戰，日本「祈戰死」的精神，終能戰勝龐然大國帝俄，北伐之役，湖南民衆簞食壺漿以迎革命軍，遂能很快的會師武漢，這不都是絕好的榜樣麼？可見精神的條件，在轉弱爲强，以寡敵衆時，尤爲重要。在目前國難嚴重，神聖的民族生存戰爆發的前夜，檢閱一番自己偉大的精神表現——民氣與士氣，自然是刻不容緩的。

單就字面上來解釋民氣士氣，未免有點抽象，具體的講，民氣就是愛國熱，士氣就是敵愾心，而且都是一種反抗的呼聲，都是一種力的表現罷了。先有產生的環境，以至於表現的時機，（單獨的或局部的表現），而達到最後交流的階段，到了交流的階段，便如商鞅所說的：「强者之民，父遣其子，兄遣其弟，妻遣其夫，皆曰不得無返，故三軍之衆，從令如流，死不旋踵」，這種蹈湯赴火，成仁取義的精神，是足以戰勝一切的。

民氣與士氣的產生，由於兩種不同的背景，一種是外力

的壓迫，使人人抱着破釜沉舟死裏求生的決心，一種是統治階級欲達到某種目的，特別養成敵愾同仇的心理，歷史告訴我們，由前者所發生的力量比後者求得更偉大，就士氣方面說：是「師直爲壯，曲爲老」，就民氣方面說：是「上下同欲者勝」，「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因爲前者的力量，其出發點純是自衛的而不是侵略的，是求生存的而不是窮兵黷武的，明乎此，那麽我們處現在的環境，來討論這個問題，更有一番深刻的意義。

（二）進步中的民氣

提到中國的民氣，似乎總離不開「消沉」二字，其實這是一種表面的看法，中國的民氣，並不見得消沉，而是不輕易於表現，因爲中國的社會構造，和西洋不同，西洋的社會構造，祇有個人與國家兩層界限，中國社會是以人倫爲本位的，所以在個人與國家之中，插進了一層家庭關係，於是增加了鄉土之念，家室之累，在承平之世祇求安居樂業，多抱「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的觀念，人民與國家因爲家庭的關係而較爲疏遠，故民氣少有表現的機會，不似西洋人對於國家的熱情。但在國難嚴重之時，往往表現驚人的力量，「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便是中國民族性的適當評語，「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匈奴未滅，何以爲家」更足以表現愛國的熱情，和激昂的民氣的。

近年來因爲外侮的刺戟，表現民氣的地方很多，尤以「九一八」事變以來，有長足的進步，茲就其最顯著者言之：

1由浮動的而趨於實際的——在「九一八」事變之初，全國民氣激昂，爲從前所罕見，當時一般所表現的如組織抗×會，接濟義勇軍，組織鋤奸團等等，尤以青年學生爲中心的如罷課，遊行，晋京請願，更爲有聲有色。參加的份子，固然大部份是出於愛國的熱誠，但也有不少的投機份子，想把持愛國的羣衆，以逐其一已的陰謀，即如純潔的青年學生，也未嘗不有假愛國之名，以達到停止考試提前放假的目的，因爲動機不純，故組織不固，是一種烏合的騷擾的現象，而不是有力量有計畫的表徵，祇求運動的多多發動，不問所得的結果，祇求發洩一時的怨恨，不問將來的收束，於是以自動始，以被動終，以一時之衝動始，以內部的分裂終，都是由於輕信浮動所得的結果。

至近一二年間，民氣在表面上很少轟轟烈烈的表現，然而實際上已由浮動而進至是事求實的階段，公務人員各司其職，以求事業之進步，效率之增加，學生努力讀書，以求將來貢獻於國，如南京公務人員朝氣勃勃，北平大學生一變過

去浮動的態度，努力於軍事訓練，不以師長所指示的救國途徑爲迂腐，都是絕好的證明。自綏戰發生以來，人人都以有效的實際的方法，援助前方，全國踴躍捐款，北平學生募集皮衣，各地女校趕製絲棉背心，上海八歲學童，慨然捐助糖果之費，綏遠六十二歲老翁，自告奮勇參加前方構築工事，舉國翕然，沉着應付，不聞遊行罷課的消息，祇見勞軍助戰的熱狂。大公報曾批評近年青年學生行動的轉變【註一】，在公的行動方面約有四點：（1）較能深刻的認識現實，而不肯從空架之主張。（2）行動較能多出於至誠，而非如四五年前之近於起哄。（3）運動能多帶沉着之氣，而非如四五年前之近於浮燥及多帶英雄主義的色彩。（4）動機較能更加純潔，而非如四五年前之往往公私不分甚至藉此以爲利私私黨之活動。這段痛下針砭的話，是分析得非常正確的。

2.由少數人的先覺而趨於大衆的自覺——過去民氣的表現，就參加的份子來講，祇限於智識階級，就地域來講，祇限於通都大邑，窮鄉僻壤的無知羣衆，依舊過其渾渾噩噩的日子。因爲中國的民衆，分佈在鄉村而非集中於都市，救亡的主力軍，是大衆的聯合陣線而不是少數人的單獨行動，不從根本下手，儘管在牆壁上寫上斗大字的標語，儘管幾千萬人整隊遊行，都是很少效果的。

有了過去的教訓，同時外力的壓迫，又水銀似的無孔不入，由城市而及於鄉村，於是先覺的智識分子，始轉移其救國行動深入鄉村，同時浪人，「洋行」，「俱樂部」，飛機聲，大砲聲，又促成大衆的自覺，中國的民衆—尤其華北的民衆—已不像過去的麻木不仁了。去年寒假時北平學生深入鄉村宣傳，博得民衆無限的同情，成績異常良好，這次綏戰發生，各地車夫乞丐慨然捐助血汗所得的金錢，綏遠平地泉的百姓，很高興地替軍隊作炊，並且說「多加些火，給弟兄們作熟熟的餅，打起來可以有勁」，(註二)察北的民衆，時常問「二十九軍，再來不來」「口外各縣民衆偶至張垣，每談及察北情形，莫不痛哭流涕，」(註三)這不是大衆的自覺麼？

3由暫時的而趨於永久的——外國人的中國人愛國觀，向來有一句很俏皮的話——五分鐘熱度。這確是一般人的通病，如果研究病根，就是家庭觀念太深，故不能「公爾忘私，國爾忘家」，愛國熱情存很短的時間便烟消雲散了。但自東北淪陷以後，接着是淞滬長城之役，戰區遭蹂躪，華北受威脅，飛機大砲的威力，條約協定的限制，使無數的同胞流離失所，田園糜爛，房舍爲墟，父母兄弟慘遭屠戮，家庭已不可恃，財產更非己有。鏡子樣的教訓，提醒許多自私自

利的人，於是大家咬緊牙關，想打出一條生路，或翳於亡國喪家的慘痛，或立志於家仇國難的洗雪，由同病相憐，進而至於同聲相應，無形中大家有了一致的認識，共同的目標，中心的思想，老是心中有一件大事在希望着，鼓勵着。心照不宣的埋頭準備，並不因一點小的刺戟而衝動，也不因暫時的和緩而欣喜，不因飛機大砲而恐懼，也不因自身力量不足而消極，時時刻刻的向前邁步，「夫差，爾忘越王之殺爾父乎」！這種意識，已經瀰漫於每個國民的心坎上，的是國難中最寶貴的收穫。

（三）進步中的士氣

其次談到中國的士氣，首先要明瞭中國軍人的愛國心理中還夾着一層愛家鄉的觀念，古今有無數的事實，可資佐証的。像陳伯之受了「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鶯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生平於時昔」幾句描寫故國情形的文章的感動，而馬上歸梁，這次匪軍讀大公報裏哀匪軍一文，愧悔交集，可於大公報所載王英部下一封信中見之，自將閻發表告匪軍書以後，匪徒深受感動，紛紛反正，可見中國人畢竟是中國人，中國人決不亡中國，是可以深信不疑的。

近年士氣的進步很多，最顯着的約有三種：

1.由避免犧牲而趨于勇于犧牲——在「九一八」事變以後，請纓抗敵通電出師的軍隊很多，大部份自是出於愛國的至誠，但也有不少滑頭的軍人，因爲剿匪較苦，藉請纓以避免犧牲，同時又可博得人民的擁護和援助，所以祇見通電，不見出師，與其說是鼓勵士氣，毋寧說是煽動軍心。當時某省尚非中央政令所及，養兵數十萬，各據一隅，天天藉出師之名，徵收民衆捐欵，某報曾寫一篇出師的故事，大意說「某人生有三個兒子，分學理髮匠修脚匠和戲子，三個兒子天天要錢，理由是快要出師，結果把父親的錢用完了，仍舊沒有出師，父親就大駡着，你們天天要出師，把老子錢用完了還不出師」，雖是一篇刻薄文章，確是當時一部軍人心理的寫實，所謂士氣可知了。

現在國難的嚴重，遠過于「九一八」事變之時，但絕聽不到請纓的呼聲，祇有待命的準備，作者有一個朋友在河南某師來信說：「本師兩週後開赴前方，正趕製棉衣，士兵興奮，從所未見」，士氣是如何的旺盛呵！孫子所說的「併氣積力」，意即在此。百靈廟之戰，士兵以「到百靈廟喝水」相誓，肉搏七次，始能攻下，非勇於犧牲者，曷克如此！

2由好功名而趨于盡職責——四五年來，軍人除了請纓出師而外，在淞滬也曾經有一次光榮的戰役，當時作戰的動

機，似乎是激于一時的義憤，而不是整個國策的運用，而且有少數將領，祇顧發動戰爭好換得民族英雄的頭銜，而不計及發動戰爭後對於國家的利害，惟其動機如此，所以各方的慰勞，他們當作汗馬功勞應有的報酬，各方的捐款，他們視爲崇德報功應有的收穫，誠然，民族英雄是應當受人謳歌崇拜的，但如藉抗敵爲手段，以達到名利雙收的目的，未免有急功近名之嫌。

這次綏戰發生，全國捐款之熱烈，較淞滬戰爭時尤爲普遍，而前方將士所表示的態度，殊非淞滬戰役的將領可比，各方捐款，傅主席都存入銀行，並且說「暫時沒有做出成績，不敢動用，俟將來有功時再行挪用，但戰爭擴大時，決非綏遠一隅之事，捐款應由中央統籌辦理。」光明廉介的襟懷，堪稱革命軍人的典型。晉綏的高級將領如閻百川傅作義王靖國諸氏，都慨然捐助巨資，毀家紓難，前線戰士更願捐餉助戰。可見現在的軍人，是以衛國守土爲職責，在整個國策之下動作，而決不是博得個人的功名。

3由私人的武力進而爲國家的武力——辛亥革命以來，軍人割據的色彩，非常濃厚，治軍者總覺得武力是個人的工具，士兵是私人的黨羽，士兵頭腦簡單，也祇認識所屬的官長，而不認識民族國家，祇求終身在長官卵翼之下，以遂其升官發財的慾望。於是各植黨羽，互相勾結或傾軋，割據之後，內戰隨之，二十年來，幾無寧日，其結癥就是武力屬於私人！

近一二年來高級將領一面受外侮的壓迫，一面受廬山軍官團的洗禮，思想一新，過去懷疑最高領袖者，無不心悅誠服而變爲忠實的幹部，過去有割據稱雄的思想者，無不一變而爲爲國効力的軍人，此種效果，在北方及四川的將領，收效尤大。至于下級幹部，多受新式的革命教育，頭腦清晰，愛國心切，尤不願作私人傀儡，士兵亦多識字或受過初等教育，國家觀念，亦逐漸養成。閩變敉平之速，粵陳崩潰之快，並非由于武力的解決，而是閩粵軍人的自覺，因爲軍人的自覺，而形成了軍隊的向心力，奠了國家的武力的新基礎，在中央指揮之下，得收「心之使臂，臂之使指」的效果，同時養成了敵愾同仇的心理，像去年河北事件發生時，關黃二師含淚離開北平，于學忠商震的部隊，忍痛離開河北，曾經有許多沉痛的表示，蘊藏着無限的辛酸，如果在三年以前，不又是要單獨的發動一次戰爭嗎？這樣含垢忍辱的行動，是悲壯的，是養成敵愾心的，而且是中國現在的武力是國家的武力的一個鐵證。

(四)民氣與士氣進步的階段

以上所說的是民氣與士氣進步的情形，再進而分析進步的程序：

1由「九一八」事變至江西剿匪成功的前夕為第一時期——北大營的炮聲，驚醒了死氣沉沉的中華民族，接着吉黑淪陷，錦州失守，強隣進逼，有加無已，國人痛心不抵抗主義的失策，急欲以有效的方法，鞭策政府，收復失地，而當時赤匪坐大，負嵎江西，與各省股匪遙相呼應，中央正傾其全力於剿匪工作，而最高統帥蔣委員長且標榜攘外必先安內的主張，民衆不諒政府的苦衷，咸抱無限的失望，於是由愛國的熱誠而懷疑政府，反動份子從而挑撥之，離間之，輕信性苛虐性又為最普遍的羣衆心理，遂致政府與民衆間的感情，日益疏遠，少數軍人不知剿匪戰爭何時結束，也是異常沉悶；但軍民愛國熱誠，並不因懷疑政府而降低，反因懷疑政府的結果而朝夕惶惶，焦萬急狀，在沉痛憤懣兩種心理交馳之下，民氣士氣漸漸地滋長起來，正如霉雨天的發酵物一樣。

2由江西剿匪成功至兩廣統一的前夕為第二時期——負嵎江西的赤匪，終於在中央軍第五次圍剿之下，陷其巢穴，竄往川黔，剿匪的捷報傳來，民衆耳目一新，認為民族有一線新的生機，此時政府更以苦幹的精神，致力於建設事業，如各省公路網的完成，浙贛江南淮南諸鐵道的建築，國民經濟建設的實施，新生活運動的推行，一切設施，已漸具新的國家的氣象。而政府當局的對外政策，由「一面交涉，一面抵抗」，而代以「和平未到完全絕望時，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時，決不輕言犧牲」。更予軍民以極良好的印象，于是由懷疑政府，進而為諒解政府，感覺國事尚有可為，民氣由憤懣後的消極，一變而為樂觀的，希望的，積極的，以去年河北事件的嚴重，民衆咸能諒解政府的苦衷，沒有單獨的表示，軍隊都含淚離開北平，沒有逞一時的憤恨，就可見一般了。

政府當局也深知民氣士氣的急待培養保護，故除了關於軍事或其他的秘密有不能使軍民知道的苦衷而外，都盡量的表明政府的立場，同情愛國的行動。去年十二月北平學生愛國運動發生，舉國學生響應，蔣委員長特召集學生代表，剴切說明政府外交方針，無不深為感動，一年來大學生的努力軍訓，埋頭讀書，軍隊的勤於演習，忙於調動，都是有效的愛國救亡的表現，民氣士氣已由滋長達於飽和而且躍躍欲試了。

3由兩廣統一以至現階段為第三時期的開始——去年五中全會開幕，馮閻毅然入京，予全國一個好的觀感，當時尚以

粵桂軍事領袖，未能竭誠擁護中央，認為民族復興的障碍，今年兩粵異動，舉國譁然，卒賴輿論的制裁和軍人的自覺，得以和平解決，眞正的統一基礎因之完成，軍民耳目一新，各自分途準備。至成都北海漢口上海諸案發生，國人處之泰然，並不因「山雨欲來」而庸人自擾，此即由諒解政府進而信任政府的表示。政府外交方針，蔣委員長於本年十月三十日對大公報記者有重要的表示：「對中日交涉，政府始終本既定方針，守必要限度，以竭誠周旋，而河北省內行政完整之恢復，察北綏東匪禍之取締，在我方尤為必要，總之，中國外交，決以自主精神擁護國家，此種立場，絕對不變，決不依賴人，亦決不受人縛束」。最近負有前方重要任務的陳誠總指揮，在綏遠更有露骨的表示：「人要不戰而勝，我必戰而不屈，人如不宣而戰，我必宣而後戰」。詞嚴氣壯，更予軍民以無限的鼓勵，不啻燒燃愛國的火燄，促成民氣與士氣的交流！前線殺賊，後方捐欵是第一步的交流，現在已因綏遠剿匪而牛刀小試了，「父遺其子，兄遺其弟」，這是第二步的交流，也快待民族生存戰的開始而表現了，熱血染紅我們的河山，熱血寫出光榮的歷史，不久的將來，一定會在民氣與士氣交流的力量下實現的！

（五）結語

在民族存亡決于俄頃的今日，我們默察幾年以來，民氣和士氣進步的顯著，已堅信中國必可復興！但決不自滿，更不自誇，而是要繼續的發揚民氣，鼓勵士氣，使民氣與士氣的交流，作民族復興的原動力！我們更願誠懇的昭告友邦人士，我們不是好戰，但絕對要求生，中國人永遠是中國人，中國軍人永遠不會打中國人！「以華制華」，「用中國人打中國人」的政策雖然毒辣，始終是枉費心機，像費掉六千萬元所建的「大元帝國」而已！

二五年十二月十一日於廬山

註一：廿五年九月十九日大公報社評

註二：廿五年十一月廿五日中央日報

註三：廿五年十二月八日上海大公報

軍旅之什（一）

一　獻給綏遠前線忠勇的將士

周青選

北　風

北風吹來血腥的氣味，在這深沉淒冷的夜間，年青的戰友喲……
……聽見了沒有？那哀呼的是什麼聲音？三千萬人亡國的哀痛！
偉大的民族變成弱小，戰神正在獰惡地狂笑，年青的戰友喲……
……看見了沒有？殺人的利器耀武揚威，時代爬上熱的火山口。
我們面前有一條生路——神聖的指揮下去奮鬥，年青的戰友喲……
……進備了沒有？握緊你的槍對那敵人，用血洗染你光榮的手！

出征之前

出發的號聲在耳邊叫！是時候了，我的朋友！
勇敢地踏上征途，光明在我們的前頭。

憂鬱中滲出了一聲歡笑，請珍重這悲壯的分手，去吧！
去殺盡我們的敵人，戰士的心像烈火的燃燒。

進　攻

當黑暗佔據了宇宙，一羣魔鬼張着血盆似的口，
獰惡地吞噬着無告的人類，你聽——血泊中掙扎的慘叫！
誰說火山不能爆發？誰說黑夜沒有星光？——
這是捲起怒潮的大海，——這是衝出雲圍的月亮！

最後的聲息停止了，自救的呼聲震撼了他們，
怯弱是沒亡的預兆，用武力去洗雪那帶血的創痕！
起來，國民的英勇，起來，時代的前鋒，
是一片驚天動地的反抗，向我們的仇敵進攻！

火線下

滿天的黑雲，滿眼的火光，
成千成萬的戰士，槍砲的響，
衝過敵人的防地，又吶喊着前進，
殺呀！要把這萬惡的匪偽殺個淨盡，
我們有的是革命的主義和勇敢，
快燃起心頭的烈焰，狠心地幹，
流血的犧牲是無上的光榮，
這年頭有我們的存在，就沒有敵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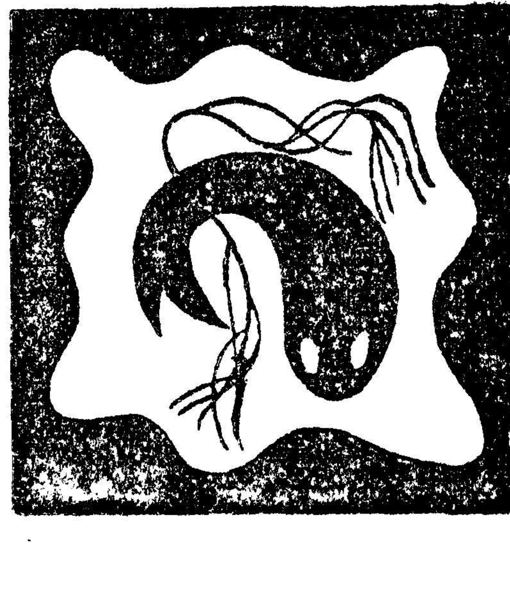
火線下，血跡染成每一條的路，
驚心動魄的是雄壯的高呼！
時代已跟着戰神走——
要復興，就在這個時候，
要光明，就在這一遭，
要解放，就先要把敵人打倒；
要勝利，可不許中了敵彈，
你看——中華的每一條好漢！

血　路

被踐踏的人們，撇去兇的恐怖，
用殘餘的砲火，殺開一條血路！
是悲壯的狂呼——似激烈的戰鼓，
前仆後繼地衝，殺得敵人氣餒。

殺開一條血路，擲去大好的頭顱，
「我們不能屈服！」是悲壯的狂呼。
殺得敵人氣餒，除去舊的恐怖，
洗淨我們的血，建起我們的路！

（未完）



羅迦諾條約撕毀後

趙奉生

一

一九三六年三月七日德元首希忒拉突然以法俄互助協定違反羅迦諾條約的原則爲口實，宣布進兵萊因非武裝區域，與一九三五年三月十六日希氏發表擴軍的宣言，恰好相隔一年，這戲劇式的舉動眞是震撼了全歐，乃至全世界。希忒拉進兵萊因不僅撕毀了凡爾賽和約，並且撕毀了羅迦諾條約。我們知道一九二五年的羅迦諾條約是維持十年來西歐各國安全的柱石，也是維持全歐和平的基礎，此次被德國片面廢棄，於是西歐乃至全歐的和平都爲之動搖。但是羅迦諾條約既被撕毀，法比諸國又不能以武力迫德國屈服，今後西歐的和平將怎樣來維持呢？這種無條約狀態將永遠延長下去，直到第二次大戰嗎？還是重訂新的羅迦諾條約來代替它？還是另外創造新的局面，使大戰前夕的歐洲掙扎幾日？這都是關心歐局的人士所要解答的問題。本文便是要追述羅約撕毀後，各國努力締結新約，支撐危局的經過，並從西歐各國關係中，對於歐局現狀與前途，加以說明。

二

希忒拉於三月七日宣布不受羅迦諾條約的拘束，進兵萊因非武裝區域，同時即向各國提出締結新約的幾項原則，即是（一）德國願與法比兩國開始談判，希望設立相互的非武裝區域，該區域的效力與範圍須具有完全的，相互的，平等的性質；（二）德國主張與法比兩國締結互不侵犯條約，以二十五年爲期；（三）德國擬邀請英義兩國簽字於該公約，以爲該約之担保國；（四）倘荷蘭願意，其他締約國亦不反對時，德國歡迎其加入該約；（五）德國願締結西歐天空公約；（六）德國願與東方毗鄰諸國締結互不侵犯公約，其內容與波蘭所締結者同。德國並願與立陶宛訂立不侵犯條約，惟米美爾之自治制度須由立陶宛予以保證；（七）若德國能完全恢復平等權，及其對於國境內之全部主權，則德國將重入國聯；同時並希望各國應於最短時期之內，以友善態度與德國開始談判殖民地問題。希忒拉顯然是以重訂新約，維持和平的願望來掩飾他的毀壞條約義務的行爲。

羅迦諾條約各國於德國宣布廢約後，便連續舉行多次會議，討論應付德國的辦法。國聯行政院亦於三月十四日舉行非常會議，邀請德國參加，十九日續開會議，一致通過，法比兩國的提議，宣告德國政府違反凡爾賽和約與羅迦諾條約。德代表里賓特羅甫對於決議案，表示拒絕接受。在歷次羅約國會議與國聯行政院會議中，各國雖一致承認德國違約，但對於如

何應付的辦法，意見却不盡同。法國主張德國撤退進入萊茵非武裝區域的軍隊，並由國際警察担任該區內的防務，否則拒絕談判。後又讓步，主張德國在萊茵區域內軍隊應減少，其重砲隊應撤退至萊茵河東岸五十公里以外，德國如不能接受此種辦法，則關係各國對德實施經濟制裁。英國則不主張令德軍隊退出萊茵，更反對實施經濟制裁，只主張重劃非武裝區域，由國際軍事委員團與國際警察管理，在該區域內，德國不得建造，法國亦不得增加防禦工事。此外另訂新約各簽字國担保互不侵犯。羅約國意見雖不能完全一致，但終於三月十九日簽訂羅迦諾新協定草案，草案分兩部：第一部是羅約國對德國提出的辦法；第二部是對國聯行政院會的勸告。其主要目的便是想調整德國廢約後引起的緊張局勢，並謀歐洲的和平與安定。第一部中除排斥片面廢約，並申明羅約繼續有效外，並規定（一）法俄互助條約是否違反羅迦諾條約應提交國際法庭公斷，並要求德國服從其判決；（二）在判決確定之前，進駐萊茵非武裝區域的德國軍隊應以德政府通告羅約國之數字爲限，德國之陸空軍亦應以現有之數目爲限；（三）自法比兩國之國境線以東二十公里地點之德國領土內，設非武裝區域，而由羅約保障國所組織之國際軍隊進駐該地；（四）組織國際委員會執行上述各條所規定之事項；（五）德國參加國際談判，其主要目的在重訂萊茵區域在國際法上之地位，及英法義比四國所訂之互助條約，而將東歐不侵犯條約與德國重回國聯問題除外。至第二部則請求國聯行政院召集世界各國開國際會議，討論集體安全機構，執行國聯盟約第十六條之程序，國際裁軍，改善國際經濟關係與德國重回國聯與訂立東歐互不侵犯條約問題等。此外要求國聯執行一九三五年四月十七日的申斥德國違約擴軍的決議。

新羅迦諾條約草成後，即提交德國，請其表示意見，希望其能予接受。希忒拉於二十四日以備忘錄一件送達英政府，當作希氏個人對於羅約新協定草案的意見，其中要點：（一）拒絕撤退萊茵現駐軍隊；（二）拒絕在不平等基礎上與他國談判；並聲明希忒拉前所提和平建議係以已恢復之主權爲基礎，仍當予以維持。（三）羅約草案有歧視德國性質，德國不能接受；（四）德國政府人民均願協力樹立歐洲和平，惟各國領袖一日不能保証無條件之長期安全制度，歐洲各民族的社會狀況即一日不能改善；（五）德政府將於三十一日選舉結束後，提出具體答覆。至於正式答覆於三十一日由專使里賓特羅甫携往倫敦，送達英外部。除了拒絕該協定外，並提出和平計劃十九點，其中要點如下：（一）德國政府建議以四個月爲期，俾得簽字各項互不侵犯條約；（二）願在英國領導之下，商訂二十五年互不侵犯條約，或德法比三國之安全公約，由英義兩國爲担保；（三）按照以上兩項安全協定，若有軍事互助之特別義務發生時，德國亦準備負担；（四）德政府建議訂立天空公約，以爲上述安全公約之補充；（五）荷蘭亦可加入安全公約；（六）德國政府担保在上述談判期間，萊茵區域現駐軍隊，不予擴充，亦不開近法比邊界，但以法比兩國亦不增加邊界駐軍爲條件；（七）關於德國西部邊界之任何軍事辦法，應以完全相互之原則爲依據，與法比兩國共同商定；（八）德政府準備與其東南及東北邊界毗鄰各國商談，訂立互不侵犯條約；（九）德國準備立即，或俟上項各項協定成立後，重返國聯，惟須與各國談判，解決下列兩項問題：一，殖民地平等權利之承認，二，國聯盟約須由凡爾賽和約中劃出，作爲獨立約章；（九）德國建議組織國際仲裁法庭。此外並建議開裁軍會議，限制各國軍備與戰爭

人道化的辦法。總之，此項覆文與建議完全根據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一日希忒拉在國會的演詞，與本年三月七日德政府送達各國的照會的精神。

法國於接到德國覆文後，於四月八日發表備忘錄兩件：其一係答覆上述德國所提出的覆文與建議，其二係提出法國的和平計劃。在第一備忘錄裏，將德國所提出的廢除羅迦諾條約的理由一一駁斥；特別注重德國片面廢除條約義務，進兵萊茵區域，並拒絕在「既成事實」之下，與德國談判。至於德國建議訂立安全條約，則因德國片面撕毀自動簽訂的條約，頗表示懷疑。至於法國所提和平建議的要點如下：（一）將歐洲劃分若干區域，成立若干區域公約，並在國聯範圍之內，組織全歐洲委員會，担任組織公約任務；（二）各國現行疆界，須由關係各國同意，始可予以變更，但在二十五年之內，各國不得要求變更現行疆界；（三）關於條約義務之履行，特別是軍縮問題，應由關係各國商定適當辦法，包括軍事辦法在內；（四）由歐局一般公約或區域公約各簽字國指定海，陸，空軍部隊撥歸國聯與全歐洲委員會指揮；（五）上述委員會當監視各項條約義務之履行，歐洲現行與未來各項條約須提付該委員會備案，其有與歐洲一般公約或區域公約相抵觸者，得由該委員會宣告無效；（六）歐洲各國間宜採用關稅優惠制，並相互訂立關稅條約，以發展貿易；（七）簽訂國際協定或歐洲協定，限制現行關稅保護政策，實行關稅休戰，並設立國際貿易法庭，藉以防止任意廢棄商務協定；（八）在歐洲範圍內，組織貨幣信用制度；（九）殖民地富源之分配宜加改正。

英國政府接得覆文之後，於四月一日舉行閣議，討論對付德國辦法，英法比三國參謀部進行談話所當採取的程序，與英政府爲保障法比兩國安全，途致兩國之函件。英政府於二日以函件送法比兩國政府，謂根據新羅迦諾協定草案第三條，英法比三國參謀部應即會談，並提議在倫敦舉行，不過此項談話在政治上，不引起何項義務，而關於各國之國防組織亦不因此接受何項約束。此外又聲明，若現行調解工作失敗，英國政府當與法比政府考慮適當辦法來應付，若法比未經挑釁而遭受侵略，英政府應即與法比互相諮詢，並採取切適辦法，保障法比安全；法比政府對於英國，亦担負同樣義務。法比政府亦覆函表示同意。

四月八日，法外長佛蘭丁於國聯行政院十三國委員會開會時，在日內瓦與英外相艾頓會談，謂羅迦諾條約草案既爲德國所拒絕，羅約各國便當中止與德國進行談判，同時英國對法比所發的諾言，亦當付諸實施。但艾頓對於中止對德談判的話顯然不能同意。

德國拒絕羅約國新協定所提出的解決西歐安全問題的辦法後，法國即要求速開羅約國二次會議，與英法比參謀人員談話。羅約國二次會議於四月十日在日內瓦開會，法代表佛蘭丁的態度更見强硬，他說如果德國再違反凡爾賽和約第四十二條，在萊茵區域建造防禦工事，法政府對於一切可採取的步驟，不論爲共同的或單獨的，當保留自由行動之權。換句話說，便是不惜以武力制止德國的違約行動。反之，英代表艾頓的態度則仍認對德談判還未絕望，還可繼續與德國磋商。在英法的爭執之下，產生一種折中辦法，亦即各行其是的辦法，就是仍由英國與德國進行談判，並要求德國對她所提備忘錄中的若干點加以解釋，主要的是（一）德國所建議的雙方互不侵犯公約，怎樣才能與國聯盟約的基本原則相合；（二）國聯盟約當與凡爾賽和約分離而成獨立約章，用意何在；（三）德國對於殖民地問

題的平等權利的要求的內容是什麼；（四）關於但澤自由市與米美爾自治區的現狀是否立即有什麼要求，對於歐洲現行疆界是否要求立即變更。但同時法國仍保留自由行動之權。此外的決定是：將法國的和平提付國聯行政院討論；如果歐局發生變化，羅約國立即開會討論應付辦法。

至於英法比參謀人員談話，則於十五日在倫敦舉行。此種談話純屬技術性質，法比兩國希望確知，於受敵人攻擊時，英國究能給予多大軍事的助力，但談話結果，法比甚為失望，因為英國只能以很小軍力援助法比，英國陸軍大部集中於埃及與印度，海軍大半在地中海，至於空軍正在積極擴充中，現有空軍亦集中埃及，其餘則只能供防禦本國之用，談不到援助他國，所以談話匆匆結束。外傳在此次談話中約定由英國協助比國，甚至荷蘭；法國以飛機場一處，比國以飛機場兩處供英國空軍之用，英國也許願意負担比荷的防務，不過她的軍力是否够用，却是疑問。

英國根據羅約國二次會議的決議，於五月五日由外相艾頓以長信致德外長紐拉特，對於德政府於三月七日，廿四及三十一日幾次的備忘錄中所提出的和平建議，提出若干疑問，請求德政府予以解釋，其中要點如下：

（一）目前德國是否願與關係各國締結「眞誠的條約？」

（二）德國主張應將凡爾賽和約及由凡爾賽和約所生之各項條約，一概廢止，其所提出的論據，英政府未敢贊同。

（三）按德國備忘錄第四項，「德國政府與德國民族顯有區別之處，」似此眞正問題乃在目下德國對於歐洲政治的領土現狀是否認為業已達到可以承認與尊重的地步；其有認為不滿意的，能否與關係各國自由進行談判，以協定的方式加以修正。

（四）希忒拉元首於去年五月二十一日在衆議院演說時，曾提議締結西歐天空公約，但不主張成立區域的天空軍備限制協定，以補天空公約之不足，這是英政府引以為憾的。

（五）德政府願與法比兩國政府商訂二十五年互不侵犯條約，而以英義兩國為担保國，此項公約究應照何種方式出之，須俟進行談判之後，始可決定，凡此，英政府均已備案。

（六）德國準備與東南東北毗鄰各國商訂互不侵犯條約，此層英政府亦已備案，並表示滿意，但此項公約是否能以互助公約來補充？

（七）德政府既已聲明亟願重返國聯，英政府因而相信，德國所建議之雙方互不侵犯公約必可與國聯會員國所担負之集體安全義務互相融合；並信此項公約可在國聯盟約範圍內運用之，不致發生困難。

（八）德國願與東南東北鄰近各國商訂互不侵犯公約，所謂東南東北鄰近各國，除直接毗鄰各國外，英政府以為倘能包括蘇俄，拉特維亞，與愛沙尼亞三國在內，則對於歐洲各項問題之解決，自必更形便利。

（九）希忒拉元首於去年五月二十一日在衆院演說，謂「德國隨時均可簽訂國際公約，用以防止干涉他國內政舉動。」英政府願意重行申明此點。

（十）德政府所建議的國際仲裁法庭的性質究竟怎樣？因為海牙已有國際常設法庭。

（十一）關於國聯盟約與凡爾賽和約相分離一層，內容如何？

這問題表完全是針對德國三月七日，二十四日與三十一日的幾個備忘錄中所提的和平方案而發，對於德國所拒絕的羅約國新協定中所定解決萊

茵問題的辦法，毫沒有談到。德政府接到這問題表後，始終未予答覆。

英國將問題表提交德國後，羅約國會於五月十二日在日內瓦開會，但因德國對英國的問題表尚無答覆，因此決定延期開會。七月間比政府約請羅約國在比京布律塞爾開會，英國主張約德國參加，法國反對，義國因德國不能參加，亦聲明不參加。因此羅約國中，只有英，法，比三國同意於二十二日在倫敦舉行會議。此次會議據稱係羅約五國會議之預備會，然除了三國同意定期召開五國會議之外，實際上亦無所決定。

七月中，歐局的發展，如國聯宣布撤銷對義制裁，英國宣布廢止地中海互助協定，並將駐地中海英艦陸續調返原防，似乎對於召開羅約國會議，討論訂立西歐安全公約事，頗為有利。但因西班牙內亂突發，德義兩國又簽訂協定，沉悶的局勢更變為陰鬱。英政府於九月十八日照會羅約五國，請於十月杪來倫敦開會，各國都遲遲不覆，此時德義密切携手的時機已將成熟，兩國對於羅約國會議採取了共同的立場，與英法比對立，於是羅約五國會議的希望乃更微。德國的態度表現於十月十五日送達英政府覆文，重述德國要求國家平等權利的宣言，雖希望與各國談判，但拒絕蘇俄與東南歐諸國參加，此外則所謂西歐安全公約必須不與國聯盟約發生任何連繫，並反對法俄同盟關係的存在。到了十月二十五日德義簽訂議定書之後，証明墨索里尼完全採納希忒拉的意見。同時比王宣布採取中立政策，反對同盟制度，又與羅約國會議的希望投下一重暗影。雖說比國仍將繼續與國聯會員國，致力於集體安全制度，但新政策的精神既在避免捲比國於戰爭旋渦，今後比國在實際上自不能扭負重大國際義務，這對於擬議中的西歐安全公約自是一個打擊。

英政府於十月杪收到羅約各國覆文之後，又於十一月六日十九日，一再照會各國，提出調解各方意見的辦法；到今日還未見到回響。據我們的推斷，羅約國會議的再開是很少希望，即令開會，也不能訂立新的羅迦諾條約。至於英政府究竟有什麼錦囊妙計，我們無從得知。不過據財相張伯倫於十一月五日晚在下院中說的話，主張在國聯原則之下成立區域公約；他以為這樣各國能遵守他們的條約義務，因為這樣的條約對於他們有直接的利害關係。同時英政府又以為各國訂立區域公約，並不是說他們在該區域之外，便可自由行動，因為該約仍受國聯盟約的束縛。張氏的話頗可代表英政府的態度，不過話雖說得動聽，事實上恐不能打開僵局，因為它，和德義的取消國聯與集體安全制度的主張仍是背道而馳的。

三

為了讀者對於西歐安全問題得一明晰的概念，作者將自德國進兵萊茵以後，羅約國努力收拾危局的經過作簡單的叙述，現在我們要來解說它的意義，與未來歐局的趨向。

德軍進佔萊茵非武裝區域的舉動，雖然根據國社黨的外策是既定的步驟，但國社黨的高級領袖對此事却不無躊躇，特別是國防軍高級軍官表示反對，他們以為此舉將引起德法的武力衝突，但希忒拉却堅持法國決不會訴諸武力，原因是（一）法國人的心裏是盡力避免戰爭的爆發；（二）英法不能合作，法國如進兵與德衝突，不會得到英國的援助，而法國又不敢作單獨的冒險舉動。事後証明，希忒拉的意見竟與事實符合。當德軍開入萊因區域後，英法的意見即不能一致。法國堅持德軍須退出萊因區域，否則為維持條約義務的尊嚴，要求國聯對德實施經濟制裁；在德軍退出萊因

之前，拒絕與德國作任何談判。法總理薩勞於三月十六日在衆院演說：「自由簽字之條約既被取消，而暴力威脅又復相加，在此情形之下，法政府決不能從事談判」，這話最可代表法國態度。反之，英國則以為對付德國不能過分重視條約義務，德國片面廢約固然要反對，但倘若能訂立新約維持歐洲和平，那末舊約以何種方式廢棄，便可不問。因此英政府非常重視德政府幾次備忘錄中所提出的和平方案，對於法國要求德軍完全退出萊因區域一點，認為不可能，至於要求對德實施制裁更表示反對。英外相艾頓於三月九日在下院演說，據路透社電有下面的話：「英政府既為羅迦諾條約簽字國之一，今願切實聲明，如有加諸法國或比國之任何攻擊，致破壞羅迦諾條約中之第二條，則英政府不得不出而援助被攻之國。西歐和平重要基礎之一，現已傾陷，如欲安固和平，則吾人之職責在重行建此基礎。吾人今以此種精神應付希忒拉之新建議；……英政府感覺凡可有改善希望之任何機會，皆不宜放過。」這話最可代表英國的態度。所謂羅迦諾第二條約規定德法比三國担保在任何情形下，均不得對對方加以攻擊，侵犯，或戰爭；如今德國雖進兵萊因，但尚未侵犯法比兩國領土。艾頓的意思顯然是德軍若進攻法比，英國願予援助，若僅進兵萊茵則不願予以援助。由此可見英法兩國意見的分歧；希忒拉預料英國不會助法以武力對付德國，正是言中了。還有，英法意見最大的分歧是法國重視條約義務的尊嚴，英國則重視穩定西歐的實際辦法，艾頓所謂「英政府感覺凡可有改善希望的任何機會皆不宜放過，」正可代表一向英政府對歐政策的精神，因此艾頓等人所注意的是希忒拉提出這些和平方案，而不是進兵萊茵的違約行動。希忒拉提出這些和平方案，無非是博取英人的歡心，離開英法的合作。因為英國一般輿論都認凡爾賽和約是不公平的條約，因此反多少同情德國的廢約舉動。希忒拉便利用英人此種心理來達到他的片面廢約的目的，他所提出的和平方案，日後逐漸証明全是騙人的把戲。

德國進兵萊茵時，正是英法義三國因義亞問題弄得不可開交的當兒。三月二十三日國聯行政院十三國委員會在倫敦開會，設法調解義亞戰爭，但墨索里尼無意和解，反積極進攻亞國。四月八日，十三國委員會舉行非公開會議時，英代表艾頓發言，攻擊義軍施放毒氣，法代表佛蘭丁便攻擊亞國使用達姆彈並殘殺義軍俘虜，兩國形成對立態度。次日該委員會又開會，討論和解義亞戰爭的辦法，決議授權該委員會主席瑪達里亞加與國聯秘書長愛文諾往見義代表阿洛錫，詢探義國對停戰的態度。當時艾頓聲明，義亞戰爭必須立即停止，如瑪愛二人的努力失敗，英國必須保留其自由決定的權利。佛蘭丁則認為此事不能操之過急。迨調解工作失敗，艾頓便堅持由十八國委員會討論加緊實施制裁辦法，即禁油制裁，但因佛蘭丁的反對，禁油制裁終未能實施，不久亞京被義軍攻陷。羅馬正式歸併亞國，國聯制裁遂完全失敗。在這幾個月裏，歐洲始終在義德兩個法西斯國家的鎗刺的威脅之下，原因便是英法兩國不能合作。在萊茵問題上，法國要求對德强硬，英國反對；在義亞問題上，英國要求對義强硬，法國又反對。然而兩者是互為因果的，如果有一方肯牽就，歐局不至於演到今日的地步。因此德軍進兵萊茵之後，法國的不撤兵不談判的主張既不能堅持，羅約新協定草案也因希忒拉的反對變成廢紙。

試再分析德國備忘錄中所提的和平方案的內容，最重要的不過下面幾點：（一）德法比三國訂立互不侵犯條約，或請荷蘭加入，由英義兩國為

担保；（二）德法，德比間設立相互的平等的非武裝區域；（三）締結西歐天空公約，（四）德國與東南諸鄰國締結互不侵犯條約；（五）德國於恢復平等權利後再考慮重返國聯問題。希忒拉的主張，乍看來，似乎很光明正大，但實際上，他却有幾個先決條件：（一）未來西歐安全公約，或互不侵犯條約，須與國聯盟約完全脫離關係，（二）德國不但不與蘇俄締結東歐互不侵犯條約，並不許其參加任何歐洲問題的談判；（三）德法的合作以法俄互助公約的取消爲條件。這幾點在十月十五日德政府答覆英政府請其參加羅約國會議的照會中，說得非常明白。八月十五日德經濟部長薩赫特的訪巴黎，目的也在勸說法當局放棄莫斯科而與柏林携手。可是事實上，法國始終在德國違約擴軍的威脅之下，棄掉莫斯科而與柏林携手是根本不可能的事。至於未來的西歐公約必須與國聯盟約脫離關係也同樣是不可能的，因爲國聯雖被幾個法西斯魔王打得狼狽不堪，但在理論上，仍是英法對外政策的基礎，遇必要時還可作利用的工具，如法國拿它來對付德國，英國拿它來對付義國是。德國提議未來西歐公約完全脫離國聯盟約，便是說今後西歐的安全完全建於該約之上，國聯便無形的壽終正寢了。法國名記者席勞（G'eraud） 批評德國的覆文說：「按之國聯盟約第十五十六兩條，各會員國得以武力維持和平，德國政府乃欲將此權利一筆勾銷，同時並一舉而摧毀法國與波蘭所訂之同盟條約，反法國與蘇俄捷克兩國所訂的互助協定，至他日發生國際爭端時，何國究爲侵略國，則當聽由爭端兩造自行決定，此其爲事實乃直截了當，宣告國聯之死刑而已。」這種批評是很中肯的。至於不許蘇俄參加歐洲問題的談判，直是想擯蘇俄於歐洲之外，英法如果答應了希忒拉的要求，不啻形成反俄的集團；法國政府現在人民陣線手中決不會出此，即英國也漸漸明瞭德國的黷武主義的可畏，也不會上希忒拉的圈套。

希忒拉的理想是取消現存的國聯，因爲它是維持現狀，維持凡爾賽和約，並束縛法西斯國家向外發展的東西；同時由英法德義四大國組織一個歐洲的聯盟，所謂西歐安全公約便是走向歐洲聯盟的階梯。希忒拉的野心可以國社黨外交部主任羅森堡的話來解釋。根據羅氏的見解，歐洲欲求其强有力決不能用一個包括一切的國聯來代表它，必須限於幾個大國，歐洲的大國共有四個，即英，法，德，義，這四國不應面對面，應該背對背，德國向北及東北，法國向南，義國向東及東南，英國向海。這樣形成四國聯盟，在共同目標之下聯合起來，這目標就是保存西方文化，抵抗東方的壓迫，特別是共產主義的蘇俄，因爲她危害全世界，無論對她的政治關係如何，必須和她對抗。羅氏的話將國社黨人推翻國聯，組織反蘇俄集團的野心赤裸裸的暴露出來。然而蘇俄的和平政策早已揭穿了國社黨人反俄的陰謀，希忒拉等雖掉蓮花妙舌，也不能勸誘英法等民主國家上他的圈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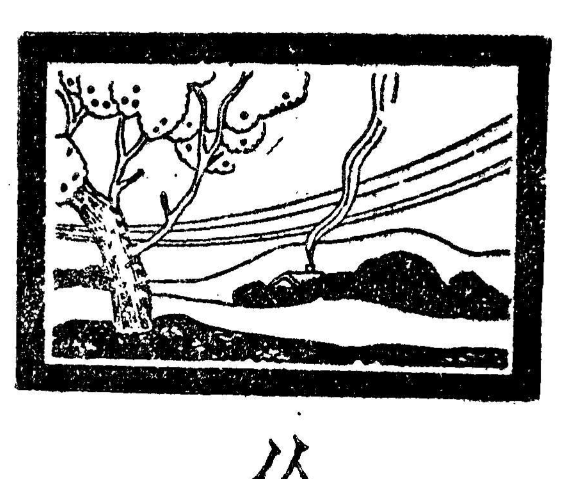
然而使西歐形勢更加惡化，簽訂安全公約的希望更微的是德義兩國的携手。德義因爲都需要向外發展，需要重分殖民地，在英法的敵視之下，自然會提携起來。一個已竟在東非創立帝國，一個正在一重一重打破他的鎖枷，不久便要向全歐大肆咆哮。因此一年以來，兩國間的關係竟是越來越親密，在七月十二日德奧協定簽訂之後，德義間的最大衝突，即奧國問題，大體總算是得到暫時的解決。因此義外相於十月二十日飛往柏林，二十五日在白斯特加施登會見希忒拉，簽訂了議定書。雖然我們承認德義兩法西斯國家不會因一紙議定書便永久解決他們的糾紛，但兩國間無疑的却

作了各得其所的交易，如德國承認義大利帝國，義國答應贊助德國對於殖民地的要求，並允許德國在亞比西尼亞的經濟特權。此外對於（一）反對鮑爾希維主義；（二）反對國聯；（三）反對英法所主張新羅迦諾條約，這幾點上卻完全妥協起來。換句話說，墨索里尼完全同意了希忒拉的西歐和平方案的計劃，於是一年以前的斯特萊薩陣線一變而為德義對英法比的形勢，墨索里尼不但不支持英法比的羅約國新協定草案，反而倒在希忒拉的懷裏。結果不僅萊茵問題無法解決，整個歐局都為之一變。

四

經過上面的分析，所謂新羅迦諾條約或西歐互不侵犯條約沒有訂立的希望是非常明顯的了。德義與英法的對立一時愈呈尖銳化；因為前者在以西歐不侵犯公約為消滅國聯，破壞集體安全制度，組織反蘇俄陣營的階梯；後者則以西歐安全公約為加強國聯，鞏固集體安全制度，維持歐洲和平的初步，二者之間很少妥協的餘地。雖說希忒拉的要求殖民地的呼聲頗博得英人的同情，但是反俄的口號卻因希忒拉的擴軍與毀約行為而漸漸失去英人的信仰。義德的携手既引起英人的反感，最近日德反共協定的締結更引起英人的疑懼。英國政府雖然有意無意的在遠東與歐洲兩方面，鼓勵日德兩法西斯國家的侵略行為，終於認識了這兩大魔頭的携手之後，那遍佈全球的英殖民地便將成為他們進攻的目標。外報盛傳日德協定中的密秘條款之一，便是分割英荷在南洋的殖民地。英政府對於日德一向姑息，到此也要心驚。在這種情形之下，英國只有另採新途徑，十一月二十日艾頓宣言，英政府決定遇法國受侵犯時，予以援助。十二月初艾頓對比總理萬齊蘭又担保，如比國受未經挑釁的侵略，英政府將立即予以援助。五日法外長台爾博斯在衆院發言，渠以法政府名義担保，如英比受未經挑釁的侵略時，法國願以海陸空軍援助之。英法比三國這種軍事互助辦法，在新羅迦諾條約成立之前，就是維持西歐和平，對抗侵略的唯一基石。雖然艾頓於十四日在伯萊特福演說，這種互助辦法不過是用以應付羅迦諾條約撕毀後的局面，並無締結同盟之意，但我們相信艾頓的話，「英國與他國合作，並不以政府之形式為標準，而全視其是否願與鄰邦維持和平，及能否遵守條約義務為斷。」這樣在維護和平抵抗侵略的立場上，英法比三國必將被迫站在同一陣線上面。

多事的歐洲匆匆渡過一九三六年。我們僅從西歐一角便已窺見歐洲是怎樣急劇的轉向戰爭的路上。西歐的和平柱石已傾，歐洲又走到大災難的前夜。



倫敦所見斯坦因採集之吾國西北文物

傅振倫

唐大中間，阿拉伯商人蘇勒曼遊中國印度等地。南宋之季，意大利人馬哥孛羅遊吾國，復仕於元。二人所撰遊記，西洋諸國，多有譯本。於是中國始漸爲西人所注意。中西大通以來，外人深入吾西北邊地，始於清初。一六六一年，（順治十八年），耶穌教徒格呂博及歐爾維 Grueber. D'orville 初到西藏拉薩。入十八世紀，前往者，先後有凱普勤 Capuchins 德拉本納 Orazio della Penna 加新博里嘉蒂 Cassiano Beligatti 伊波里他德西德利 IPpolita Desideri曼紐夫萊 Manuel Freyre 及德普蒂。Van de Putte 其所注意，側重宗教而已。繼是而遊歷者，工作範圍，漸次推廣，用意叵測。各國探檢者，先後踵接，不僅英俄强鄰已也。其見於斯文赫定「我的探險生涯」一書 Svin Hedin: My Life as an Explorer. Cassell and Co; London. 1926. 者：於藏，則有法人休格 Abbe Huc 加白 Gabet （一八四四至一八五七年），英人斯托拉赤 H. Strachey(一八四六年)，印度婆羅門學那因星 Nain Sing（一八六五年），英國上尉維爾比 Wellby 戴西 Deasy （一八九六至一八九九年）。新疆，則有俄將波集瓦爾斯基 Przhevalsky （一八七六至一八七七年），英人開利 Carey 代爾格利希 Dalgleish（一八八五年），荷蘭神父亨椎克斯 Hendricks（一八八五年），法人德蘭 Detreuil De Rhins 英國上尉包渥爾 Bower 拉克希爾 Rockhill 里特德爾 Littledale （一八九〇年），法人克萊納 Grenard （一八九二年），俄國大佐柯茲洛夫 P.K Kozloff（一八九三年），比甫剌夫 Pievtsoff 羅博羅夫斯基 Roborovski 歐利安太子亨利 Prince Henry of Orleans 朋瓦洛。Bonvalot 一八九八年， 俄國學士院派克里門茲，Klementz 探檢吐魯蕃。自是之後，有計劃，有組織之團體及個人，赴吾邊地遊歷者益多。目的所在，不外侵畧。搜集古物，特其附帶任務之一端耳！克里門茲而後，英則有將軍麥柯斗那爾德 Mac Donald 副將楊哈斯本德 Younghusband

（一八九八年），斯因坦（實匈牙利人） A. Stein（一九○○至一九一六年），上尉萊德 Ryder 洛零 Rawling 伍德 Wood 少佐貝雷 Bailey 副將瓦德爾 Waddell 加爾福 Galvert（一九○四年），瓦拉斯 Wallace（一九一一年），巴爾森 D. Parsons（一九三四年）；美則有克洛斯比，Crosby 甸亭頓 E.W. Huntington（一九○五年），奧斯本 Osborn 奈爾遜 Nelson 安得思 Andrews（一九二一至一九三二年），龐坡雷 Pumperly 瓦爾納 Warner（一九二五年）；德則有格林維德爾 A. Grunwedel 萊扣克 A. von Le Coq（一九○二至一九一四年），德日進及桑志華（均法人）P. Teilhard de Chardin. E. Licent（一九二四年）；瑞典則有斯文赫定（一八九○至一九三四年），安特生 J.G. Andersson（一九二○至一九二四年）；法則有伯希和 P. Pelliot（一九○七年）；俄則有柯茲洛夫及歐爾登布 S.d' Oldenburg（一九○七至一九二○年）；日則有大谷光瑞及橘瑞越（一九○二至一九一四年。）而秘密大陸，橫遭外人踏踐矣！

一九○○年，斯坦因受印度政府之委派，組織中亞探檢隊，遊歷吾國者，前後凡三次。第一次在一九○○至一九○一年間，工作區域為和闐，尼雅，克里雅等地。第二次在一九○六至一九○八年間，先後到敦煌諸佛洞，及長城故壘。一九○七年三月發現千佛洞，行賄於太清宮道人王圓籙，五月收取文物捆載西去。第三次在一九一三至一九一六年間，於怕米爾至吉斯坦間，考察最久。所得物品，分存特里 Delhi 印度政府，及倫敦不列顛博物院。the British Museum 一九三○年斯氏又擬作第四次之探檢，調查地理，竊取文物。國人紛起反對，其事始息。

斯氏採集品，保存於不列顛博物院者，大部庋藏庫房；又摘其要件，陳列於英王圖書館 King's Library 英王愛德華七世陳列室 King Edward VII Gallery 及亞洲廳。Asiatic Saloon 時常更換。余初遊是院，在去年九月二十二日，是後數往遊覽。十一月十三日繪畫主任格雷君 Basil Gray 邀余遊覽新換之東方繪畫。余由芒太齒地方 Montagne Place 後門，逕入愛德華室；而英王圖書館所陳列吾國西北文物，亦已更易，因又參觀多次。至若印度藏品，則多選送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會場陳列，亦飽吾眼。茲以倫敦所見斯氏採集之品，分述於後，備觀覽焉。

（一）見於英王圖書館者

斯氏於吾國西北邊疆，得木簡及寫本四千五百餘件。出

自燉煌之寫本及印本六千五百卷，尙不存此數。此類多於一九一四年公展於此博物院，閉會則封存庫中。去年秋，英王圖書館展覽世界印刷物品；吾國唐代刻本，亦陳列數件。有僖宗乾符四年歷書卷子，及中和二年劍南西川成都府樊賞家曆等件。雕刻雖不甚工，而字體遒勁，洵爲可貴。余別有記，已刊中國博物館協會會報第一卷第五期，茲不復載。及冬季入覽，則又有西北發現經卷文冊之展覽。每件均有年世可考也。

斯氏盜去寫本七千卷中，有年代可稽者，計三百八十件。上自元魏天賜三年，（當凉建初二年），下至北宋至道元年，無不有之。（王重民先生言：伯布和教授所錄敦煌石室題記，則至早不過北魏大統，而下至元明兩朝。）其第二次展覽西北所出寫本年號之可考者，有下列等年代：——

北魏：天賜三年；太安元年；景明元年。（大）代：建明二年。後周：保定元年。隋：開皇九年，十八年；仁壽二年；大業二年，八年，十二年。唐：龍朔三年；咸亨二年；上元二年；儀鳳元年，三年；延載元年；天冊萬歲元年；久視元年；長安三年；景龍二年；景雲二年；開元六年，八年，十一年；天寶二「年」，十載，十二載；廣德二年；大歷四年，十一年；貞元五年；大順二年。（大）蕃：己巳年，庚辰年。

寫本之紙章，其篇幅大小，質色，厚薄，均有不同。大部多完整。大代建明二年者，題大「伐」建明二年五月三十一日。開皇十八年者，係貝葉書。仁壽二年二月二日本，乃經生張才寫中阿合經卷第八，用紙二十五張。長安三年者署「大周長安三年癸卯干迺己未朔四日長安西明寺新譯金剛明最勝王經卷八」等字。景龍二年者，題「戊申五月壬申朔二十六日丁巳弟子朝議郎成州同谷縣令上柱國陸崇徽寫大般涅槃經卷十」等字。開元十七年寫本，爲七言錄。天寶二年者，爲八月十三日超俗寺僧靈暉所譯大乘起信論卷。天寶十載者，爲老子道德經上下卷。末書：「道經三十六章，凡二千百八十四字；德經四十五章，凡二千八百一十五字。五千文，上下二弓，合八十一章，四千九百九十九字。太極左仙公序係師定，河上眞人章句。」更題：「大唐天寶十載歲次辛卯正月乙酉朔二十六日庚戌燉煌郡燉煌縣玉關鄉」等字。大歷四年者，爲沙州燉煌縣懸泉鄉宜禾里之戶口及地畝清冊。記里中姓氏，家丁年貌，及田地坐落，格式有似漢代簡牘者。每紙接合之處，蓋官長朱印，並押署二字曰「手實」。大歷十一年寫本，似係文稿。蕃國己巳卷爲寫經，用紙十一番。庚辰卷爲歷書，展露於外者，爲時令歲占之類。末題「

大蕃國庚辰年五月二十三日」。其他諸本，或字跡不清，或霧氣籠罩，燈光不明，不克一一錄之矣。

(一)見於英王愛德華七世陳列室者

斯氏自千佛洞攫去絹紬，刺繡，錦，氈，羅紗之類，百五十件，繪畫五百件。或為絹本，或為麻布，或為紙本；又有以刻版印成之者。絲織之類，多存印度。繪畫則多入不列顛博物院庫房，而要件則輪流陳列。吾第一次於愛德華室所見西北繪畫較少，十一月十三日見者甚多，類皆晚唐以來宗教繪畫及旗旛之屬。絹地采繪，斯氏所著書，多已載之。壁畫，亦間有之。有佛蹟圖，旁題「爾時太子出城南門見一病人問因緣時」，又一幅題「爾時太子出城東門見老人問因緣時」。有千手千眼大悲菩薩。有題「永安寺」者；有題「弟子九娘永為供養」者。其年號可考者有二：其一為宋太平興國八年之引路菩薩；其一則題「弟子張淮興畫表慶神，乾寧四年正月二十八日熾滅光佛，餘五星」等字。伯希和所得幡畫之類，斯氏殆無之也。

(二)見於亞洲廳者

斯氏採集品中，有堊質物件，木刻，木飾物，器具，金屬器用，錢幣，印章，絲毛織品，衣服等物八千餘件；壁畫五十餘方；大部送到該博物院。現在陳列樓上亞洲廳者，為壁畫，佛家木刻泥塑等像，堊細工佛俑，型具及建築之類。皆唐末葉至宋初物品，但為數不多，且永不更換耳！

貳，陳列於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會場者

中英兩國政府，萃集吾國藝術品及國外藏品，開中國藝術國際展覽大會於英京百令敦大廈皇家藝術學院。中英而外，有美．俄．德．奧．荷．比．丹麥．波蘭．瑞典．法．意大利．西班牙．希臘．土耳其．埃及．日本等十七國。會期自去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至今春三月七日。百日之間，觀衆達四十二萬二千又四十八人。陳列品三千八十號之中，（陳列品有二件或十餘件編為一號者。）西北文物，多來自英屬印度政府，法國國立圖書館 Bibliteque Nationale 魯富爾博物院 Musee du Louvre 吉美博物館 Musee Guimet 德國博物院之民俗與博物館 Museum fuer Voelkerkunde 俄國列寧格勒之東方博物館，美國賓省大學之博物館 University Museum of Pennsylvania 佛格藝術博物館。the Fogg Museum of Art約編二百號，為物不下三百件。英人採集品，僅由印度供給陳列，共編四十七號。出土地為「樓蘭」，（按斯文赫定及斯坦因所認為漢代樓蘭故址者，實乃漢書西域傳居盧倉故處，亦即姜賴之墟。水經注謂之龍城，前涼為海頭。王靜安氏之說如此）吐魯蕃阿斯他那，（高昌故都附近。）和闐，黑水城，及

敦煌千佛洞。以種類言，有繪畫，有旛帳，有織繡，有明器土俑，漢代佔三之一，唐代佔大半；而佛教之物品尤多，茲依出土地點，而略誌之。

（一）樓蘭出土者

出樓蘭者，多漢代絲織品。其陳列之品，織錦最多。色地雜采，極爲悅目。有藍地，綠褐等文者，自右而左織成「登高明望四海」等白色隸字，雜以鳥獸雲龍等文。有褐地，白文者，織成隸書三行，曰「昌昌……」，曰「樂樂……」，間以花草之文。有褐地藍白花文者，並織成「韓仁繡文衣子孫無（疆？）」等隸書。有褐地而織蔚藍及淺黃淡綠之花文者，文作雲龍獅馬之狀，並織爲「長樂明光」等小字，亦隸書。又有織成「永」及「新神靈廣成壽」等隸書者：此皆花文較爲繁複者也！其簡質者，亦有之。或作花枝狀，或作花瓣狀，或作方格。整齊簡易，有若幾何圖案。或爲紫地采文，或爲藍地白文，或褐地而有黃綠等文。有薄而韌者，有厚而堅者。初學記引鄴中記云：「錦有大登高，小登高，大光明，小光明，大博山，小博山，大茱萸，小茱萸，大交龍，小交龍，蒲桃文錦，斑文錦，鳳皇朱雀錦，韜文錦，桃核文錦。或青綈，或白綈，或黃綈，或綠綈，或紫綈，或蜀綈」。（按厚繒謂之綈，見說文。）殆謂此也！有錦，黃地藍文，而作花瓣狀者，絲質粗糙，豈即急就篇注所謂「抽引粗繭緒紡而織之」紬歟？客歲余於英京購斯氏所得古錦圖說一書，Ancient Chinese Figured Silks. excavated by Sir Aurel Stein at Ruined Sites of the Central Asia. 係其助理安士斯 F. H. Andrews所繪。細審圖案，其文及地，均自成圖畫。設計之精工，今無有也！余擬采印流傳，分送錦店倣製。又有毛氈殘片，圖案極簡，作黑褐等色。其地黃毛絨爲之，更縫於粗布之上。

（二）吐魯蕃出土者

吐魯蕃阿斯他納地方，唐人墳墓甚夥，斯氏盜掘之，得遺物甚多。此次運英展覽者，有男鞾二隻，女鞾一隻。男鞾皆織成鳳凰天馬花草之形，均無「臉」；雖非同雙，而大小相同，長二十四公分，寬七公分。女鞾則以紅藍褐綠橙白等絲線，刺繡爲之。上有花卉鴛鴦之形，前有「臉」三道，長二十二公分，寬五公分有半。又女俑二：一爲騎士；一爲侍婢。皆堊白質，上塗褐紫紅綠藍黑等色。人之眉目衣褶，馬之轡韉鬃斑，皆以墨描成。有絹本殘畫數片，亦出墓中，經整理後，成畫二方，其初或本爲一幅也。畫絹本，顏色鮮妍。其一繪婦女四人，旁有楊儿之屬，中有柳樹，方舒白條。上端有四燕，其色黑；二鳥，其色白，初春光景也。其一婦女八九人，有弄琵琶者，有着皮冠者。桃花放蕊，亦初春景物。或謂聆樂圖，或謂桃花美人，實亦可題「遊春圖」也。上繪人物，皆曲眉長頰，穠麗豐盈，高髻長裙，姿態秀美。其衣大紅者，藍領而白巾。烏髮，絨繩藍色，着銀釧。衣粉紅者，緋帶作黑色，綠褲而絳履。衣絳者，領袖皆作綠色，而袖色稍淡。衣草綠者，藍其巾。衣上皆有印花之紋，作金

銀彩斑。調和適度，鮮明悅目！其面部皆傅粉點唇，醫鈿之飾，樣式尤可愛。吾嘗謂：吾國婦女札脚，始於優倡，效於禁中。降及李唐，此風漸盛。操勞之民，邊陲之地，尚不普遍。觀於此畫婦女足部，不作纖小之狀，土俑亦皆天足，且可乘馬騁馳，益信吾說之不誣也！

（三）和闐出土者

斯氏於和闐得殘畫一幅，爲牧馬圖。一童子執鞭馭三馬，馬頭尚存。畫法簡單，而筆力頗佳。一九一五年，同行加津氏 Kassin ，於馬雜爾他夫地方 Mazar Tagh（聖墓山之義也），購駿馬殘本。上有馬四五匹，筆力略似郎士寧，馬種亦同，皆西域產，而遒勁自然，則過之。皆宋初物也！

（四）黑水城出土者

山水畫一幅，有遠山，有近水，有落月，有林木。有月下泛舟者；有携杖夜遊者。山上浮圖，飛泉，山麓橋津怪石，皆隱約可見。有犬一，向童子狂吠，細審可辨。筆畫挺秀有力，似以鋼筆爲之者，殆畫稿也。又有雕版佛象，乃五代物也。

（五）敦煌千佛洞發見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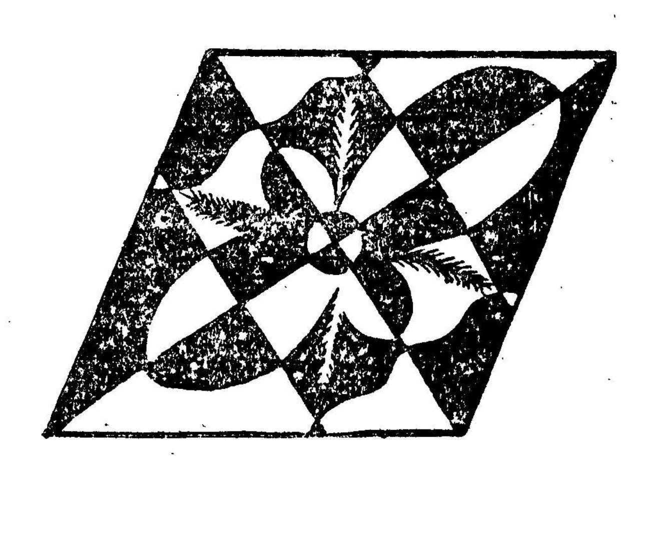
敦煌之採集品，多晚唐物品，大半爲絲織品及佛家繪畫旗旛之類。絲織品有染品，有印品，有織成。印染之品，花紋皆花草之狀。有藍白花斑者，有綠白褐黃雜花者，有綠地紅白花者，有綠地黃白花者，有黃地紅綠花者，有紫地白花者，有紅地黃綠花者。有手巾二方，方可一尺，邊緣皆縫紉爲之。其一白地，邊緣爲黃地藍白紅印花；其一白地，藍黃印花，邊緣色白，皆甚美麗。織成甚精，其花文有蟠龍，有對鳳，有獅子，有麒麟，有天馬，有辟邪，有仙鶴，有孔雀，有鴛鴦，有蛺蝶，有芝草。其錦地，方圓不一，圖案頗工；惟較之漢錦，無顯著之進步耳！殘錦一方，質地褐色，花文黃色，作靈芝鳳皇之形，上織有「吉」字。又一方，褐地，其花文色綠，邊緣書「恩」字。誠珍品也。

佛教繪畫，爲佛像，金剛，大悲菩薩，觀音等象。皆絹地采繪，率皆先繪墨色輪廓，而後塡色。較伯希和所採獲者，尤鮮艷，蓋此多以熟絹爲之，故易着色也。一畫旁題「衆人覔太子時」等字，則佛蹟圖也。此等繪畫，又有三角形者，又有上端爲三角形而中下兩部爲長方形者，則旛也。有以紅黃綠等色絹爲長幅者，其幟帶上以墨描繪，有高達一百六十六公分者。又有一長幔，長七百九十三公分，係由二幅接合而成。長段長六百公分，發見之唐絹，此最長者矣！

有金黃色蔴布佛像殘本，堆堆繡而成。橫六格，縱九格。格有坐佛像二：一衣色紫，佛光黃；一衣色褐，佛光白。亦有一格繡三四像者，蓋懸掛所用者。

英倫所見斯氏之採集品，大致如此。獨唐咸亨九年套板彩印金剛經佛蹟圖，及唐拓本化度寺邕禪師舍利塔銘五葉，既不是送百令敦大厦陳列，復不在不列顛博物院展覽，斥存庫房，不得一覽，誠憾事也！

廿五年十一月廿四日



一九三六年中國小說之動向

陳藍

輪廓的看來，我們一九三六年的小說領域，各式各色，雜然並陳，熱鬧不過。刋物多，作者亦多，似能叫人因那股生氣，那派活潑而心喜。

小說像一隻昆虫的眼睛，包含了八百八十面透視鏡，很適當的，把現實反映成八百八十幅圖畫。——哈米石・麥雷斯這話一點也不假，一個作家的作品，有時還現出不同的色象，叫人目眩，許多作家的，擺在一起，在這斑爛色彩中，更難找出個一致來。然而，喬裔在一封信裏不是說過嗎：「不同的道路，引着不同的人，走向羅馬去。」我們就站在道傍看看作者們的大隊人馬，是走向羅馬，還是別個大城。

儘管在以前，小說曾一度是朶討人歡喜的和氣花朶，但近來小說作者間，已失掉了栽培那植物的情趣，而將生活的悠閑，全盤的出讓給散文作家們，也再沒有一個，主觀而任性的，將生活塗上幻想，變出個幻異的頑意叫人瞧。有咖啡味的小說，牧歌風味的美妙故事，培植許多遁世字眼，解釋個人私生活愉快，以及傷感方面的小說，似乎已經絕迹。藉小說寄托私人情感的，是很少見了的。（曾在一九三四年被人武斷地稱做新羅曼主義者的蔚以先生，也寫了充滿抗呼聲的「離散」。在描寫「雅會」之外，還透出了一絲現實的抗爭消息。「蟲蝕」以後，這位作者顯然已向着一個堅實方向邁進着了。）

本來，在這日子，誰還能愉快寫作，用玄想編個謊，裝飾生活？平靜的生活畫圖已經被扯得粉碎，一個向着現實進展的趨勢，漸漸昂起頭來，漸漸鮮明。大部分的小說家，跟社會運動，二者間生了關係。（看看文藝工作者，文藝作家協會等宣言，便會明白。我們的作者們是怎樣的牢記着，担憂着我們的貧危民族。）

鶴見佑輔再也不要讚美北京城的天空，蔚藍得像瑪德里了。從一九三五年的秋天，那塊晴空可就變了樣。收拾着那些哀悼傷亡的花圈，心裏椎子一樣的刺痛。以一個異邦人的拜倫，還會爲了那古國的厄運作了詩篇哀希臘呢。現實出了這麼大一個題目，我們作家的眼睛冒着火。

這工作，可也不大容易，叫事實太露面了，犯了多重的禁忌，罷手，又是不甘心的。（誰能壓住一腔怒火，不呼叫一聲呢。）多少作家，摹描時代的影子，連續出現了齊同的一二九，文人國難曲（『滅！…』『瞰』…）謝縵的『斷芽』和蕭乾的『栗子』。自然，張天翼的『失題的故事』

，（載『作家』）荒煤的『泥坑』，也透露出了個中消息。此外，並且還有不少的刊物，展開了國防文學，抗×文學的大旗，羅烽，舒羣，等東北作家在這方面特別努力。抗爭的意識顯然成爲一九三六年中國小說的特色，文學外，更有着歷史的意義。值得特別注意的權力。

對現實的注意，雖然一樣，但在處理題材上，作家間顯然不同。

不愛城裏石子路，爲礦野森林動心，由於這，多少作者跑開去，使筆尖侵略的地方，擴展到葱綠的原野去了。在那裏，牧歌原不是個現實，蓬草的苦澀，瀰漫了原野。——這個爲一顆澄明的心接受下來，我們便有了新鮮的農村小說：實實在在的在刻畫農村，作品裏不再隱伏那股子裝腔的懷鄉病，也斬斷了暴動，這古老公式化的尾巴。

我們學魯彥的『野火』，和羅淑的『生人妻』，（皆載『文季月刊』）『生人妻』浸潤着新鮮意味，代表一個新方向。寫這作品的人，似乎不像以前那些作者，心裏說：「農民生活是慘苦的，我得寫寫牠。」挖抉了去那點子理智，推動寫作，用一篇情感。篇頁中沾濡上中國田野的凄凉風味，細緻，柔順，女性的調子，支配着作者的神經。題材雖是單純的，但是因爲逼眞如畫的緣故吧？（這畫是淡淡水彩畫，不是粗筆觸的油畫。）叫人體驗到寫在裏面的，戲劇樣的苦痛。作者彷彿說：「這田園，已沒有了和平與美，一切理想，夷爲夢幻。」寫了這飽合着田野味，飽合着哀傷的，還有丁玲的『松子』（載大公報『文藝』）。

像巴羅哈，把祖國的生活，用各種不同而淸晰的觀察力，描繪了下來，寫了小女兒，又寫了流氓，又寫了青年人。他們活着，似一個眼光炯炯的旅客，從一個省分，到一個鄉村，錄下了車窗外的風景，和目觸耳聞的故事，用了怪異的態度，實施了技能。揭開了人家的屋頂，描寫了那聲音的噪雜，又寫了一些憂患，以生動的方式，轉向敏捷而似粗暴的寫法上去，如同寫了『苦難』的沙汀，寫了『小魏的江山』的白塵，寫了『山坡上』的周文，頭角崢嶸寫了河湖流浪漢，還有『第三代』的作者蕭軍。

目前小說家開始注意了足以引社會學者，經濟學者所注意的事象。捕捉社會的暗黑角落，可還不忘記，注目這零亂的全幅。

那也是有了原因的：寫自己身邊瑣細，實無心腸，寫自己的怒吼，又多方的受到箝掣。乃將這憤怒變成悲哀，變成同情。將一些勞苦的大人孩子生活，融化在背景裏，叫人如觀映畫，人物有欲活之感，這手法，實在是一宗進步。（這叫我們明白了爲什麼讀辛可萊的『石炭王』，缺少了耐心！實在是由於這美國作者不會把太多的溫愛，給了作品中的主人，只爲了事實，才造了那個可憐的人，叫他失掉了應有的人性。）工農小說，發展到一九三六，我們眞有了幾篇可讀的。劉白羽的『草紙廠』，寫得輕快而美麗，葛琴的『犯』，也是剖析窮苦小工人，生活陰暗面的一篇可喜的作品。

染了濃厚的地方色彩，雖沒達到沈從文先生那卓越的成就，但開闢了條新鮮路子；以染着鮮麗色彩的筆道，畫出一域或異域人物的活動，以及他們的生活性情；文章噴發着我們鼻官不熟識的芳香；如一隻遠來的船舶，載來了那麼多新奇的事物；且介紹了異域的風光，使背景本身，成爲作品趣味的，美麗的裝飾，他們說出艾蕪的『芭蕉谷』，蘆焚的『牧歌』，徐盈的『關東』（大公報『文藝』）。

相信那句話：一滴滴的水，與淹沒弗來倍斯的水沒有區別。隱隱的指

着一個方面，縱是細流，我們也該知道：

一種以風格特異，惹人注意，是用類似散文筆法寫出的，蘆焚的『里門拾記』，嚴文井的『風雨』。蘆焚雖有一星星微似廢名，但能自成一格，特點在有詩味，一顆白亮濺到岩石上的水珠他也不放鬆。『風雨，』作風極像西牙的阿索林。這種散文的小說，憧憬，神秘，正像俄國的柴采夫一樣，富有濃重的滋潤，甚至於人物也沒有清楚出現，（這因爲人物有感覺，而沒有個性。）文章被含於淡淡的情調中，有說不出的味道。細緻，溫柔，抒調的調子，詩樣寧靜的空氣，瀰漫於作品中。同時也不缺乏官能刺激，做了這試驗的，還有田濤的『荒』。

喬也斯說：「看了你自己而去寫作。」有高見和慧眼的作家，不滿意舊的筆法，而另闢蹊徑，看到了自己。（我們自己的天眞處，童稚的性格，原都是一塊塊珍奇的寶石。）儼然成爲一九三六年小說的一大特色的，還有那富有自傳性的小說。

這小說除以畫面，以戲劇性場面感人以外，還以一片情緒。即便是走馬看花的，叫眼睛在篇頁上跑一趟，便也覺得如滿眼新綠，扶疏的枝葉，實蘊含了無限盎然的生機。這用一種新的表現法，說明了一種天眞，一派孩子可愛的稚氣，打破了已往的陳套，表示出成人的世界裏所沒有的珍奇。新鮮活潑，在紙上舖排了童稚的情感。以抒情的筆法，把握住一片新天地，用乾淨而又淡泊的表現法，描繪了一幅特殊的，別人不能模倣的自我寫照。這裏，有孩子的嬌嗔，也有人世的冷暖。（我疑惑作者在用孩子的眞誠，給這可怕的世界一個不小的譏諷。）可以列入這樣小說的，有草明的『和平的菓園，』靳以的『犢情』（大公報「文藝」）和蕭乾的『矮簷』（『文季』）和『落日』（『作家』），都是極爲感人的。那小說中的小小人物，給了精神上那麼强大的震撼，宛如那使我流過幾泡眼淚的『簡愛自傳』。

在一九三六年，巴金先生寫了他的『雨』，『頭髮的故事』，『星』……。賡續着以前的作風，仍然流露着他那股感人至深的熱情，和革命勇士的氣質，這個，統率了一大部分年青人的意志。而形式上似乎與他短篇成了一個相反的系統，是他那長篇『春』。在這回憶小說中，過去那種因果關係的記述裏，我們觸到了那種已被遺忘的古木香味，無疑是一篇有雄圖的鉅製。

使作品在文學之外，更兼具了藝術上的價值，寄放一個理想，於遙遠的時間，遙遠的空間，引誘着心靈嚮往，並且將那理想，組織在完美的篇章中的，是沈從文先生。在本年度，他出版了『湘行散記』，和『新與舊』。那讚頌光明理想，傾心人類遠景的態度！感染了許多年輕作者的心。並且，在文章形式上，也不缺少承繼者。最鮮明的，是寫「紫」（國聞周報）「黃」，「黑」（大公報「文藝」）的青子，內質雖遠沒有達到那種綿密和偉壯，但文章眉目，實在有幾分相似。

有着昔日丁玲女士那樣生動筆調和勇魄的，還有一個蕭紅。在『商市街』裏，她寫了苦難，又寫了咒咀。一枝筆，像條鐵鞭子，鞭撻到這裏，又鞭撻到那裏。她那隻「手」，揭着一張失掉血色的臉叫人瞧。文章活潑得如夏季雲邊下閃閃的電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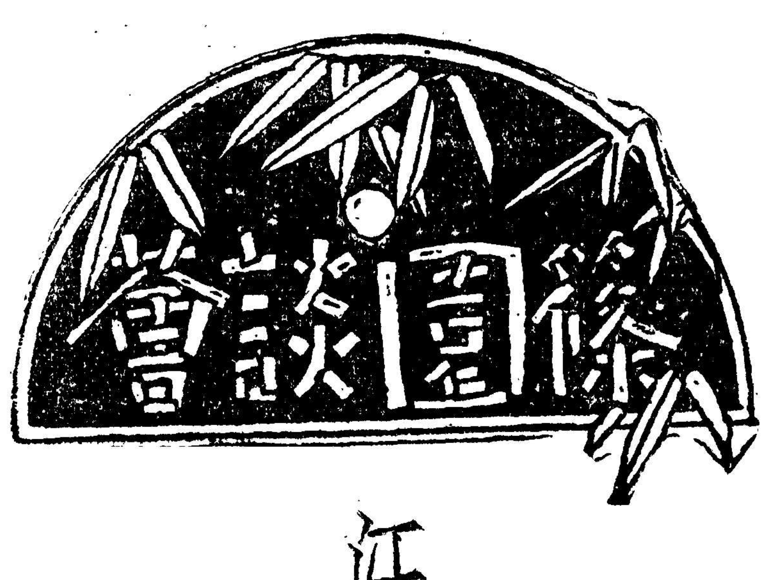
在先進作家中，有凌叔華女士，也不常揮動那枝善於鋪排活潑流動如水銀，一片小兒女的天眞情緒到紙上去的筆。我們只看見了她寫的「一件喜事。」（見大公報『文藝』）和印在『十年』中的「死」。可惜還有：施蟄存放下了他解剖心理的工作。茅盾先生再也不寫部大書給人看，零碎的短篇，倒還常見到。在本年國防文學的提倡中，他顯然盡了極大力量。葉聖陶先生寫那教員的生涯，也只有很少幾篇。曾經以『老張的哲學』『貓城記』等長篇爲全國讀者所愛重着的老舍先生，近年來除了在『宇宙風』一類小品或幽默刊物上露面，對于較嚴肅的文藝生涯，似乎打算放棄了，這是一宗極令青年讀者悵然失望的憾事。

瞻望一九三六年小說的動向，我們該不忘掉那些有功績的刊物：『文季月刊』，嚴肅的介紹了篇篇可讀的好文章。『作家』，『中流』，用活潑的姿態，招致着各樣的作品。大公報『文藝』，吐露了大批陌生而予人好感的新名字，並且着實介紹了幾篇堅實作品。『文學』似乎有點寂寞，但對於刊登有時代的意義，和新鮮的作品，是有眼光的。武漢日報的『現代文藝』，情形近似「文學」。不幸這內地僅有的一個報紙純文藝的副刊最近也隕逝了。眞是可惜！

我們可以說，有許許多多小說家，一般的造就，已達到相當的高度。可是頂尖上，還有許多位子空着，這需要改變：「前人馬頭是瞻」的態度，獨自馳騁。成功，將屬於那些衝出陣列的騎士們。

美國的小說，在本世紀的初期，還祇是英國文學的一支。出來了兩個問「怎樣才是一個美國人……他的生活有什麼基點？」的胡威耳和德來塞，半道又跑出了一個海敏威，美國的文學，才不被人譏諷爲英國的樹上結的果子。輕蔑已成的形式，並不是件壞事，可怕的，還是偷懶，只圖省事，承繼彼此間的新傳統，不肯獨創。作者們，還得如一個機關槍手，輪轉着身子去射擊，不將眼光，只注視一個方向。那樣，我們的小說，才會有更活躍的進展。

一九三六，十二月，北平。



汪胡家乘及其青年生活

篠園

今秋客嶺南。樂齋老人邀余作羅浮之游，聯牀累夕。談胡展堂（漢民）汪季新（兆銘）家乘，及其青年時代之生活。醰醰有味。泚筆記之。

老人之言曰。胡汪二君，盡瘁黨國，豐功偉業，自有黨史紀之，無待吾人之贅言。吾之所欲告君者，弗繫是也。

胡汪之先，皆非粵籍。胡籍江西吉安縣，汪籍浙江山陰縣，均自其曾祖或祖游幕至粵，尋而占粵籍爲粵人焉。

清代縣之附於會垣者曰首縣，或三焉，或兩焉，以兩首縣爲大多數。粵垣之兩首縣，即南海番禺也。其轄境自布政司署中分之，（署建於全城之中心）署迤東爲番禺，署迤西爲南海。而關廂則又有東西南北四關。東西南三關存城外，確爲關廂。惟北關限於小北門內一隅，故又名小北，即胡汪釣游之地。粵諺諗之曰『北關息』或『小北息』是也。

前淸官幕兩途，卜居於北關者爲多。其子弟恒有注番禺捕屬籍，應考童子試。試而售焉，正式取得粵籍爲粵人，試而不售，則捐納爲粵官，比比皆是。曷言乎捕屬。淸制，縣之下設巡檢典史等官，佐治庶政，惟不能受理訴訟。界縣境爲若干區，設若干巡檢分司之，部民之隸其下者稱司屬。縣境之附於會垣者，非巡檢所能治，則別由典史治之。典史又名捕廳，故部民之隸其下者稱捕屬。是以捕屬之戶籍頗泛濫

，而無甚稽考者也。

胡汪皆番禺捕屬人。胡之先不甚顯，自乃兄衍鶚字青瑞者，署番禺捕原籍應試爲諸生，於是固定爲粵人。青瑞幼孤貧，弱冠携其弟展堂以舌耕爲活。會有廣州府刑幕浙人石春圃，延之課兩子開璞開森讀，（開森後改名光瑛，傳言展堂下世前，即與此君對奕而致疾動者也）展堂從焉。展堂幼學之根柢，得力於乃兄爲多，故一生友于最篤。展堂初應童試，取名衍鸛。後更名衍鴻，始於光緒戊戌年獲售，座主爲長沙張百熙，與前交通總長葉恭綽爲同歲生。越三年壬寅，應鄉舉。（是年補行庚子辛丑恩正併科）頭場四書文首題，『爲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展堂以闢平權自由立論，大旨言先之即非平權，勞之即不自由。座主裴維侒夏孫桐激賞之，因以獲售。（庚子以後，梁啓超之新民叢報，輸入平權自由之說，留東學生界書報，從而揚波汨流，一時青年學子，如中風狂走，展堂固亦其中之一人，惟守舊之老輩，則甚不謂然，有辭而闢之者，自邀欣賞，展堂偶爲此論，未必其衷心之主張，誠以應舉之文，爲敲門甎耳，與名山事業不同，不足爲賢者病也）翌年癸卯鄉試，爲區某捉刀，又獲售，得資鉅萬，家計稍稍裕。尋以官費留學日本弘文學院之速成師範，（日人嘉納治五郎主之，范源濂爲之介，其時各省爲造就師資計，紛紛派遣，展堂等十餘人，即由兩廣總督選派者也），六閱月畢業回國。如桂林，爲廣西師範學堂教習。（該堂監督沈贊清，閩人，文肅公之孫，其時以候補道需次廣西，與展堂爲舊識，故招邀之，）未幾又返粵，與朱淇協辦領海日報。其時廣東著名之大報有三。一曰羊城報，鍾榮光主之。（鍾年已七十，尚健在，現任嶺南大學校長，）一曰時敏報，（廣東之私立學校，以時敏學堂成立最早，規模最大，現時本市西區之國民大學即其故址，時敏報，係由時敏學堂董事黃景棠陳炳煌等出資經營，故以是取名，）孔昭焱主之。一曰嶺海報，（資本家爲潘衍桐太史，）展堂等主之。展堂爲記者年餘，而有再度出國留學日本速成法政科之命。時在光緒甲辰年，即民國紀元前八年也。（未完）

正誤　第十三卷第四十八期「陳濟棠覇粵之由來」文內，陰面上欄第十行「純爲名利心所驅使」句，「純」字誤植作「統」，特此更正。



書評

「栗子」

宗珏

蕭乾作　文學叢刊之一　文化生活出版社刊　價三角　頁一七七

我頗遺憾于我沒有先讀蕭乾先生的「籬下集」然後再來讀他的新作「栗子」。劉西渭先生從那本「籬下集」里嗅到了作者的氣質，我可沒有這種興味；我是受了一篇作爲「代跋」的「憂鬱者的自白」所感動，才打開「栗子」這部小說集來看看的。我明白：一個批評者假如要了解一個作家，他必得再三讀他底全部的作品；所以，倘使我先讀了「籬下集」，降及于作者另外兩部著作——「小樹葉」和「書評研究」，也許我對於他的瞭解更爲整個。可惜事實上卻沒有餘裕，使我能够從容地這樣做。我讀過「書評研究」，可是我只能够說出我的感想，因爲我並不是在研究作者著作里的「人生」。

讀了「栗子」之後，我覺得我和先前的確有點兩樣：我在他創作的人物里，稍微看到作者底心靈的境界，也好像有點不自覺的在探尋地底「人生大道」了。不過我依舊和劉西渭先生的見解有若許距離，我是把他作爲一個社會的羣體，作爲這羣體中之一的細胞，來分析和觀察作者的見解，以及體會他所寄賦於作品中的熱情的。……

我想，沒有別的法子能够像他「自白」那樣淸楚地在說明了他底創作的態度，你且聽他底供詞吧：——

……我不是一個沒有憂鬱的人。甚而我可以說憂鬱在我個人已是不治之症了。但我不驕傲他。我憂鬱，我卻永不以憂鬱爲然。我十分淸醒它的毒質。爲藝術，這也許還是一劑不很壞的佐料。然而時至今日，我應顧及的比那個多多了。我不能忘記我是生活在一個羣體中，我的寫作將有另外的人讀到。爲了羣體，我在克服它，絕不能任它傳播。幸而憂鬱之外，我還不缺乏一腔對社會的熱誠，一顆未枯涸麻木的心。我願永將這枝筆放在那個的支配下面。

我再三讀了這篇「自白」，我的心不期而然的和它起了共鳴，我知道，在「不能忘記我是生活在一個羣體中」，以及裝滿了「一腔對於社會的熱誠」，這一點上，我和作者是發生了同感的。在「栗子」這六篇創作里，我發見了作者對于舊社會的憤怒，大抵，恐怕還是來自作者對於「社會的熱誠」這股「盲瞽」的勁兒吧：——

……我知道我的發現毫不新鮮，也許飽經世故的老太婆比我更癡。然而對于一個懷了一腔盲瞽熱情在人世上如野馬般亂撞的我，卻不失爲一道閃光。

是的，這「一道閃光」，不但使這位青年的作者克制不住他「野馬般」的「亂撞」，壓抑不住他的熱情；其實，在今後，無數的青年幷沒有和他兩樣：——

……立在羣衆里面，我們要身經這次的亡國。

能够忍耐麼？——事實上是絕不可能的！……

幸好作者不是個「飽經世故的老太婆，」我想，即使是，恐怕也一樣無補于實際。在這兒，我想略提一提起剛逝世不久的魯迅先生，在處世的經驗和年紀上言，他似乎不能不算是多懂得一點兒世故的，可是他對于青年的熱情，對於舊社會的憤恨，並不減于年青的伙伴。……何況作者是身歷其境的青年？順便似乎還可以就近提到作者的師傅來做個例子，他也許總該「世故」一些了吧？可是，當他「正傾着一個年青朋友述說前門外軍警毒打學生的事」時，他也會說：「好，你莫急着回去。留在這里，立在羣衆里面，我們要身經這次的亡國。」這話是如何沉痛，我想沒有法子可以衡量的。

起初，當我讀「栗子」底起首幾段的描寫的時候，我覺得作者頗有點近似于玩弄筆墨，我不大喜那樣細緻的描寫：剝栗子，作者可花費了不少功夫在這種心緒的描寫上面。比方：——

……那聲音，那破碎，使得他暢意了。他幾乎笑出聲來。噯吧，溜出一顆捏碎一顆。捏死你們！他自語着。捏死這些不老實的小東西子，你們還鬧！大指鼓着力噯吧，噯吧，瞬間他幾乎把袋子里的栗子全捏破了。：：它們，殭臥着，如世亡的傷兵　規規矩矩。這平靜顯然得歸功于那忠勇大姆指的有力鎮壓。他掏出手來　指肚上有些刺痛。果實原來還有硬殼。他好像對着誰白受了委屈，又好像安慰着那指肚似地囁嚅着：『可惡的小東西子，多刁橫！』

……一陣眩暈他注意到課室方向的燈光了。那光焰簡直是一隻紅手，捏住他頸頸。他有點要——他狠狠啐了一口吐沫，對着黑空罵着：『狗男女，一個個，捏死你們！』

可是，讀下去，可就有點不對勁，隨後我才發現這正是一個最巧妙的寓意。這精彩的描寫，其實一點也不多餘。在以外的五篇里，我同樣發現作者把主題的涵意寓于題目之中！像「矮簷」，是一個母親把寓意于「名賢集」里的「既在矮簷下，怎敢不低頭」的格言來教訓窮苦的孩子的。像「鵬程」，則是描寫王志翔的「鵬程萬里，」預備將來回國「領導中華歸主運動，」……等等。

在這六篇創作中，除「栗子」和「矮簷」外，大體都是屬反宗教的作品。以前的「籬下集」容納了些怎麼樣的題材，結了些什麼果實，我不知道。但是作者說：『在「栗子」里，我是學習往大圈子里跳了。』怎麼跳呢？他「走開了美的河流」「投進廣大的人生里」去。這更其使我們不能不重視這篇「栗子」。作者曾記述過他這個短篇底寫作的始末，他說：——

……那是一個刮大風的下午，我適由天津報館請假回北平。下了火車，我看到站台里外排立着超出平日數目的兵士，閃亮着鋒利的刺刀，對着每一個沒有鬍子的人咄咄逼視。

……………………

……………………

十二月九日，那是一個可紀念的日子。多少青年流了血，多少青年失

了蹤，只為着嘶喊出民族的自尊！直到夜裏十二點，宣武門裏胡同裏還有狼心的警察追着徒手的學生狠命鞭打。『讓你們再遊行，再演講，混蛋！』眞像青年學生犯了逆天大罪或彼此有着什麼莫大怨仇似的。

那一夜我不能安眠。第二天早晨我去看一個作新聞記者的美國朋友。他和他太太也因為神經受了過重的刺激，未能闔眼。那位熱情的太太肩頭披散着蓬髮如一女鬼。看見我，她一把捉着我的胳膊就嚷着：

『中國人對中國人能那麼狠，你信嗎？』

我說不出話來。奴隸照例是這種性情的。頂着大風，我走了幾家醫院。三年前學生沿街乞募來的「抗敵」大刀如今是一刀刀地砍在那些年輕學生的頭上了！後頸，額部，眉際，分裂開的鼻梁，斜剝成兩半的嘴唇，最慘莫如工業大學那個砍斷了左臂的。這羣刺傷了的帶血濆躺在那裏，時刻還關懷着國家，國家卻在他們掙扎于血泊中時，順利的恭謹捧給猙獰的主顧了。

下午我去訪我的母校，……立在湖濱看着那飄起的紫色圍巾，我苦痛極了。或者說，我憤慨極了，我開始懷疑知識與良心不是相輔并行的東西。這些吮吃了西洋文明而忘卻自身處境的高等華人是已經腐爛的了。歸來懷着一腔莫可奈何的憤怒，我寫了「栗子」。如果企圖揭露現實的「道傍」還帶着憂鬱的氣息時，我相信在一個國破人亡的時節寫下的「栗子」，不再容那暗影投進去了。

這麼冗長的話，即使把我的手也抄得有點疼，可是我的心緒卻還是異常興奮。我相信作者的創作是在一種非常興奮的情緒之下寫成的。他有一句話驚動了我：「那一夜我不能安眠」！——我體驗過這種情景：一次是在今年的「三八」節日；有一次是第五個「九一八」的晚上，我看到了一件血衣，一個包裹着的頭顱。……

我之所以不憚麻煩，把作者這一段憤激的話抄錄下來，是想跟讀者一同去體會這種情緒，這種情景。然後，再多吟味作者底熱情的描述，細讀他的章句：——

這是個混沌的日子，生與死的界線突然變得隱晦了，風捲着一群不安于現狀的青年在街上踏冰塊。吶喊，吶喊，……

迎面，喊出東西來了。……闊把大刀，牛皮靶，紅綢穗，天天操演着的衝鋒包圍陣勢，到今天算是全用着了。寒風削砍着萬物，彈壓者也那麼無慈地砍削着同類。……衝，衝，養兵千日，用在一朝。……

衣裳扯碎，旗面削掉。不干事；還有旗桿，旗桿頭上挑着一顆心，熱憤憤，鮮淋淋。喊，喊，嘎嘶的喉嚨，凍麻了的手。不成，不成，漢奸勾當不贊成，在自己的地面上做主人，活得有味兒，奴隸不當！……

不能抑止的憤恨，是洋溢在這些的熱情的描述里。作者說：『如果企圖揭露現實的「道傍」還帶着憂鬱的氣息時，我相信在一個國破人亡的時節寫下的「栗子」不再容那暗影投進去了。』是的，在這兒沒有了憂鬱，只有無可忍耐的憤怒，這是一座熱情的火山，在這裝滿了腐爛的濃泡底舊社會里，恐怕快要爆發了。……

從這個短篇里，表現着處在這黑暗時代底青年作者之對自己底國家的關切，申訴着他底不平的怒吼，正義和良心在驅策着他自己的熱情。他要離開了那個「暗影」。——在這里，他不會失望，他先前是「在濡着一管想戰鬥而是柔嫩害羞的筆，」可是到此刻，他的筆已經練成了「利刃」，他在羣衆的洪流里，看到那些不可輕侮的拳頭了：

──揍這老傢伙，揍死他！

一片嘈雜的咒罵聲如潮水般鬨起。……

不特在「栗子」里是如此，在「皈依」里的校役景龍也是如此的。他有的是拳頭，什麼都不怕：──

『你他媽的才是流氓呢。』校役批手要打。

這管筆已經不是『柔嫩害羞』的了，他從正面去打擊了這殘舊的社會，打擊了那些迷惑人性的宗教觀念，──我記起了一句名言：「宗教是鴉片！」──他是個不宣而戰的向這種勢力挑戰者。

他自己，在提到「皈依」和「曇」這兩個短篇的時候也說：『…基督教徒讀了它或者將感到不痛快，異于主義上的反教者，我是可以用個人身受的遭遇來向他們挑戰的。…』我相信他自己恐怕眞的是那樣。讀了「曇」，我在疑心啓昌就是作者的化身。我那時沒有憶起在「自白」裏作者曾經說過：「五卅慘案發生時我確在爲一個洋人做着工，雖然那時我早已是沒有媽的孩子了。…」他是從這種生活的體驗里摘取了這樣的題材。雖則他自己只承認：「它代表我的一點憤慨」，可是隨後卻又說過：他「眼看一個洋人家的廚子聽了我們的宣傳後，毅然辭了工。一個五歲孩子撕着電桿上的標語玩，我遠遠見到，舉着巴掌跑了過去，猛然一下把那天眞無邪的孩子打昏，就那樣鹵莽的事，路人還袒護我，因爲那是民氣激昂的日子！…」打昏了那個孩子，也就可見他對事情的憤激和認眞。這寥寥的幾句話，好像也在透露着作者對這孩子底無知的同情，以及後悔自己的孟浪。

由于這個原故，在「曇」里，他也同情過啓昌的媽，這種愚庸無知的人物；也同情過「皈依」里中毒了的孩子──[illegible]。……

我們不必一口咬定啓昌就是作者自己。不過從上面底一段引伸的話看來，作者從許多素材中集中起來描寫這個人物，無疑的，作者是寄賦了很大的同情的。也許可以說：是作者把他的理想人格化了。──我喜歡這樣的人物。他一點也不掩飾他自己：他有他的弱點，他有過猶遲，受過欺侮，他怯懦，也受過人們的誤解，欺落，……可是另一方面，他也有熱情，也有良心，……這樣的性格我覺得是一種成功的創造，在這個社會里，不少這一類的人物，有時候說不定就是我們自己。我愛這人物，是基于他和我們的性情很貼切，很相近的原故。可是他倒底是個平常的人物，不是一個了不起的英雄。……所以，這才顯得作者底創造的成功，──他創造了一個「典型」。誠如高爾基所說：是『從二十個，五十個，或幾百個小商人，官吏，勞動者等類的各種人物中，各抽出最性格的階層特徵，習慣，趣味，信仰，動作言語等等，能够將他們再現及綜合于一個小商人，官吏，勞動者中的話，則作家可算由此創造了一個「典型」……』。我想，作者大約是曾經驗體過像啓昌這一類人物底生活的，不然他不會寫得那們眞摯。他說過，他「可以用個人身受的遭遇向他們挑戰」。那末這「遭遇」，不用說正是他底生活的遭遇之一。他還說，他「準備着一個更全豹的揭露」。這裏，只不過「拔了它一根毛髮而已」。則更見他在這一方面的生活經驗是頗不少的。我們說典型人物的創造，其實僅不過指出這篇創作底傑出的一端而已。我們從全篇創作裏，嗅到了一種非常細緻而微妙的氣息，假如不是作者，「帶着一顆藝術的自覺心」，誠如劉西渭先生所說，「處處用他的聰明，追求每篇各自的完美」。則在這裏，我們依舊不會覺得他處理這個故事和人物的和諧。……

我們不知道被作者稱做「師傅」的是否×××先生，假如是，我覺得他們兩人的筆觸也許在某些地方有若許相似之點，可是他們兩人的風格大抵並不一致。蕭先生的文章，與其說是「優美的散文，」倒不如說他動人的詩篇，他有和諧節拍，有動人的情節。我在上面說到他的「栗子」，前面雖然寫得細緻些，可是一直寫下去，卻又是非常悲壯的，細膩和悲壯倘若不調和，恐怕將從此失去他的優美性了。我頂喜歡讀他的「憂鬱者的自白」，大部分的原因還是在乎此。

在作者筆下的人物！像「皈依」裏的妞妞，「矮簷」裏的母親，「曇」裏的啓昌，「參商」裏的嫻貞，……雖則都是極脆弱的人物，然而作者都同情她們，他的同情，是從她們可憐的境遇裏烘托出來的。在「皈依」裏，他使妞妞看到白種紳士們——那個雅各軍官的眞臉目：他會把她的哥哥當作「土匪」。在「矮簷」里，那個母親也忍痛的托付老師「儘管打」自己的兒子。在「參商」里，嫻貞居然「要撕聖經，哥林多前書的一章！」……我覺得這里面有血，也有淚。……

大抵，在每一篇中，作者所寫的故事都是極其動人的。即使就是那篇作爲「代跋」的「自白」，幾乎也就是作者自己底生活的動人的故事。自然，每一篇都可以說是暴露現實的作品，但是我覺得，「鵬程」和「栗子」好像更爲表現得明顯一些。作者雖然『承認在「鵬程」里我的筆不大忠厚。……好心腸的讀者也許以爲我在誇大諷刺呢，但憑良心，我見過比志翔更壞的人。而且這些人截至此刻都依然很安全舒適地活在那里。（他們的辦法是只要把洋人和教會元老對付好，一切就不生問題。）』其實這描寫倒還不算誇張。正如被安置在「栗子」里的家麒父子一樣，寫出來確是「大快人心」的。有人說果戈理把「巡按」里底縣長和官僚寫得那末昏庸，似乎有些過份，可惜在中國卻不幸的常常有這些相類的事情發生。這也許就是「喜劇」中的「悲劇」吧？……蕭乾先生寫的是另一類悲劇的故事，自然相提並論起來似乎頗有點不大合適。不過在這里，我們只想說明他的描述不算誇張而已。……

跟「曇」里的啓昌一樣，在「矮簷」里，我又疑心作者是在描寫他自已；而樂子就是他本人的化身。當這個短篇在「文季月刊」上刊出的時候，他在題目的旁邊加上了一個小標題：——

「年輪」之二

在「自白」里，他提到他的母親，我因之聯想到「矮簷」里面底樂子的媽。他是基于同樣的熱情來愛護這兩個女人的：在「矮簷」里我們感到一種母與子底無比的溫暖，在「自白」里，也一樣說到他底母親底愛護他的熱情：「即在我們快斷了糧的時候，她也還能懷摟着我，低吟着「槐樹黃……」一類歌謠。」……這好些地方的確很有點相像，我想，即使不是作者有意在寫自傳，恐怕也多少在懷念着這位慈祥的母親吧？自然，在創作里的人物，其實并不一定就確定是他自己。可是在作品里，一個作者有時也會寄與了他的靈魂的。……

往往，在這些短篇里，我們可以無意中看到了作者的世界，嗅到他的

氣息，所以劉西渭先生說他「在氣質上」是「屬於浪漫主義」的，自然不是沒有理由。不過他到底是「生活在一個羣體中，」他不能自已獨自結成一個孤獨的世界，因之，他的熱情，他的反映，都成爲了社會羣體之一形相。我們是從這一觀點上去觀察他的作品的，我們在這之間所獲得的不是他底氣質的渲染，而是生人底氣息傳播。由于這個原故，我們喜歡他筆下的人物，那兒是有生人的氣息的，像于若菁，昌龍，啓昌……這一大羣的人物。無怪乎沈從文先生說，作者「生氣勃勃勇敢結實。」這恐怕也就是他之所以寄賦給那一羣人物，以一個潔白的靈魂套在他們底腦殼里的原故吧？

因此，我敢堅信作者以後不止以他個人的身受來和宗教的痲木挑戰，他恐將更廣遍地向整個的社會挑戰了。不是麼？——

……如果有一天，我的筆濡得受使些時，我要把那個依然操縱着三百多顆心靈的胖校長——福特公司的汽車手，那個教書傳道兼走狗的瘦馬猴，那個笑話大王，和那個業已叛教并做了洋商買辦的痲教務長，逐一地畫出來。

我在期待着。

十二月十九——二十日一九三六〇

送友人出塞

焦傳統

塞上風雲振羽旄，男兒志氣斗牛高。
十年磨劍鋒初試，萬里悲秋鬼夜號。
壯士有心同衛霍，書生無計學蕭曹。
三軍直北關山道，掃盡胡塵莫憚勞。

北望

傷時恨煞賈生歌，極目燕遼涕淚多。
雷電千聲馳鐵馬，荊榛萬里嘆銅駝。
胡天漠漠沉雲黑，古塞蕭蕭暮雨過。
我欲乘風東北去，重新收拾舊山河。

國際諷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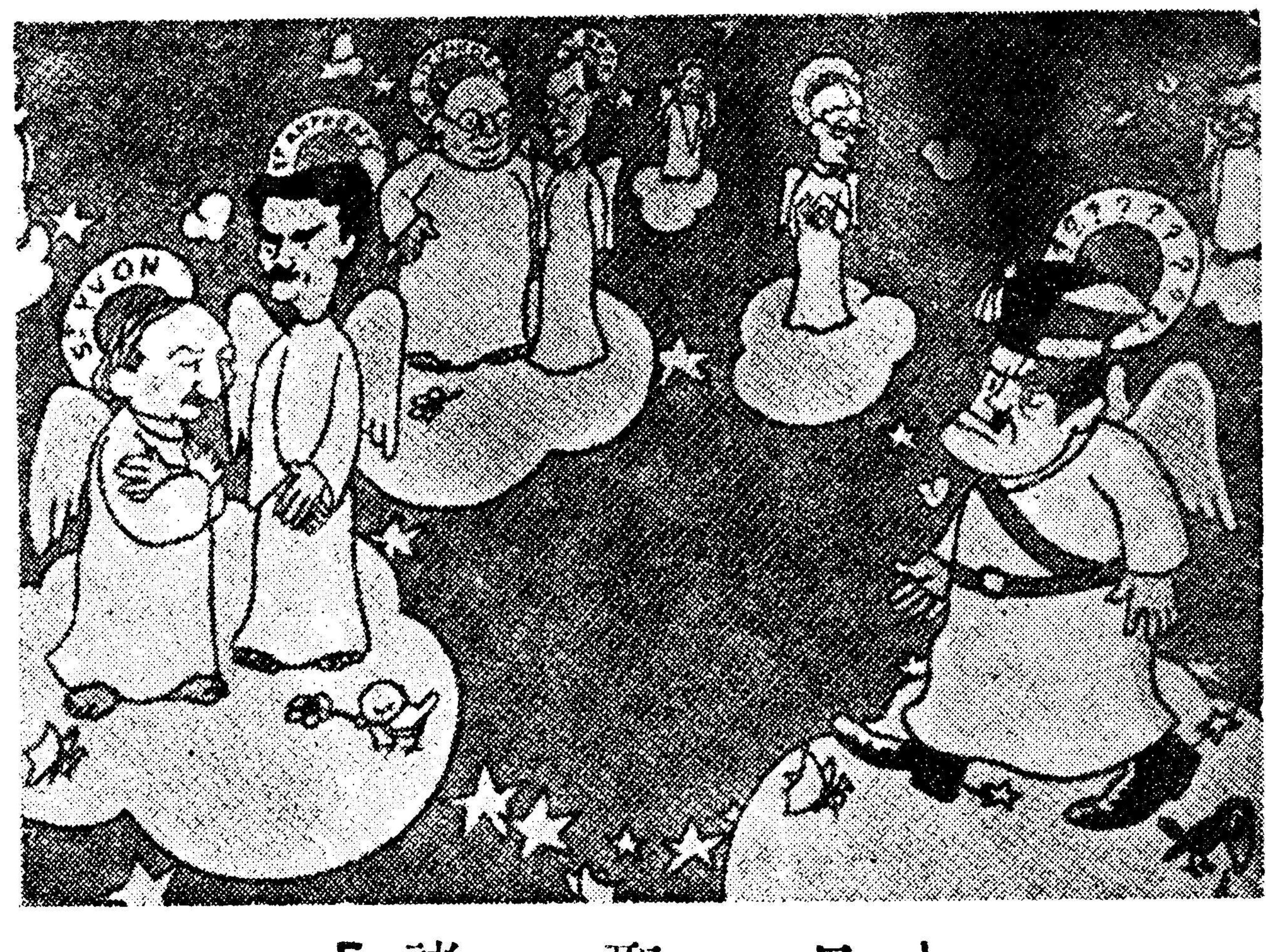
國際注視德義關係



新浮士德

米菲斯多弗里斯(高林)向浮士德(經濟部長薩赫特)說:「博士，不要抖顫！去上前勇敢地衝刺吧！有我來撐持……」

海牙Haagsene Post



「諸聖日」

聖安東尼(指英外長艾頓)向聖伊馮(法外長台爾博斯)道，「他好像是聖亞道爾夫(希忒拉)，又有些像聖庇尼多(墨索里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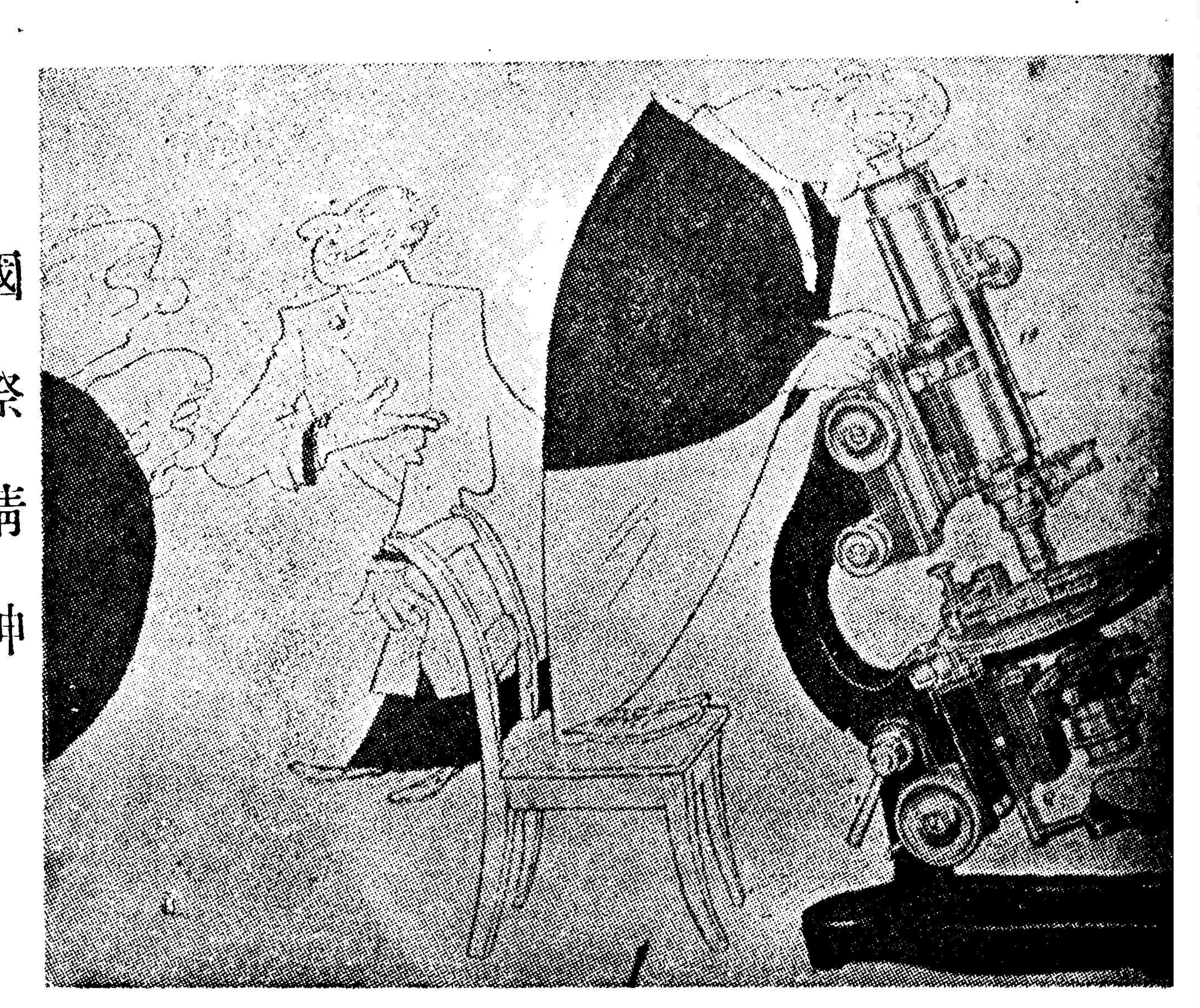
「他恐怕就是神聖羅馬日耳曼帝國吧。」 巴黎Marianne報



如此國聯！

相君之面，甲冑儼然，相君之背，如蟬蛻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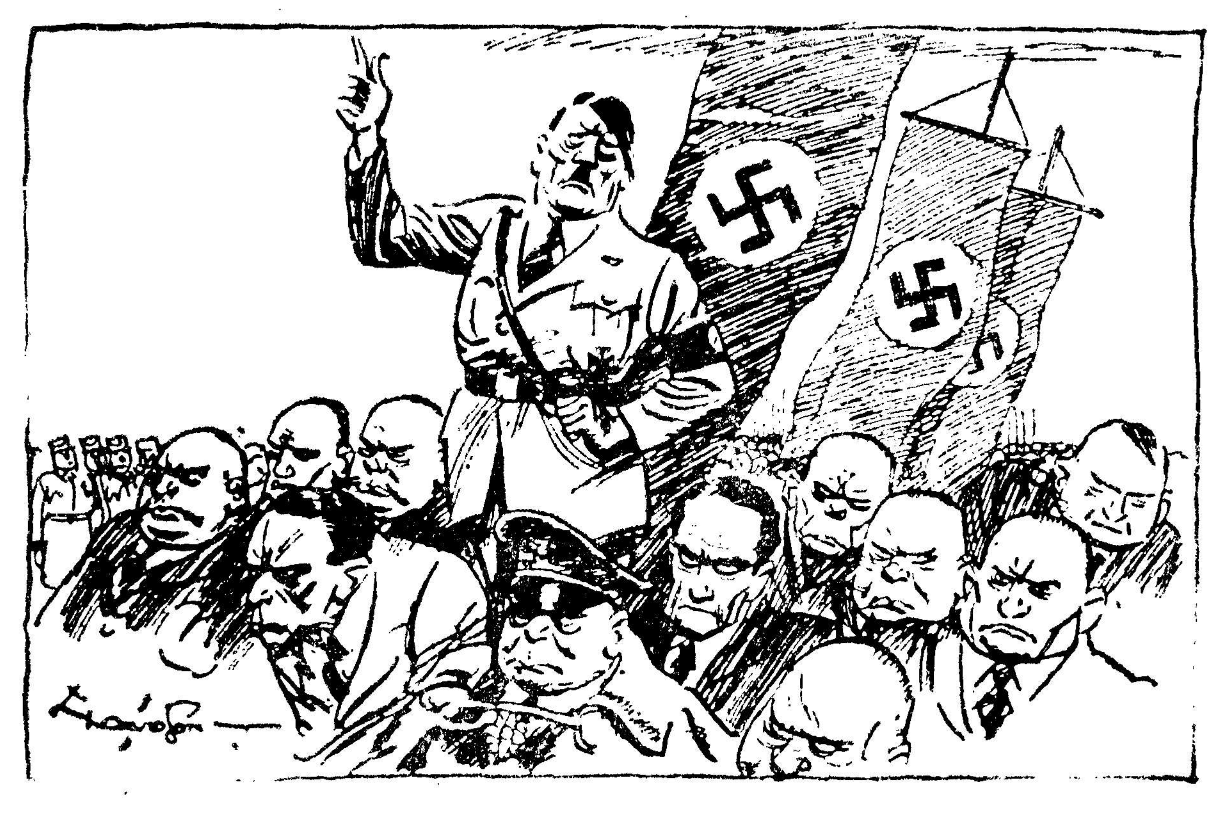
柏林Kladderadatsch報



國際精神

「諸位，讓我們在這强度的顯微鏡裏，子細地找一找國際聯合統一的精神吧！」

瑞士Nebelspalter報



粉飾太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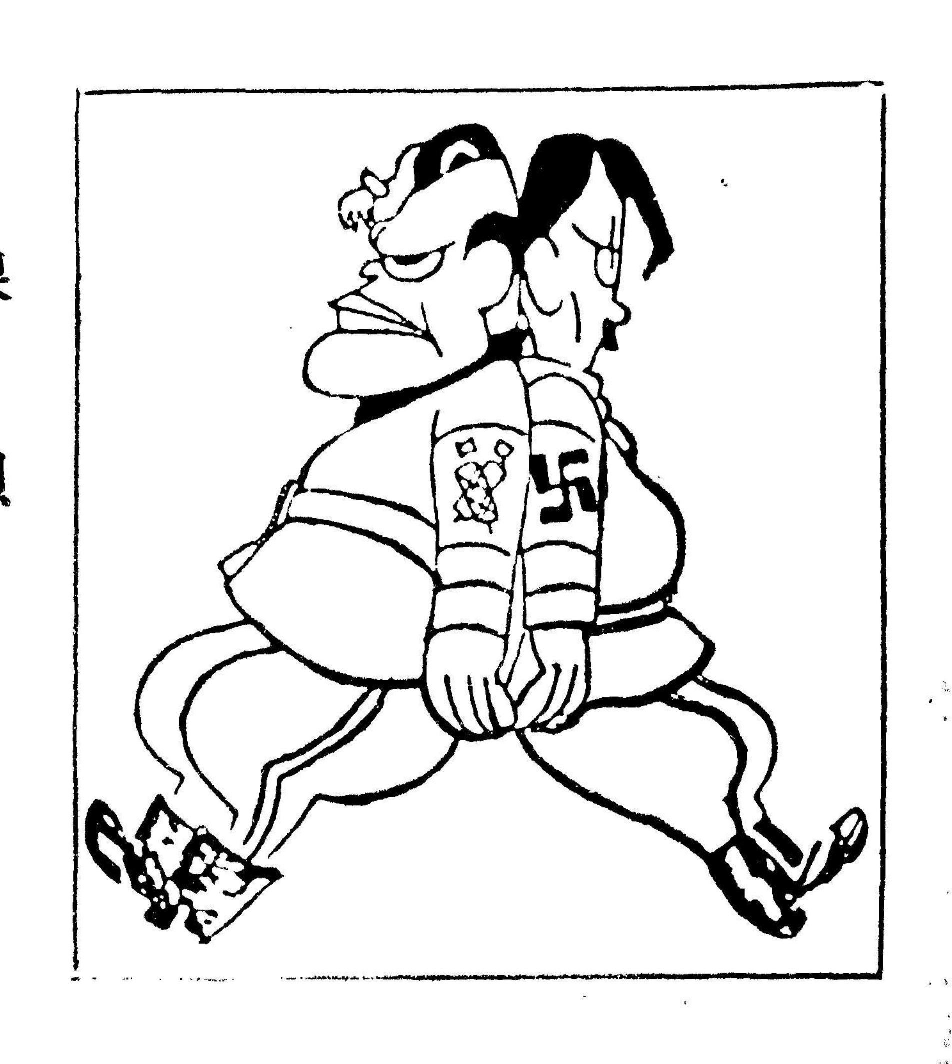
希忒拉說，「在他國有破壞，兇殺等等的事件。至於德國只有快樂，歡笑和美麗。」

Glasgow Evening Tim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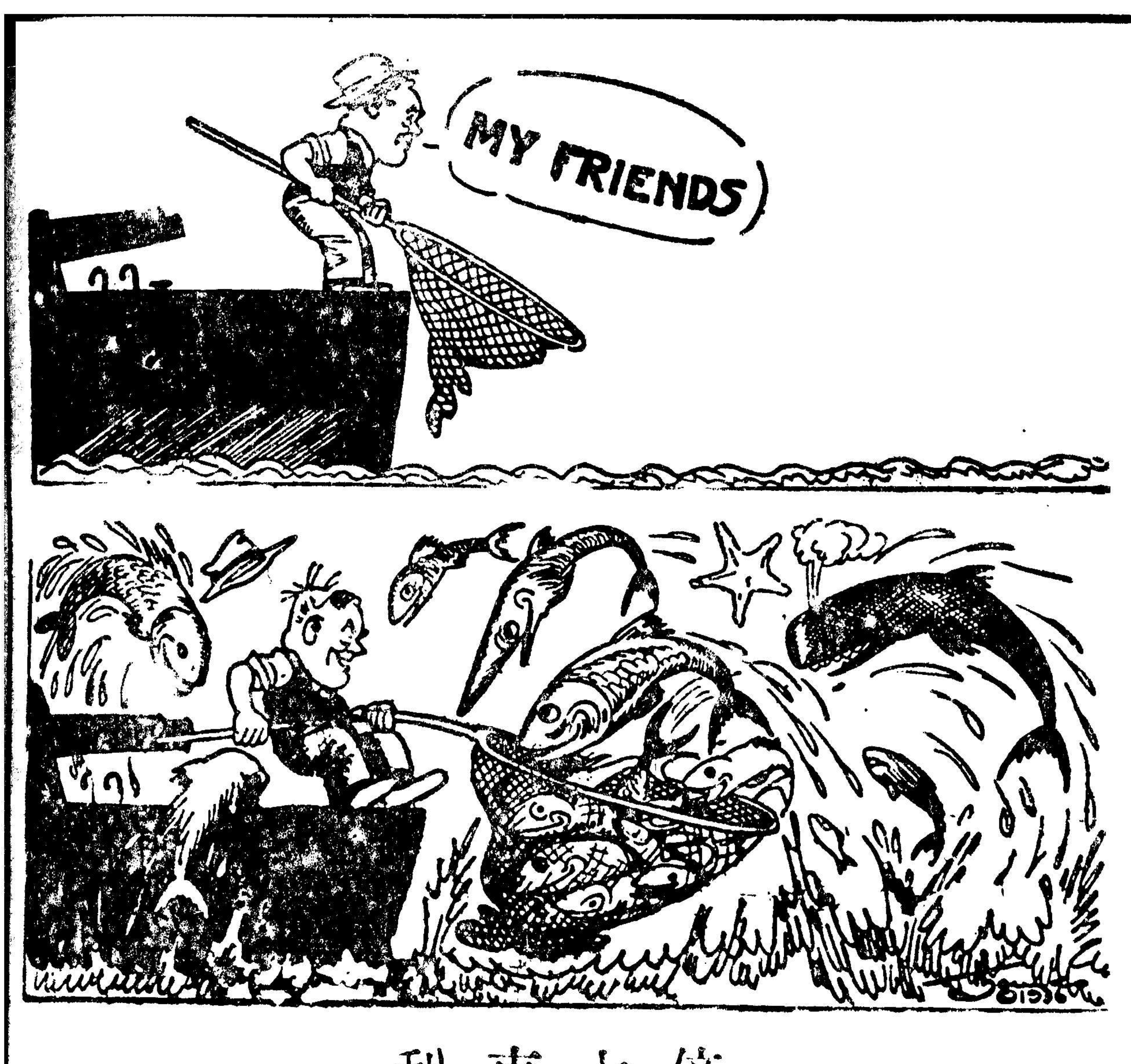


狼狽

見西京 Libertad



汎美和會之觀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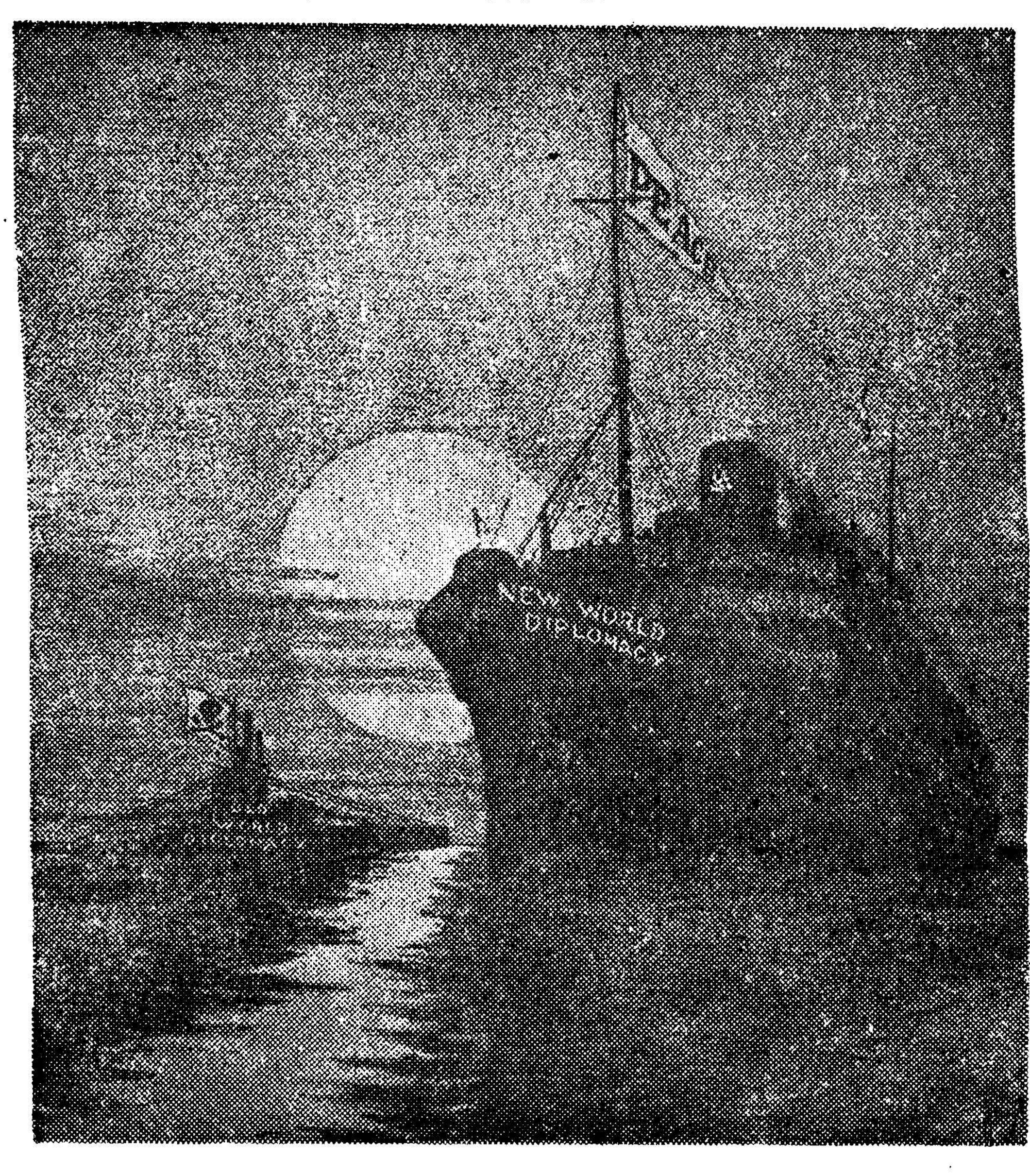
利市十倍

(一)羅斯福持網立在船頭。

(二)衆魚紛紛，投入網內。

圖爲美漫畫家 Thomas 氏繪，

指羅氏競選意外的勝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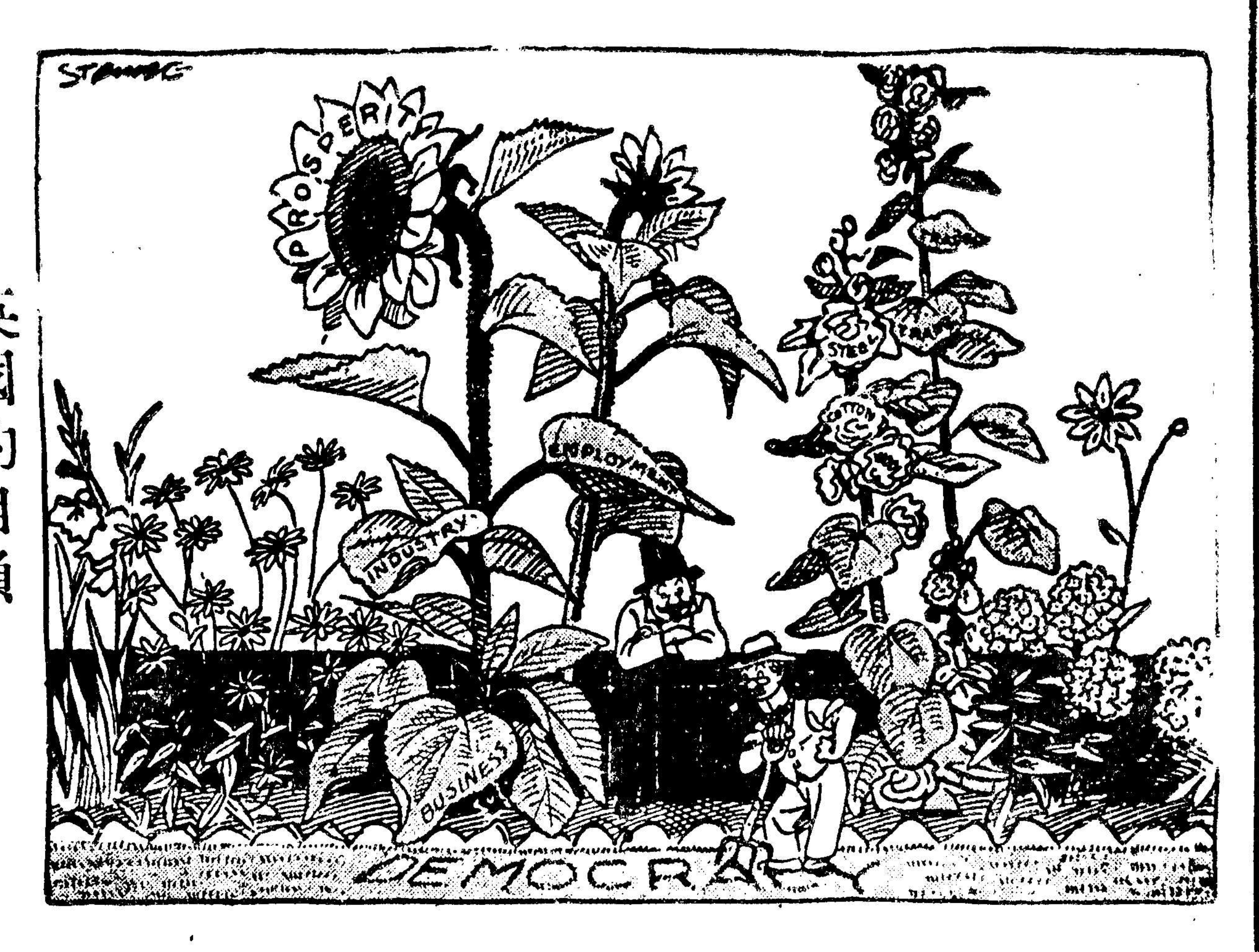
歐美外交的對照

圖見紐約時報，指舊世界的外交趨向戰爭，而新世界汎美會議則頗有獲得和平之展望。



善鄰政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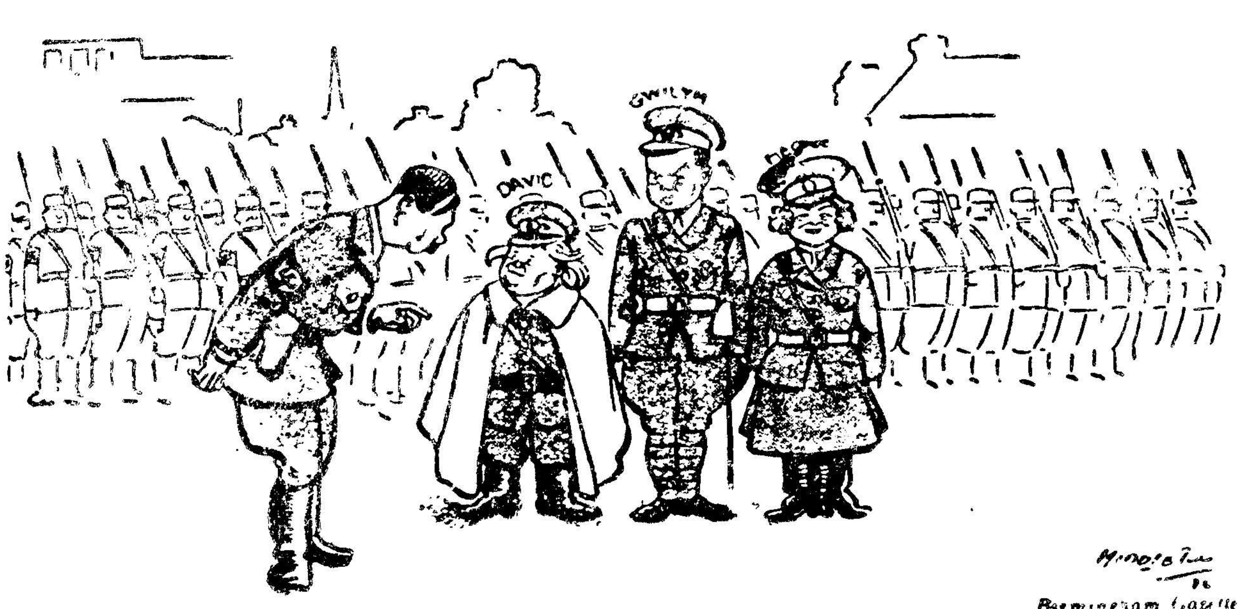
圖見美國The Louisville Courier-Journal，原題爲西線平靜無事，係希望汎美會議之成功。



英國的自負

外鄰問道：「你這塊民主的園地，怎樣會如此的繁榮啊？」

園丁：「我們用自由播種，用樂觀收穫，用正義整理，和用智慧去灌溉，再予以幾世紀的培養，所以方才有今日呀。」圖爲英漫畫家Strube氏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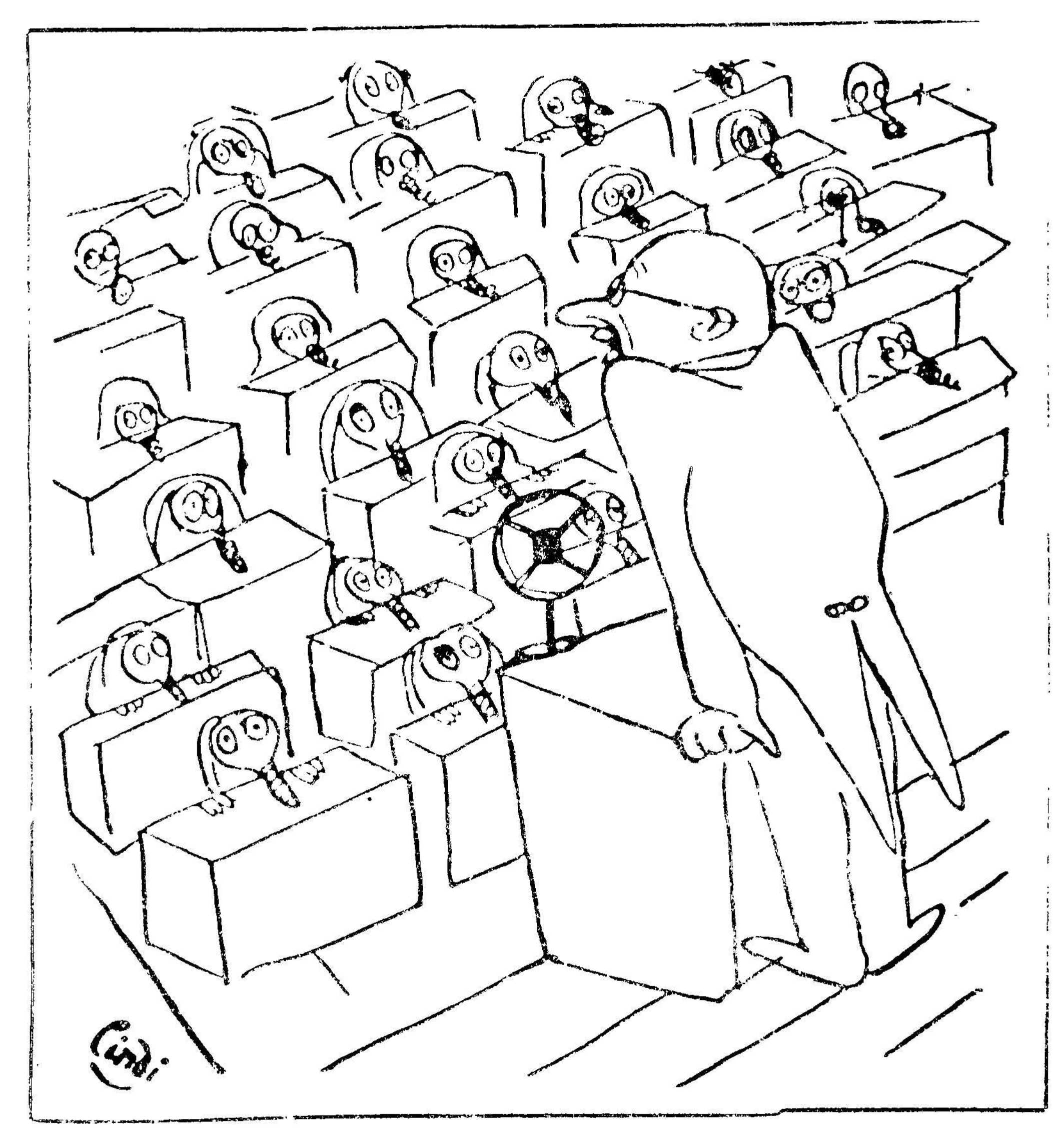


父子兵

希式拉向路易喬治及其子女道，「我想你們三位的意見，可以做貴黨全體的代表吧。」

喬治：「哼，這就是本黨的全體呀。」

Birmingham Gazette





新時代的教室

瑞士 Nebelspalter



西報賀蔣委員長

上海泰晤士報　字林西報　大美晚報　大陸報

（一）

蔣委員長於耶誕日安全離開西安，全中國的人民，以深切快慰的情感，表示歡迎，吾人對此，抱有極端的同情。不僅是爲委員長本人，且爲全中國，因爲問題如延不解決，勢必引起內戰，結果國家的貨幣，財政和商務，全要受到損害。「禍兮福所依」這句話，對於此次的事件，是很適用的。在已往兩週中，全中國人民整個的擁護中央，這實在是中國國家精神發揚的奇偉新例。一般人嘗私擬，以爲中國如無蔣委員長，一切將遭遇傾覆，但是在過去數日中，已証明整個的中央很能有力而堅决的行使職權。並且也表示出中國大多數的人民，很能以常識和信任心，贊助政府。

……現在我們十分誠懇的希望，這類事件的發生，在中國歷史上，將爲最末的一次。最顯明的一點，就是眞正的統一，必需依賴紀綱。中央對此次事變責任者，將如何處置，我們還不知道，但是我們希望中央的威信，不致於隳墮，我們更希望政府對於外交，和對內政一樣，能繼續採取明智謹愼的政策，不致因此次事變而有動搖。（譯十二月二十七日上海英文泰晤士報）

（二）

（上略）蔣委員長經已往兩週之勞頓後，或將作數日的休養。他得着人民的崇敬，在這次事件中，已有特著的証明。在他離陝

國際新語（蔭恩）

學校時代的希忒拉

海登（Konrad Heiden）做的希忒拉傳，德文新版業已問世，裏面的材料，較之原版，增加得很多，尤其關於希忒拉學校時代的情形，記述更爲詳細，玆特譯出，以饗讀者。

一八九五年四月二日，希忒拉進了靠近海費爾（Hafeld）的費區漢（Fischlham）城一所小學校，兩年以後，他又轉入朗巴（Lambach）修道學院。據那個學院的一位教員說，希

後，人民自動表示的大歡迎，更証實他五十生辰時人民普遍慶祝的情緒的眞摯。而且他更得到許多閱歷，足供他本人和國家的指導。國民黨建造新中國，本意是欲打倒軍閥，政府的基礎將建在各領袖的合作和善意上，大家研究人民的需要，並根據國家的幸福，以促進統一。蔣委員長和他的同僚，出乎意外的締造成功一個統一的强盛形貌，但在此期中，却有六分之一的版圖，爲外來的侵略所割奪。他們的成功是很艱危的，它繫於個人的威勢。個人所担負的責任太重，他不易確知中央和地方的當局是否能忠實的執行政府整個的目的。中央現前的工作，應當從事善後。很明顯的事實，就是中國的國事，現在已發生了一種現象，不能以舊時的偏見和成見去判斷了。（摘譯十二月二十八日上海字林西報）

（三）

昨晚今晨，上海市全爲爆竹聲所震盪……此次事件的轉變，民意似有很重大的力量。這種情緒不但顯然的証明，無人反對蔣委員長，反之，大家已很熱烈的把他和中央視作了一體。

這次事件所產生的最重要結果，就是中央政府已証明他的能力。雖遇空前的情勢，雖有意見的紛歧，但是中國政府應付的方法是很得宜的；全國俱擁護中央，而不擁護任何其他方面。憑着這種基礎，現在中國的各種國策，可以很有把握的樹立起來了。（節譯十二月二十六日上海大美晚報）

（四）

這次陝變，無疑地帮助中國証明了國家的統一和政府的有組織，比任何時還來得明瞭。政府經此次事變後，將格外堅强。此次事變是近年來的第三次。像閩變和兩廣事件一般，陝事在民意督責之下，也自然消滅了。人民已嘗着和平的很大的利益，所以他們不論出何代價，總要決心避免內戰，維持國家的統一。

這種要國家統一的欲望，並非是曇花一現的。在統一志願的後面，還有經濟的堅實力量存在，發展得非常的迅速……現在中國國家的統一不僅是一個事實，而且還可以永久的保持着。我們祝賀蔣委員長，也就是間接的祝賀中國人民決心去抵抗一切自私自利的企圖。（節譯十二月二十七日上海大陸報）

（歷樵）

忒拉因爲偷着在花園裏抽烟，曾經被學校當局立刻驅逐出院。

在那個時期，希忒拉在學校裏的成績，都很不錯。除掉唱歌，圖畫，及體育，有時比較稍差而外，其餘的功課，都是「A」等。但是，自從進了林滋（Linz）的國立中學以後，不知爲什麼，成績忽然退步起來，第一學年，因爲功課太壞，留級一年。自此以後，有一個時期成績，忽又見長進，例如歷史，他就會拿過最優等的分數；不過，數學及法文，他始終祇能得到一個「及格」或「不及格」；德文也祇有「及格」，最多不過一個「佳」字；圖畫及體育，是「超等」，但是禮貌却「不及格」，最多也不過弄個「及格」。在他父親死了一年以後，不知爲什麼，他離開林滋，跑到奧地利的司蒂列亞（Styria）去。在那裏，他和一個法庭書記名叫西奚尼

法西斯國家外交之檢討

日本「改造」十二月號

石濱知行著

以理論爲中心的國家之結合與對立，實爲世界政治的新傾向，換言之即法西斯機構的國家結合而與共產主義機構的國家作集團的對立。從前各國是不問其國家機構性質如何，完全以目前利益爲目的，依條約協定相結合離散的。這確是最近的一種新現象。

法西斯主義與共產主義，在內容上，其觀念形態是相反的，而最近因法西斯動向之高揚，中間的自由主義力量之減退，更不能不使以對立的理論爲其政治動向的國家立於對立的地位。而現實的這兩種主義的國家連合之對立，則爲德義之携手與反法西斯之主動國家之對立。

德義兩國之連繫，始於一九三四年墨索里尼與希忒拉在威尼斯河上之歡談，而完成於最近義外相齊亞諾之訪問柏林。兩國意見一致之點，爲澈底與蘇聯及共產主義相抗爭，援助西班牙之革命軍，共同分割中歐各國，德國承認義大利之合併亞比西尼亞，義大利承認德國在亞比西尼亞之特權等，其內容中心明明是在向蘇聯與反法西斯國家作攻勢。

法西斯主義爲解決其資本主義危機起見，極力主張殖民地之重新分割，並爲解決其內部正醞釀的矛盾起見，對外乃一變而爲好戰的帝國主義的。所以希忒拉高呼「帝國主義是缺乏空間窒息待斃的德國民族之神聖的權利」，「占領烏拉爾可以得到無盡藏的原料，西伯利亞有大森林，烏克蘭有豐饒的耕種地」。墨索里尼則又常想使奧國復辟，以擴張其勢力，北圖多瑙各國，占領法國勢力下之猶哥斯拉夫而將阿德里海作其湖水，攻掠亞比西尼亞以驅逐地中海英國的勢力。

法西斯國家乘國際聯盟與安全保障的無力，而取積極的對外攻勢。西門所謂之「有的」與「無的」（The haves and have nots）鬥爭成爲他們這種帝國主義好戰態度之理由，而以邪斯上校提唱之殖民地重新分割的國際新政策作其後援。無的國家之有力的對外攻勢理由，又爲土地之寡少，人口之過剩而主張獲取殖民地爲其應有權利之非歷史的單純的絕對人口論。而這種地方又爲德

當地的國立中學攻讀，一九零五年九月十六日，他拿到他的最後一張成績報告單，各項功課的等級是這樣的：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操行	佳	佳
禮貌	欠佳	及格
聖經	及格	佳
德文	不及格	及格
史地	及格	佳
數學	不及格	及格
化學	及格	及格
物理	佳	及格
幾何，繪圖，立體幾何	及格	不及格（補考）（及格）
圖畫	優	超
體育	超	超
速記	不及格	
唱歌		佳
寫作	欠佳	欠佳

自經一九零七年十月起，遷居維

義結合的理由，日德日義親善的原因。

主張澈底和平，反對帝國主義的蘇聯與反對法西斯主義國家之存在，對於這些國家自為不共戴天之敵，而那種思想亦為法西斯對內的高壓政府的「毒素」，「黴菌」，這就是她們攜手排蘇防共的原因。而意在共同分割中歐之德義，共反共反蘇俄的態度與運動，又有由中歐驅逐法國勢力之目的。

不過德義結合的理由，亦可為將來兩國利害突衝的原因。兩國在其向外發展政策上，很多摩擦之點，而其焦點，則為奧地利問題。蓋德國的眞意在合併奧匈，而義大利的企圖則在使奧匈復辟，而扶持其自身的勢力，其利害正相反對，且德國之向東南歐發展，亦為欲在亞德里海地中海稱霸的義大利之障碍，對法態度兩國亦不一致，故在其法西斯對外政策發展之同時，兩國提攜頗有陷於分裂運命的危險。　（子修）

地中海上的英義關係

Better Friends Or—

"La Stampa," Turin

自從前年十月義亞戰事發生後，英義兩國在地中海上的衝突依然緊張，兩國邦交驟趨惡劣。這對於歐洲乃至世界大局的影響是非常重大的。斯特萊薩陣線（Stresa Front）因此而崩潰，德國因此而乘機廢棄羅迦諾公約並進兵萊因非武裝區，德義與匈因此而攜手造成一新集團；即西班牙戰事的延長，和此亦不能說無有關係。結果所謂集體安全制度，根本被打倒，即世界和平，亦有岌岌可危之勢。英國老成幹練的唯實主義外交家，有鑒於此，乃不得不對義大利表示讓步，以謀避免發生大戰，同時在美國方面，因為亞比西尼亞已入掌握，對英國妥協的態度也表示接受。這就是最近促成英義關係好轉的推動力。英國終於在去年年底撤消駐亞使館，改設總領事署。可是兩國間關於訂立地中海君子協定問題，談判雖在進行，意見却仍未一致。下面是義報對於地中海問題的態度，殊可注意。

「最近英國的報紙輿論中，充滿了矛盾

也納，由他母親及其他親屬的供給，預備投考藝術學院。他住在這個大城裏，對於戲院，博物院，及國會，發生特別的興趣。直到今天，他還自稱他自己是個學生，畫家，因為曾經有人說，他差不多是繪畫藝術學院的學生。

但是，他並未能如願以償。一九零七年十月，他曾經參加那個藝術學院的繪畫試驗，雖然成績及格，倖而錄取，可是在分班試驗的結果，他却失敗了。試驗的題目，第一天是「逐出天堂」，第二天是「水災箴言」，學校方面的佈告，是這樣寫着：「茲將參加此次試驗不及格或不錄取之各生姓名列下：……阿道夫希忒拉，一八八九年四月二十日生，德國人，天主教，父任民法官，中學四年畢業，繪圖成績欠佳。」

關於這次的失敗，他在家裏裝得

●他們承認地中海上的自由發展，是義大利的國家命脈；但是同時英國對於地中海問題，卻又不肯立在絕對平等的地位，和義大利迅速成立一種友好而廣汎的協定，以保障兩國在該處之利益。

「當義大利開始在地中海上發展時，尤其是東非戰爭爆發後，英國惟恐其利益受損，立即起而反抗，並謀聯合地中海各國，結成包圍義國的同盟。結果造成了現在的局勢：英義關係的前途，只有兩條路徑，或則爲友，或則爲敵，絕無其他騎墻的中立路線可循。

「要說到調整英義關係，有一個必要條件，就是英國必須終止其包圍義國的外交政策，迅即和義國成立一個互相保証對方利益的協定。我們知道，今日的歐洲國際局勢，是息息相通異常密切的。英義邦交倘不改善，則一切安定歐洲大陸的企圖和計劃，都必失敗無疑。

「英法的政府當局們，對於這一點究竟認識清楚了嗎？我們希望他們能認識此點，但是也未敢必其定能認識此點，因爲在議會制度下的英法政府，是充滿了偏見和仇恨心理的。不過無論如何，在我們義大利人方面，卻已決定了我們應走的途徑；而且現時義國在國際間也並不孤立，有許多强國是墨索里尼的同情者和支持者。我們決勇往直前，不惜一切犧牲。

「我們對於英國在地中海上的利益並，不否認，也不欲加以損害。但是這種保証必須是相互的。最近英國對於地中海的外交政策和軍事政策，同以前似乎並沒有什麼變動；英國人的心理，仍舊是義亞戰爭當時的心理，這眞是十分不幸。

「前幾天英國外相艾頓在議會報告外交政策，對於調整英義邦交，也曾有所顯示，可是他的內容，未免偏於消極。在我們看起來，這也許是英國的緩兵之計。目前英國對於歐洲大陸和地中海，似乎都想借這種灰色態度暫做敷衍，以便完成她的擴充軍備計劃。」（丹楓）

地中海的樞紐

France Holds The Mediterranean Key

World Review, December, 1936

Les Documents Politiques. Paris

自從三月七日德國宣佈廢棄羅迦諾條約以來，法國的外交，還相信雖然沒有德國，

好像若無其事，就是在自傳裏，也略而不提。他住在Stumpergasse三十一號的廁所裏，後來又搬到第十五區的Felberstasse ，埋頭苦讀，決計秋季再試一次。但是，試驗的結果，又遭失敗，而且更不如前。我們試看學校的佈告，就可知道：「茲將參加此次試驗不及格或不錄取之各生姓名列下：……阿道夫希忒拉，一八八九年四月二十日生，德國人，天主教，父任民法官，中學四年畢業，試驗成績不錄取。」由於這兩次的試驗，可以知道他的繪畫能力 ，已是不堪造就的了。

這個第二次也是最後一次的失敗，使他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在他自傳裏，也曾提起這件事。他說他在事後，曾經拜訪那位主考，問問失敗的原因在那裏，那位主考對他說，他天生不是一個畫家，他宜於做建築師，

羅約仍有重行建立的可能。這種見解，完全錯誤了，因爲羅約本身，已完全失其實效，無論在任何形式之下，決沒有恢復的希望。就連羅約簽字國本身政治上的團結，恐怕也要有重大的變化。

這個情形，我們可以從兩方面來看：一方面，希忒拉的政策，是在於去除一切羅約及凡爾賽條約所賜予德國的不平等條件；另一方面，羅約四列强法英義比的集團，目的原在對德，現在，不但完全瓦解，而且其中之一的義大利，還離開她從前的伙伴，獨自行動。再進一步說，比利時的外交政策，也有很重要的改變。從表面上看起來，比利時似乎想恢復所謂半中立政策和重建一個新的羅約，其實，她却正要求英法無條件的保護，所謂無條件的保護，就是無論英或法受德國攻擊時，如果不損及比利時物質上的利益，她沒有幫助抵抗的義務。

歐洲政局前途，能影響之者，並不是法德間的關係，也不是希忒拉反蘇俄的勢力，而是地中海及印度英義的對峙。這個局勢的關鍵，完全操在法國人的手裏。法國人有了這個關鍵，所以無需再向任何人請求保障她的安全，祇須利用這個局勢，不但可以得到別人的幫助，而且還能造成她中立的地位。英國人對於這個情形，又何嘗不知，所以英國目前的外交活動，完全在想如何始能避免與義大利發生衝突。

最近義大利人民報編輯蓋達（Gayda）曾發表意見，謂英國想恢復羅約，實爲不可能之事，蓋自羅約被棄後，法政府雖要求各簽字國維持羅約效力，但義大利却置之不答。在這種情形之下，首先受其威脅的，當然是英國，所以英國爲維持自身安全起見，不得不另尋別法，和法國成立一種同盟，以減輕自己的責任。

此外，英國還有一個願望，就是想叫德國重行回到國聯。英國的外交家，知道義德同盟，決不會實現，所以他們認爲倫敦柏林間有什麼一致行動以對義，是不需要的事。而其重要點，還是在地中海。英前王愛德華之遊東地中海及對西班牙的不干涉政策，恐怕就是這個衝突的初步。

但是，東地中海的管理權，是操在法國手裏，由直布羅陀至蘇彝士的英國水道，前途如何，也完全惟法國人是賴。（蔭恩）

所以他應該投考建築學校。但是希忒拉拒絕這個建議，據他自己的解釋，是欲進這種學校，非由中學的最高班畢業不可；其實，他却弄錯了，因爲那些學校，雖然有這種規定，可是如果眞有「偉大天才」的人，並不是不能通融辦理。而且，建築學校的教授如瓦格納（Wagner）及奧門（Olmann）等，向來主張對於有眞正建築天才的人，大開方便之門，使那些沒有手腕的人，不致懷才不遇。但是希忒拉却把這條路忘掉了，結果沒有做建築師。

在失望中，他祇得回到他母親病榻的旁邊，對於他的前程，祇是遲疑不決，進退維谷。但是他的母親，却一天一天的不行，結果，在一九零八年十月二十一日，他的母親克拉萊希忒拉（Clara Hitler）就永遠的離開他了。那時的希忒拉，祇有十九歲，不但沒有學到什麼，成就什麼，而且也沒有做什麼，更沒有什麼前途。（譯自十一月號Living 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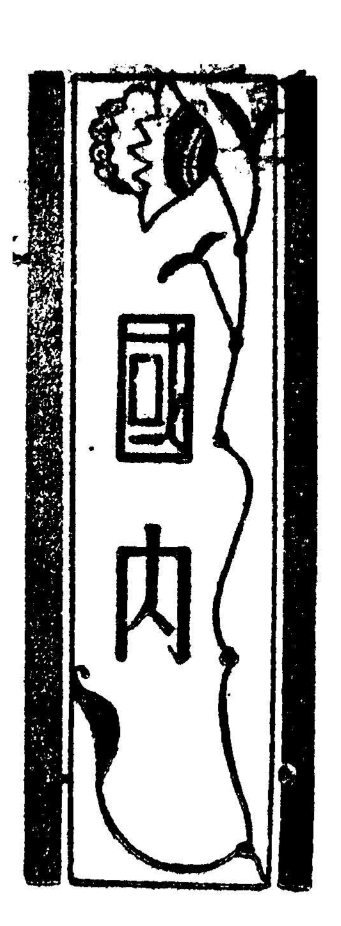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

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起至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止

因蔣委員長之安然回京，憂鬱之時局，頓呈祥和之狀態。其詳細情形業已另見專篇。綏遠前線，殊爲沉寂；因反正者日多，致匪僞內部淩亂，無能爲力。雖屢傳某方將再謀整頓，企圖大舉，依目下情形觀察，恐難嘗試，我方亦在嚴陣以待中；陝變解決，使前方士氣益壯，跳梁小醜，蓋愈不足畏矣。

國外方面，英義關係日見接近，安定地中海關係之君子協定，業已草竣，最近即可簽訂。各國對於義之吞併亞比西尼亞，事實上承認者日多。西亂仍在混亂中，德方援助反政府軍日見露骨，雖經英法方面竭力呼籲各國不干涉西亂，亦難生效。日本本屆議會已行開幕式，正式開議，當過年以後。



綏遠前方依然沉寂

自張萬慶部下紛紛反正後，匪僞內部，恐慌日甚，彼此火併，尤時有發現，德王已返滂江，態度消極，最短期內，匪僞恐難再舉矣。

陝變後之前線情形

陝變後之綏遠前線情形，大公報長江先生有詳細之敘述，茲據錄如下：綏遠的抗戰兵表現了比從前對外任何一次的抗戰有進步，進步的地方在我們有比較全般的計劃，有最後的決心，有一定的步驟。而中央與地方的力量，比較能在共同計劃之下使用。同時這次抗戰有相當令人不滿意的地方，就是這次抗戰並未能如一般人預期的迅速開展，以破竹之勢，向前邁進，擴大爲整個的民族解放戰爭。前者的觀察，可以從前綫實際參加戰爭的將士口中流出；而後者的批評，則從各方來綏遠的代表，特別是北平和西安的學生界，從綏遠回去的時候，比較有如此的言論。

十二日西安事件突發的消息十三日晨傳到綏遠，知道這個消息最早的是傅宜生先生的機要秘書王丹九先生。這時傅主席和趙承綬王靖國正到百靈廟在視察，王氏接到這個消息，就無法安睡，趕緊向前方報告；而傅趙王等在由百靈廟返武川的途中，得到這個報告，於是放棄到綏北其他地方視察的計畫，匆匆的返回了綏垣。

滿懷攻擊精神的湯恩伯軍長，在綏東閒住無聊，十二日夜間特由平地泉趕來綏垣，打算十三日謁傅主席商議某項軍事計劃，最主要的是想爲戰

氣橫溢的十三軍官兵求一試刀之機會。他計劃十三日夜間回平地泉，從事布置。突然在十三日正午，有同業正在和湯氏談話，湯氏亦正欲進餐的時候，一件由平地泉轉來的電報，立刻使湯氏顏色慘變，當即飛速趕赴車站，並囑咐如趕不上包平特別快車，令路局特開專車，逕返平地泉。當時記者頗疑綏東有事，然而證以各方情報，似又不可能，但是誰也不會料到是這種想不到的事件！

傅趙王等視察百靈廟時，帶去一部高級參謀人員，視察陣地。傅趙王等由百靈廟返武川時，特令他們由百靈廟去大廟，巡視該方防務與重要地形。他們很熱烈的去研究考察，次日返綏，他們許多都興奮的向主官報告視察結果。然而看到主官的臉色不對，後來知道西安事變，直如冷水澆頭，許多話都無心再說下去。傅主席的參謀處長李英夫先生甚至回到自己房裏禁不住放聲大哭了。

十四日在平地泉看到湯恩伯先生，我們只有隔一天的時光未曾會面，而他的面容却已發生了異常的變化，猶如曾服了大喪三年，臉是那樣黯淡蒼白，眼淚始終沒有和眼眶絕了因緣。每每收到一個「限即刻到」的電報，總看到他增加了不安。他的參謀長吳紹周先生親自守在電務室，急等着洛陽以西陝甘一帶拍來的電報一個字一個字的譯出，希望上面能露出一點較好的消息。

紅格爾圖首功的彭毓斌師長，本來約我十四日午刻談閒話，大概是研究些騎兵作戰上的經驗與改進的意見。我因爲西安事變關係，沒有等到他約定的時刻，就到他那富有澹泊明志風格的司令部去看他。當我身體出現在司令部的院落裏，他的司令室內即發出「范先生」的呼聲。我們很快的比從前任何時候都要直率的見面，沮喪悲傷的面孔，坐立不安的神氣，淚滿汪汪，容顏慘淡。「這是甚麼話！」在他頓足徘徊，歎聲不絕中，我首先聽到這樣一句「這可不得了！」「世上那有這種糊塗事！」「首先綏遠要受大影響！」「抗×！這樣抗法，實在開千古之奇聞！」「這可糟糕！」……「這還有什麼話可說!?」他到底是湖北人，有特別引人注意的鄂音。我們不自主的把預定的問題拋開，盡談了陝局的一切，特別是對於綏遠的將來。他所部的騎兵數月來東征西伐，人馬本已過度辛勞，此時王英正由大廟失敗東逃，遁處在土木爾台附近鄉村中，他已下令他勞苦功高的騎兵乘夜追捕，欲殲巨寇。大致已將就緒，陝變傳來，他恐某方乘危進襲，不得不集結兵力，以防萬一，遂使王英又得苟延殘喘，還禍察綏。

湯恩伯對他的部下，最初打算採取暫秘主義，不讓他們知道，以免動搖軍心。但是平津報紙已經隨火車帶來不幸消息，欲秘而不可能。駐防某地的王仲廉師長特別召集了他的部下某旅全部訓話，希望告訴他們陝變的消息，原是要使大家鎮靜的意思，誰知不幸的消息剛從他口中放出，全場官兵立即放聲號哭，哀聲動地，附近鄉民，亦爲之愴然泣下。

綏東一般民衆，在十四，十五等幾天中，發生許多謠言，有時蔣委員長已飛抵洛陽，有時說已到太原，和閻主任策劃前方軍事，街談巷議，儼然逼眞。從來不大關心國事的民衆，這回大家都在深切的注意着。

（平地泉一家派報社的掌櫃，有一天對我訴苦，說他那小小的派報社房門，每天被好幾百人圍着要賣大公報，他的報不够分配無法應付而且往往被熱心時事的份子强買去固定訂戶的報紙。當他的門口淸靜以後，他的報紙，已經被搶得差不多，有許多定戶都無法交報。）

某方以爲陝變既起，綏局有機可乘，十六十七兩日召集匪僞各部領袖，在化德（嘉卜寺）開會，擬於十八日開始總攻。敵機此時全線大肆活動，散兩種小型傳單，一類是恐駭性質，如謂：「你們良民百姓，趕緊投降」，「我軍有精良武器」等；一類是煽惑性質，如謂：「你們的蔣介石已遇暗殺！」「你們已經沒人領導！」「你們國內已經大亂！」等。下面是用「蒙古軍總司令」名義。傳單內容文字，似通非通，完全爲「三島式」的漢文，凡是有「日」字的地方就抬高一格，如「不日我軍即將進攻，」傳單上面是「不　日我軍即將進攻」，見「日」爲頭的文格，不能不謂此抬首創！

十六十七那幾天，前方有警象，傅主席特和趙承綬司令，特到平地泉晤湯恩伯，並約大同李服膺專車來平地泉，一方面對陝局作共同表示，一方面共同策劃綏東防務。大家談到陝變，只有搖首焦思。趙承綬司令是較賦性豪爽的人，然而那幾天也是無精打采，有人問他爲甚麼不見高興，他的答覆是：在如此大變下，要高興也高興不起！

有幾位在陝變後去百靈廟的慰勞代表回來告訴記者，他們這回去算是上了大當，因爲他們本是打算到前方去問前方將士們攻戰情形，然而他們

到了百靈廟之後，無數的官兵，都包圍他們問西安事變的經過，和委員長的近況，且多頓足歎息，垂首喪面。他們已無心爲代表們談戰況，最多不過對付幾句。話又轉到西安事件來，所以他們竟失望與愴然而歸。

各方面的情形看來，對於西安事變的態度，有一種難能的一致。張楊他提出的主張，當有其當然的政治暗流作基礎，或有一部人或對其中一部主張表示同情，但是張楊的歷史和他們的軍政現況，是否眞正是誠心來作他們所提出的新政治打算，恐怕有十分之九的人對他們有相當懷疑。特別是他們所採的扣留蔣委員長的手段，是絕對不能得到前線上任何一個軍民的同意！因爲他們提出的最高政治理想是「聯合」，而以如此手段來「聯合」，當使達到目的之距離，愈弄愈遠了！

蔣委員長恢復自由之消息，至今仍爲前線每個軍民所禱盼。傅主席離綏飛陝之前夕，記者曾祝其離陝歸來之日，西安上空已雲開霧散，透見了青天。（十二月二十四日於綏遠）

匪偽亟謀補充內部

據二十四日張家口通信：察北匪偽爲某方作爪牙，相輔西進，幸賴一般熱心忠誠守土衛國之將士，冒死奮鬥，捷報頻傳。詎突有西安之意外奇變，予軍事進行上以莫大打擊，好在偽匪迭遭巨創，蘇息不暇，實無力反攻，至其開會總攻，乃不過一種自張聲勢之煙幕，期綏國軍之進剿。如德王之通電停戰，即其證例。據嘉卜寺來人談：德王自發出通電停戰後，即於二十一日乘飛機返西蘇尼特旗王府，各蒙偽軍領袖，如包悅卿•卓世海•李守信等，亦正加緊整飭部屬。熱河匪軍張海鵬•王靜修•胡玉山•李振銘等，連日均紛向商都集中。緣商都爲國軍壓迫，已成危城，稍攻即下，且偽匪軍心已極渙散。近來一夕數驚，大有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之勢。居民早已逃避殆盡，市面蕭條，較前益甚；張逆萬慶，原係王英部下之步兵旅長，原有四千餘人，當綏邊發生戰事之前，因某方猜疑王英不穩，曾將張逆所部，悉數繳械遣散。旋因戰事即將發動，需兵甚切，乃復令張重復舊部，張當極力招集，在南壕塹集有三千餘人，本擬調赴商都，聽王英指揮，由紅格爾圖西犯陶林，旋因南壕塹僅李守信所屬之一部，兵力薄弱，乃留張在南壕塹扭西犯興和之主力部隊，張於十一月十八日響應，王英李守信亦開始向綏攻擊，詎屢屢失利，所部傷亡極多，自石玉山金憲章反正，旬日來三五成羣携械向綏軍自動輸誠者，日不乏人。故張部實已逃散殆盡，南壕塹至今已無王英匪軍足跡，自本月十九日起，某方更停發匪軍接濟，而張逆仍未覺悟，復多方奔走營謀，於二十二日晚間由南壕塹狼狽到達嘉卜寺，會見某特務機關長，有所商請。又某方因察食糧，不足軍食，爲預防計，現由熱河境內運出大批糧食，存儲於多倫，以備接濟偽匪之用。並於二十二日晚由多倫運到嘉卜寺鐵絲六載重汽車，鋼條二載重汽車，日內即可轉運商都，供給偽軍作爲構築防禦工程之用。至於張北及嘉卜寺間，近來運輸之忙碌情形，不亞軍事方興之際，某方所購之大批軍馬，現陸續將已運罄，由張家口萬國公司汽車包運，在張北再分運嘉卜寺或商都南壕塹等地。二十三日復由口內運到張北煤及汽油七車，並聞某方現復委託德化商店，在口內採購大量食品，運往嘉卜寺云。

全國各地慶蔣回京

蔣委員長安抵首都，其經過詳情，業已另誌專篇，茲將各地慶祝情形，略誌如下：各地於得蔣離陝消息後，莫不熱烈慶祝，盛況實爲空前。各地軍政長官及民衆團體，紛紛致電慰問，國外僑胞，尤爲熱烈，甚有不顧當地警章，燃放爆竹，狂歡誌慶，各國外交負責人亦均來電慶賀。中央國府暨五院各部，二十七日晨八時在中央黨部大禮堂合併舉行慶祝會。到丁惟汾，葉楚傖，居正，林森，吳敬恆，陳立夫，孔祥熙，張繼，戴傳賢，孫科，李煜瀛，何應欽，何成濬，王正廷，周啓剛，徐源泉，李烈鈞，褚民誼，吳忠信，張厲生，朱培德，張羣等九十餘中委及各院部陳其采，呂超，朱慶瀾，陳訓泳，陳大齊，王固磐，吳思豫，謝冠生，劉三，于洪起等數百人，又黨務工作人員總幹事以上王啓江，王子弦，黃仲翔，吳道一等數百人，共約千人。八時正奏樂開會，由國府林主席領導行禮如儀後，並即席致詞，詞畢即呼「中華民國萬歲」，「中國國民黨萬歲」，「蔣副主席萬歲」等口號，至八時半奏樂禮成散會。林主席報告詞云，各位同志，今日中央舉行慶祝蔣委員長回京大會，不但中央同人歡欣鼓舞，熱烈慶祝，即全國同胞，亦舉國歡騰，普天同慶。蔣委員長前日下午安然離陝抵洛，全國同胞當晚爭鳴爆竹，以示歡欣，其熱烈鼓舞，歡呼若狂之情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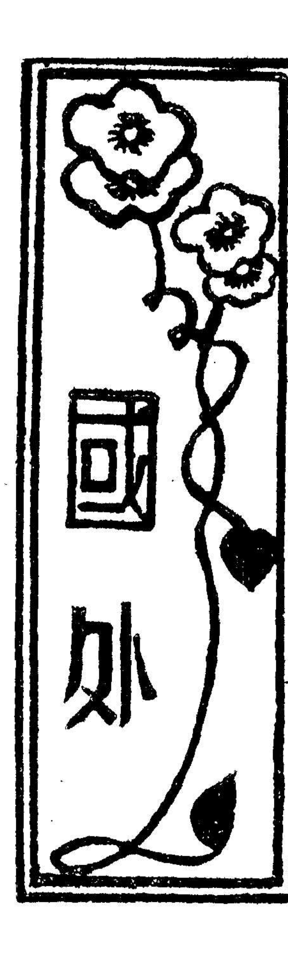
實所僅有。由此足徵一般國民對于國事關懷之殷切，與夫擁護領袖忠忱之真摯，任何方面不能予以否認。自西安事變發生以後，全國同胞，無不致其深切之憂灼；而蔣委員長之安全問題，尤爲全國同胞以及各國友邦一致所繫念。今幸舉國仰望之領袖，已能安然返京，其足以安慰全國同胞，自無待言。而全國同胞舉國歡騰慶祝之熱烈，實爲多少年來所未有之盛況。可知全國同胞，對於本黨主義已有了深切之認識與信仰，然後有此萬衆一心的表顯，所以吾人于此西安事變解決後，所得之教訓，深覺國家無論遭遇任何危難，只須國民萬衆一心，服從中央，擁護領袖，一切危難，均可迎刃而解，此後萬衆一心，在蔣委員長領導之下，努力猛進云。首都百萬民衆，二十七日晨舉行大會。參加民衆約二十餘萬人，由馬超俊主席，並致歡迎詞後，繼由委員長代表何應欽致答謝詞，呼慶祝口號後，各參加團體民衆即出發遊行，參加團體皆備有慶祝布標語，個人皆手持慶祝小旗，並備有大批鞭炮燃放示慶；會場中唱慶祝歌，及呼「蔣委員長萬歲」聲，不絕於耳。童軍及憲警，在場維持秩序，中央電影場派員在場攝製活動影片，會場天空上，時有飛機散發五彩紙條標語，蔚爲大觀。京各機關團體學校及商店住戶均一律懸旗誌慶，各通衢及住戶門首，均貼有慶祝標語，其盛況打破京市歷屆盛會之紀錄。茲將歡迎詞及蔣委員長答謝原詞錄次。

△馬超俊歡迎詞　我們的領袖，由西安平安的回來了。這三天來，我們熱烈的狂歡，和前十三天沉悶的悲憤，充分顯露着我們愛護領袖的熱誠，充分表明了領袖對黨國的重要，更充分証明了國家，領袖，人民，已經溶成一片。變成三位一體，不可一刻分離。我們要知道一個偉大人物的生存，必定有他不可動搖的威德存在，不是任何人可以陰謀干犯的。記得孔子有一句名言說：「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所以一個偉大的人物，偶然遭遇危難，不但他自己可以自信，不致受人危害，即全國人民，也這樣相信的。從前孔子在陳蔡遇危，總理在廣州蒙難，結果益可證明了孔子和總理偉大的人格。這次蔣委員長蒙難，我們相信一定可以安全脫險，也就是這個道理。這次蔣委員長的蒙難，是我們舉國上下應付事變的總測驗。固然我在前面說過，蔣委員長之脫險，由於他的不可動搖的偉大人格所感召，但是我們全國民意齊一的力量，中央斷然處置之迅赴事機，與武裝同志赤誠忠勇的堅決表示，也是促進迅速脫險的最大原因，這些原因之構成，實在就是我們領袖領導教化之功，我們的領袖，對於我們應付西安事變之得體，想來一定引爲欣慰的，我們如果把這種精神發揚光大，在領袖領導之下，去努力解除國難，復興民族，一定可以成功的。

△蔣委員長謝詞　蔣委員長代表何應欽朗誦委員長謝詞，「今天蒙全市同志同胞的盛意，舉行這盛大的集會，對中正慰勉有加，中正非常感愧。在這半個月內，不但是南京，全國的同胞，全國同志，爲國家前途，關懷到中正個人的安危，同抒正義，同切憂懸，直到昨天在中正的歸途中，纔愁容盡釋，歡呼若狂，這一種熱烈的情緒，除中正個人萬分感謝以外，足使全世界認識中華民國是有組織的民族，中華民國是有力量的國家。中正身體上雖受了十多日的苦痛，精神上因感受到全國一致嚴正的表示，覺得無限安慰，無限興奮。中正馭人無方，弭亂乏術，致全國人民憂慮萬端，此次負疚歸來，那裏還敢受全國人民逾分的獎飾，惟望共奮爲國爲民族的精神，依遵已定的國策努力進行。今天中正因腰腿疲痛，不便步履，不克親自到會，敬託何應欽同志代表向各位致謝，祝各位健康。」

前方聞此喜訊，尤歡欣莫狂。綏各界二十七日上午十時在公共體育場開蔣委員長返京慶祝大會，全市懸旗，各報休息。由趙承綬主席，參加軍民及各地慰勞團代表約二萬人，盛況空前。趙報告開會意義，略稱：領袖安全，國運不轉，中國前途，光明燦爛。當蔣委員長被困，綏前線將士，愁苦更甚，計蔣被困十四日，前線將士如度十四年。今領袖脫險，綏遠抗戰可照原定計劃進行，尤爲欣幸云云。次雲王烏沙貝子及四子部落旂潘王

用蒙文致詞，譯成漢語，大意謂領袖脫險，乃邊疆之福；蒙漢同胞，此後更應一致努力，完成中華民族之復興云云。復次綏籍中委趙允義，新嘉坡華僑代表章德穆等致辭，最後全體宣誓，擁護領袖，沿途歡呼口號，散會。分兩大隊在新舊城遊行，趙允義潘秀仁等領導，沿途歡呼口號，五年來綏垣羣衆遊行，此尚爲首次，當開會之初，鳴禮砲二十一響，旋全市爆竹齊鳴，綏省垣近年來新舊年節，均禁止放砲，二十七日全市爆竹聲，高響入雲，熱烈勝於過年。慶祝會中全體會對綏東北陣亡將士及西安殉難烈士，默哀致敬，極爲嚴肅，會後全城狂歡空前，並有幼稚園學生數人自動參加，慶祝會主席團以氣候嚴寒，婉勸此輩幼兒早回，但竟無效。



英義訂立君子協定

英義兩國關於地中海問題之君子協定，已於二十三日前起草完成，寄往倫敦徵求英國政府之意見，一俟英國方面提出答復，即可舉行簽字。協定草案，分爲四節或五節，其中關於地中海雙方尊重現有地位之一節，最難屬稿。其初雙方會擬相互承諾在地中海上維持海軍均勢，但因英義兩國地中海艦隊編制，迥不相同。（英國主力艦較義國艦隊爲多）。故不得不放棄此議，而代以尊重現有地位之一語，取其較有柔性，不但海軍噸位雙方維持現狀，（按地中海上英國海軍噸位，較之義國多出十萬噸乃至十二萬五千噸）。即雙方所設海軍根據地，亦當維持現狀。其現所進行之工程，（英國在巴勒斯丁海海港，義國在地中海東部多得坎尼羣島，現均建造海軍根據地）。雙方亦仍可以繼續進行，以上各節，並未詳細載入協定，而僅屬君子間之一種信義的約束。但在精神方面，有極重要之關係，則英義兩國爭執，遷延一年有餘，可以從此告一結束，並使一般空氣爲之緩和故也。又該項協定，並非針對任何他國而發，簽字雙方，互允爲和平事業而工作，英國通至印度之途徑，義國通至東非洲之途徑，均由雙方相互予以保証云。

協定訂立經過曲折

英國駐義大使德魯蒙，曾於二十六日上午十一時赴義外交部，訪謁外長齊亞諾伯爵，有所商談，因此英義兩國，關於地中海之君子協定，當可迅即成立。其全文大約將於下星期一日或星期一日發表，聞其內容，極爲簡短，不至超過打字機打成之二十行地位。其中僅說明英義雙方相互保証，維持地中海和平，及其自由通航，並相互尊重在地中海之現有地位。其中最後一層，乃係談判最困難之點。按義國軍官羅西伯爵，前於九月間率領義國軍隊，開到地中海西班牙屬巴里利克羣島之瑪育加島，設置防務，頗有久居該島之意。此事爲地中海英義兩國關係中之一大暗礁。惟現聞羅西伯爵已於十月前退出該島，兩國君子協定之談判，得以急轉直下，顯然係由此舉之所促成。又一般觀察者以爲協定中對於各項海軍技術問題，不至有何規定；惟義國對於西班牙事件之未來態度，則當因此項協定而有所更改，果爾歐洲一般局勢自可爲之緩和。此後關係最重者，厥惟德國之問題，此間輿論，對於法德兩國及英德兩國相互接近之舉，均表示贊成，以爲此種接近之可能，其基本當在（一）德國取消經濟上自給自足政策，而與他國恢復正常經濟關係。（二）該國修改其軍備政策云。

日本本屆議會開幕

日本第七十屆議會之開院式，於二十六日上午十一時日皇親臨之下在

貴族院舉行，日皇是日著陸軍式禮服，乘皇室儀仗馬車，於上午十時四十五分到新議事堂大門即入議事堂內便殿，接見各皇族及內閣各員兩院正副議長等。至十一時於諸員行禮中親臨會場御座，此時首相廣田捧持勅語書進至御前，日皇取此宣讀，勅語旣畢，議長近衛拜受勅語書，由御前退下。禮成，日皇於十一時十五分還宮。當開幕時，副議長岡田就議長席。宣言須起草勅語奉答文，指名野村嘉六氏十八名爲起草委員後，介紹新就議席之田中貢氏。三十五分一度休憩，而於其間開起草委員會，起草奉答文案，再開大會。委員長報告後，滿場起立通過奉答文，十二時半散會。又日本大藏省所發表之預算編成方針如下：爲應付目下日本內外之時局謀國運之進展及國民生活之安定起見，有講求許多重要設施之必要。故政府於昭和十二年度以降，注重於國防之充實，教育之刷新，改善中央地方稅制之整備，國民生活之安定，產業之進行，貿易之伸張，對滿重要策之確立，及行政機構之整備改善，定爲國策，務必期其實現。因此編成十二年度預算之際，務必將支出之經費集中於重要國策之遂行，同時力謀增加普通歲入，藉以鞏固財政之基礎，此爲此次編成預算所採之方針云。

一週大事日記

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起
至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止

十二月二十三日　星期三

△中央常會決任林森暫代中政會副主席居正暫代中常會副主席

△中政會議決優卹西安殉難者

△川越訪孔致慰問

△何競武代表何應欽抵平晤宋

△劉爲章抵湘

△宋韓發出通電

十二月二十四日　星期四

△傅作義赴幷

△何成濬徐源泉抵京

△瑞士承認義併亞

十二月二十五日　星期五

△蔣委員長及張學良抵洛陽

△中央遙祭邵元沖

△傅作義抵幷

△須磨訪高宗武

△英法呼籲停止干涉西亂

十二月二十六日　星期六

△蔣委員長抵南京

△張學良函蔣請罪

△于右任離洛返京

△首都解嚴

△西安恢復常態

△日議會正式開幕

十二月二十七日　星期日

△蔣電慰綏前方將士

△中央舉行慶祝會

△留陝各要員均抵京

△于右任抵京

△隴海路修復

△汪電蔣慰問

△英義君子協定草竣

△西政府扣留德船

十二月二十八日　星期一

△中常會開臨時會

△行政院孔代院長通告解職

△成都北海事件解決

△黃紹竑回京

△徐永昌抵京謁蔣代閻慰問

△日俄臨時漁業協定簽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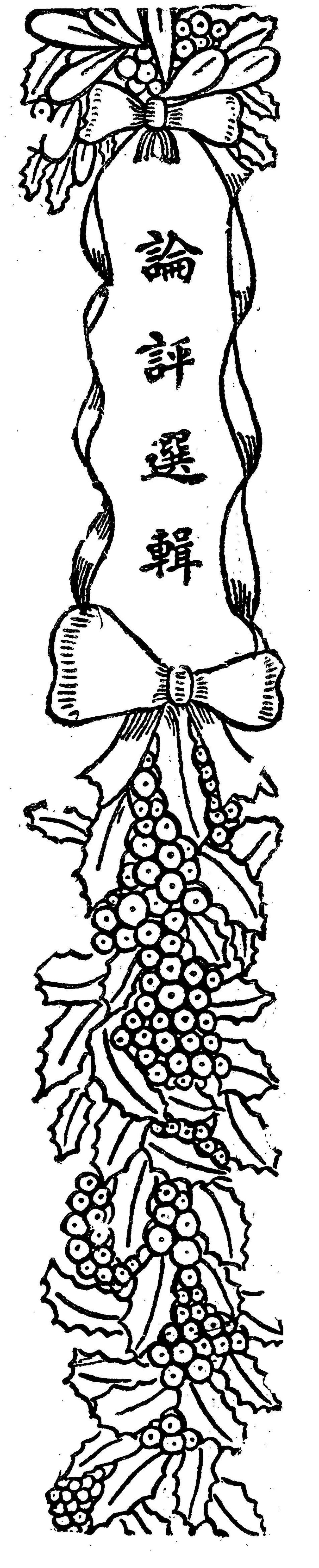
△全印大會反對新憲法

十二月二十九日　星期二

△中常會決議蔣辭職慰留

△中政會決定陝事處置辦法

△討逆總司令部撤銷



中國不做西班牙

西安消息，異常沈悶，惟常識推斷，想不久應見曙光。試述其理由如左：

其一　蔣委員長之安全問題，在今日應已不成問題。蓋無論陝變主動者初意如何，當大錯鑄成之後，即悔意發動之時。十日以來，全國責難，世界震動，言禦侮而自壞國防，言救國而幾傾國本，迨討伐令下，大軍陳於華山渭水之間，彼等內慚神明，外畏清議，此時心境，大不同矣。況全國公論，實隨時禱其補咎自新，而政府軍力，又實際足以掃平叛亂。彼等從同胞勸告，則處處光明，再倒行逆施，則完全死路。故今日之陝局，在現實的意義上，已非全國如何救蔣之問題，乃彼等如何求庇於蔣以自救之問題。

其二　政府處置陝變，異常嚴厲，此時誰敢言調停，即受袒逆之處分。從國家綱紀言，亦無人能謂政府政策之不當也。雖然，苟推論政府何以採此斷然嚴厲之處置，一言蔽之，為救蔣公而已。是以蔣出險歸京之日，即和平再來之日。而陝變主動者，鑒於驪蔣在陝，並不足阻討伐之師，護蔣歸京，則立可得安全之路，是則問題解決，依理應不在遠。政府軍隊，，從十九日起一再緩攻，以待吉報，吾人從國家利益及人民安危之觀點上，亦終不得不娛誠希望在最後一瞬間，得轉禍為福，勿令軍民犧牲，敗壞國家元氣也。

以上兩點，就目前形勢而言也。吾人以為全國國民，尤其學生等應嚴切注意者，今日之局勢，將關係中國今後數十年之運命，其重大與危險，有出乎尋常意料之外者。是以為促進迅速解決之計，仍賴全國輿論，洞察國家利害，各盡所能，以為呼籲。此次陝變，間接受去冬以來學生運動之影響，故青年議論，亦甚足視。十日以來，吾人已得見全國大多數智識分子極烈愛國之主張，同時亦知有少數分子持有異見。吾人願正告各方：救國之基礎，為和平統一，故不容赤化，不容分裂。此次陝變，雖事起倉卒，而原因複雜，一言蔽之，為政治上社會上種種矛盾存在之結果。吾人本其擁護和平統一之信念，祈禱此次事變之後，更共同致力於克服中國內在的種種矛盾，在反赤化反分裂之大原則下，求達到確實和平統一之目的。今日者，其重要開頭也。今處非常事變之中，不暇推論今後政治，然亦有可言者：（一）論者勿謂藉對外問題可以解內部矛盾。蓋陝變證明安內而後能攘外之說之確，惟問題在如何而後得安。（二）此次更證明蔣委員長

與國運關係之重要，和平統一之重任，惟有望彼速出擔負之。若失此機會，或竟成悲劇，則西班牙今日之慘狀，即未來中國之縮影而更不及之。因西班牙內憂重而外患輕，中國則外患內憂，同時猛進故也。（三）學生青年等，須一致努力認識國家利害，建設國防心理，即凡考慮問題，須以國防利益爲出發點。當此變起非常，辨別更須明瞭也。

昨傳京訊，政府當局，對陝事迄不樂觀，以爲張學良等徒弄緩兵之計。誠如是，則推演將惡化。吾人以爲挽救大局之最大保障，爲全國同胞之常識與良知，願俱誓不使中國做西班牙，則中國終不做西班牙！願俱擁護國家紀律，以促叛亂者之最後反省！

（錄十二月二十三日津滬大公報）

共同維繫向心力

西安事變發生以來，全國人士，無間男女老幼，均一致焦憂憤慨，奔走呼號，在精神上充分表示全國國民對國家對領袖之熱烈愛護，同時予陝變主持者以極大之道德的壓力。即此一點現象，已顯示中國之進步。

一般眞純愛國之大多數國民，對陝變其所以表示莫大之焦憤者，蓋有兩種憂慮：一恐中國變成紅白對壘之西班牙；二恐內亂還原，復使國家的統一局面陷於分裂。

陝變發生玆將半月，以此旬日來之情形觀察，證明張學良殊無抓住共黨之力量，尤其不能領導所謂「人民陣線」，自不能形成一個壁壘，遽至演成西班牙之局面。惟此種沈悶形勢，遷延復遷延，夜長夢多，實宜迅予打開，以免西北全局受其影響。蓋甘陝之間，東北軍夙負勦共責任，今既擅自棄防，則共匪節節接收，步步跟進，蔓延擴大，要極可憂也。

其次，中國是否將演內亂還原之悲劇，吾人亦願判斷其不能，蓋凡有良心之中國人當然均不願重見國家之分裂也。

張學良在舉事之前後，彼或玄想在各處當有對彼同情起而響應者。事實證明，絕對不然。全國國民一致悲慨，西安當已感知。即各省之負責任者，亦皆深明大義之人，在此半月來，咸對張楊痛惜，箴勸，指責，以至聲討。大家咸注意四川兩廣，而此數省之負責任者表示亦至坦白。劉湘主席十四日之通電，明揭「發揚忠悃，翊戴中樞」之旨，並派其參謀長傅常氏來京，請命於中央。現在之兩廣當局，皆今年夏秋造成國家統一局面之人，共表示關切，皆在如何維持國家之統一。余漢謀主席之代表李煦寰氏已到京。即如陳濟棠氏，已爲待罪海外之人，且通電責張爲「劫持統帥，動搖國本，犯上作亂，破壞統一」，則張氏之不容於公論可知。負守土抗賊重任之閻副委員長及傅主席，對張已有痛切之詰責及箴勸；支撐北方危局之宋韓二氏亦迭有責張孟浪，擁護統一之表示。以各省負責當局之表示，證明對張氏絕無絲毫之同情，且深懼國家統一之被破壞。加以全國國民之公意，均信張氏此舉不足以撼動國家之統一基礎也。

吾人以爲此點非常重大。蓋中國現在之統一局面，乃以無數代價，無量犧牲，鉅大忍耐所換得所造成者，絕不容一人之輕舉妄動推翻之。大家須知：陝變未了，國家之危機乃在。吾人希望兩點：政府負有解決陝變奠安國家之全責，政府之立場及方針，表示已極明顯，現惟有迅速善盡其職責，以不負國民之期望。第二，各省負責當局對陝變之表示均極正確而得體，自今以往，各省當局對分內之事宜更加勤奮，盡責保衛地方之治安，

對國事應先全聽命中央，共維大局。共同維繫一個向心力，在同一目標及步驟下動作，則國家愈在危難之中，愈能發揮其偉大的統一力量，此又國民今日一致之希望，竊願各方當軸努力善處也。

（錄十二月二十五日津滬大公報）

國民良知的大勝利

昨晚從六時半，全國各大小都市，歡聲雷動，爆竹齊鳴，實現了「狂歡之夜」。昨天又恰是雲南起義再造共和的紀念日，我們與國民同慶之餘，願先簡單貢獻幾句祝賀的話。

自事變發生，我們於憂慮悲憤中，實在抱着一種信念，以爲一定能逢凶化吉。我們十八日給西安軍界公開信中，說明期待三天以內能給全國同胞報喜，現在雖然時期遲了三日，但果能達到給全國報喜的願望，我們的欣喜，不問可知了。

我們何以有此逢凶化吉的信念？就是信任中國人都有愛國的良知，有偉大不可思議的力量，甚麼凶，都可以化除。我們因此信任參加西安事變的人們，他們的良知，必然同全國同胞一樣。他們雖然觸犯了軍紀，但他們的良知，一定還存在着，這就是希望逢凶化吉的基礎，現在果然實現了。

自十二日到昨天，全國各城鎮以及各鄉，無論何界，都那樣的憂慮焦急，而昨夜喜訊一傳，全國這樣鬨動，這樣喜歡，這在中國歷史上，無疑的是空前的表現。這是證明全國同胞的確愛護國家，信任領袖，的確要統一，要和平，要中國儘速地成功能以完全自衛其統一獨立自由的國家。因此同情爲統一獨立自由而奮鬭的蔣介石先生，反對分裂擾亂的任何舉動，而同時同胞的良知，實在祈禱陝變能不經武力而解決，因爲大家在原則上對於東北軍陝軍本一律希望其爲國家的干城，責備他們，可惜他們，但並不仇視他們。

極不幸極危險的陝變，一經解決，却立刻變爲國家民族大喜之事。因爲這兩星期來，中國國民，不隄防地，無準備地，經了一個嚴重的試驗，而試驗結果，却大得勝利了。這一勝利，使得全世界知道中國確是統一的國民，確有領導全國的領袖。使得我全體國民，無論文武，無使何種職業者，今後更堅强了愛國衛國的自信，因而精神上更增進了團結。

從今天起，中國的建設，要更進到一種新階段，我們想說的話也很多，現在不談。我們願與全國同胞先靜聽蔣委員長給大家說甚麼話，我們此時，只致其慶祝慰問之辭。第一：蔣先生在執行國家職務時，受此驚險，現在到洛陽了，我們願隨同全國國民，給他致祝，希望他早日回京，主持大政。第二：願慰問陝西人民，尤其西安市民，險些無端遭受大禍，我們想昨晚全國各都市中最歡欣鼓舞的是西安市。第三：願慰問華陰渭南間的各軍隊，及綏遠前方與在甘肅服務的各軍隊，嘉其勞苦，祝其平安，同時願慰問在西安受驚的各文武大吏，悼惜此次死難的諸位同胞。至於陝變如何善後，事關國家綱紀，我們不應妄談，但相信全國國民，都信任蔣先生自有適當辦法，貢獻中央，那麼我們大家，正可專慶祝祖國之逢凶化吉，其他暫時可以不問了。

（錄十二月二十六日津滬大公報）

迎蔣委員長回京

蔣委員長已於昨午在萬衆熱烈歡迎中回抵南京。

十年來，尤其九一八以來，蔣先生代表積弱的中國所受的辛酸，與其殫精竭慮爲衞國建國所盡的勞苦，現在公開的普遍的得到全國最大多國民同情的報酬。西安蒙難以來，全國表現的悲憂，和這兩天各界大家的欣喜，就等於國民對蔣先生一種信任投票，而大多數國民此次所給的熱烈同情，蔣先生一定引爲最大的安慰。

但可以這樣說：國民此次的熱烈表示，無形中更將蔣先生責任加重，不但領袖的蔣先生個人，執政的國民黨，整個的需要更自己檢討，更加倍努力。

大多數國民，不在黨，平常各執其業，好像對政治無判斷，無感覺，其實不然。一般國民是公道的，熱心的，他們認識國家的利益，能權衡輕重，能辨別事實，不過平常用不着說話，一旦大事當前，就立刻熱烈的表現出來。大多數國民這樣進步了，可以說衞國建國的基礎，已經確實存在。問題只在怎樣能使他更凝固，更團結，怎樣使得衞國建國的事業，更順利進行。

蔣先生主持的軍事外交，也謹細，也勇敢，並無錯誤，關於此點，我們希望全體國民，都一致信任領袖，大家努力。就是向來持懷疑論的少數人，不問其動機純雜，自今而往，務必都站在一條線上，不要挑撥，也不焦燥，大家以心傳心，共同奮鬥。我想蔣先生經此患難之後，以其本來堅強不屈的性格，而又新得到國民這樣熱烈的同情，他的心境，一定更興奮，同時更要集思廣益，竭力求國民的後援，所以關於軍事外交的前途，我們是完全樂觀的。不過有一點，我們認爲比軍事比外交更重要，就是國家和平統一之確實完成。和平統一，是不可分的一個名詞。和平的解釋，就是和，與平。中國軍事政治的統一，本來已成功了，但是尚需要檢討有沒有不和與不平。陝變之起，我們曾說過西安籠罩着乖戾之氣，乖戾就是與和平相反，這當然是受惡意的勾煽而來，但需要檢討其潛伏的病源，加以根本療治，使得全國在蔣先生領導之下，確實完成和平統一，這大概是今後最急要的一件事了。我想可以這樣說：中國不容赤化暴動，是擁護國家民族生存事實的絕對需要，是民十六以來的活教訓。假若不是蔣先生領導奮鬥，中國早已糜爛不堪，並且早已保不住國家的地位。這是事實，毫無疑問。但同時應當這樣說：在中國建國途程中，其所需要排除的，只是漢奸與赤化暴動兩種行爲。除此而外，都應當極力求其和，求其平。更需要善導智識青年的思想，使之不走歧路。我想一般黨政軍當局，若都能細心的，親切的觀察並處理許多社會上人事問題，若能嚴格地尊崇法治，保障民權，則平與和的空氣，立可遍於全國，漢奸要絕跡，赤化暴動也一定自滅了。我們聽說蔣先生到京後，發表談話，還自己引咎，大多數國民聽見，一定更同情他的人格與誠意。我想一般公務員與一般國民，都要受蔣先生至誠精神所感動，少數思想錯誤者應當反省，而各級政府，應當努力於消除社會潛伏着的殘餘危機，以期全國發揚愉快光明的氣象，都守紀律，勤職業，共同信任領袖，以達衞國建國之成功。

（錄十二月二十七日津滬大公報）



國風社選

一 拔可招同梅生衆異飲墨巢賦贈梅生 疑盦

梅叟詩心如嚼雪淨徹中邊寒在骨因物賦形了無着
神理緜緜故超絕沖然不廢花竹喜適爾時成山水悅
遙情澹契孤見賞懷袖書陳香未歇忽喜重逢滄海濱
擱月凝看燮中熱十年不見癯未甚微有霜痕上毛髮
墨巢置酒月上初高柳搖秋更修潔碧陰如畫賓主四
籐床茗椀涼馨發此時此地私自詫將無別為吾儕設
傷離閔亂姑置捐賞折從容罄杞扶手擎遺墨說弢庵
悽淚奪眶仍鬱勃朋交海內漸凋落獨往餘誰解餐蕨
君之行誼肖其詩勁氣剛腸從兀兀和光豈遂絕人羣
知恥猶堪敎風節嗟君循海將告歸我亦重尋故山轍
生平蹤跡寄勞歌老作詞人自知拙晨雞不鳴珠在褐
六合沈冥艱此別抱詩亦自足怡顏千載悠悠幷中鐵

九日登貴陽甲秀樓感賦幷簡海內知友 纕蘅

時危真欲廢登臨縱有勞歌似越吟颯沓鼓鼙知事亟
蕭條欄楯識秋深兩京應憶題糕客（用去歲九日東山登高詩意）萬
里難銷叱馭心莫訝巖壘生意少新來種柳漸成陰

九日晚登掃葉樓 釋堪

傷眼真無淚可揮江山猶自戀斜暉三年此日樓重倚
一別還方客未歸向晚牛羊分路下橫秋鷹隼刺天飛
西風獵獵龍蟠里久旱黃花葉尚稀

小魯出宰貴陽東山有亭額如其字特為修復紀之以詩東來索和依均奉報 季遲

前身定是山薑子萬里南天晤一亭來處偶留白雲白

去時永記青松青抗塵詩吏獨能健醉世酒人多未醒我趁黃花先舉似高秋風雨隔年聽（客歲次和纕蘅九日東山登高之作曾及斯亭矜爲刱護）

贈李拔可　寥士

詩人百輩生閩海文采淵淵許我攀一日一書扶大雅（商務書館日出新書一種）三薰三沐出深艱論交氣類傷暾谷索句清嚴過后山別有尊前悽惋意國風世運總相關

九日約友登高不果乃攜兒輩游蛇山過庾樓遺址歸途有作　敏生

中年塵鬢不勝秋躑躅攜兒覓舊游簪菊何因期勝侶囊萸真欲祓清愁登臨暇日逢多難酖毒山川且少留隱隱飛橋連地脊可堪清景憶南樓

丙子重陽登清涼山　公武

古寺尋僧作漫遊山深秋老更清幽長江如帶寒侵堞鍾阜連雲青入樓筆健題糕書小篆（小僧作糕爲題延年益壽四字）風高落帽笑科頭（同遊有被風吹帽落山下者相與失笑）歸來閑步東籬下醉把黃花一嘯謳

從烏尤越澗上凌雲薄暮仍還　山腴

烏尤一宿復訪舊到凌雲涉磵厲危石攀蘿坐夕曛樓明四望遠山翠二涐分送客殘鐘裊鏗然度壑聞

生日書懷二首　燮舉

三十年來事登場劇不殊沐猴冒冠服塞馬論榮枯祇乏文卿巧偏如武子愚世途幾遷變終古此頑軀

不悔儒冠誤惟驚宦海波甘除鈎黨籍載詠碩人薖早歲知天命沖襟養太和自饒榮啓樂帶索且行歌

歸計　堯生

試杖留書畫淺沙山兜雇定我還家年年不改西窗伴勝有紅薇五月花

新自黔蜀北歸中秋侍家大人月宴沽上廣樓即席次長兄元韻賦和　芋龕

堂桂攢星柳未霜征驂歸及賀新涼願分坐上團圞月更照家家骨肉觴

夢揚州（旅情依淮海四聲）　圭璋

暝烟籠更那堪淒緊霜風岸柳半凋極目征途何窮楚山外溪橋冷帶醉吟誰惜飄蓬離鴻斷無人問夜眠愁對江楓　惆悵難尋舊蹤同載酒花前聽雨樓中事往夢迷一點靈犀潛通鳳城別後千番悔看淚痕曾染綃紅歸路迥天涯況味都在孤蓬

文藝



一個撤職一個開除

蕭牧頁

「你是不是想倒霉？鄉末，頂靠得住的，就去找那些漂亮女人。——漂亮女人都是些蘇妲己：誰碰到了，誰的江山就坐不牢。……要是我鄭少文，哼！——見了她們的背影都要倒退三十里！」

這小夥子說起話來挺够勁，一雙黑圓圓的眼睛，跟着兩塊薄嘴唇同時賣力，叫人會想起羅克他們那些電影來。再加上他那派孩子氣和非常恰當的手式，就是明生五太婆剛才這樣瞌睡得要命，也抬抬腦袋，插起嘴來。

「你這小狗×的眞是！除了你屋裏媽，還見過幾個蘇妲己？……你今年統統才十七歲，出門當過年多勤務兵，就學會了瞎扯！——誰的江山坐不牢，全是女人害的，你說？」

「嗳呀，祗有五太婆眞要命！」鄭少文披披嘴。「這個也多心！……我說的蘇妲己，還像你老人家這副尊容？……唔，鄉下人恐怕做夢也想不到世界上有這樣的妖精哩！……眞的，王團長要不給妖精迷住了，誰想撤他的職——敢？」

坐在東邊櫃台底下的王老八，嘴裏吸着旱烟桿，他偏偏腦袋，换了口氣。一滴水銀珠子一樣的清口水，沿着黑竹桿流到了手上。可是他沒有覺察到，祗看看五太婆，又向鄭少文撈一下嘴：

「說！——不要理她。……到底是什麼樣一個蘇妲己把我們這位家門團長迷住了？」

於是，這位穿這平江布黑學生裝的小夥子又起了勁：他跳起來站到五太婆那邊的柱頭底下，右手一揚，就眉飛色舞的說起來。

「這個蘇妲己呀，唔……」他嚥了一口唾沫，潤潤嗓子。「去年這時候，我還要叫她太太哩。……

「她丈夫是師部裏一個中校參謀。——個子高高的，鼻梁和前額骨都塌了下去，彷彿一個半乾的泥菩薩，給誰在臉上踩了一脚。他整天閃灼着一雙猫頭鷹一樣的眼睛，師部裏的什麼事，都要拉到自己身上來。一雙黑得發亮的長筒馬靴，靴衣遮過了膝蓋，走起路來，祇聽得那脚後跟上的鍍電馬刺『橐鏘橐鏘』的響。

「師部裏上上下下的人，背地裏都叫他做『豬血紅』。師長和師長太太，隨便一點什麼小事，（比方說，一張凳子沒擺得平正罷。）老對着那些馬弁橫一眼：

「『去叫胡參謀來！去叫胡參謀來！——你們這些膿包！』

「胡參謀一踏進師長的公館門，馬上把頭上的帽子抓到手裏——預備敬禮。一個丫頭打裏面的馬桶間出來，也得擠出前面那排金牙齒對她笑笑，或是問好。

「他到了師長公館裏，可不像在師部裏那麼神氣鳥溜的。祇聽得他那死心踏地的聲音：『是！是！』『馬上辦！馬上辦！』公館裏一天差不離要叫他百二十回，他那胸脯就一回較一回的挺得高起來。鍍電馬刺，也越響越刺耳。一直等到全部裏那些司書也下了辦公廳，他還燒着洋燭。在弄通報下訓令的。

「我補到胡參謀那裏去當勤務兵，剛剛領了符號的那一天，通信排那個傳令兵老宋就對我說：

「『好呀！一爬就爬到了高枝上。——胡參謀老早就要放團長的，不過現在沒有缺。』

「晚上。敲過十二點鐘，胡參謀才叫我提了馬燈，送他到自己公館裏去，一路上，他把歪皮帶上那條刀帶子抓到手裏，拋呀拋的，嘴裏吹着口哨。剛到門口，那兩扇黑漆大門『呀』的一下敞開了。——嚇！這一來，我差不離要疑心是走進了狐狸洞。

「門邊上站着一個頭髮燙得像珍珠皮一樣的女人，瘦長的身子，可是兩條大腿和胳膀，都是滾圓的。她穿着一套緋色的短腿衣褲，兩個饅頭一樣的奶子，聳在短褂子底下。胡參謀的脚還只踏進去一隻，她就跳蚤似的一蹦：——雙手摟緊了他的頸子。

「我呆在門邊上沒有動，直等到胡參謀把她抱進裏面屋裏去，才機械似的移動着步子跟在背後，從男的肩窩上看清了她的全臉。——完全像一個烟草公司的廣告畫上那些美人；小嘴巴，紅顴骨，兩顆圓圓的黑眼珠，上面像塗了些油，亮到發光。

「『唉，幾時換了勤務兵？』她向我這邊溜一眼。『好得很！——小傢伙，放到家裏我也好使喚』。

「男的雙手捧起她的臉子，口裏儘管含糊地答應着。可是一回頭，他就敝扁着嗓子叫：

「『鄭少文怎麼不把門關好——傻了不是？』

「我跟着胡參謀不到一個月，他就調到了第三團當團附去。第三團的『現駐地』在連寨，全師人集中整理之後，馬上要開到一個幾千里路的地方作戰去的。

「胡參謀帶了我，還有他那妖精似的太太，一同向連寨出發！那兩口

子溜着馬，我和一個挑行李的伕子跟在背後。這一天我老想着：這個婆娘，要是插上野鷄毛，掛起木劍，是像戲台上那個穆桂英的。

「胡參謀和第三團的王團長一見面，那樣子可叫人怎麼也說不出。——又親熱，又恭敬，就像一個小弟弟見了一個可怕的大哥。他熱烈地抓着那個的一隻手，透不過氣來似的笑着。可是那個兩三次向他讓坐，他又鞠了十多次躬，才把半邊屁股掛到一個椅子角上。他注視着王團長那雙棕黑色的眼睛，嘴唇和眼皮子都彷彿浮腫了樣的一張臉，興奮得嗓子打顫說：

「『我……我……這一次投到團長這裏來効勞。這一次……呃！眞榮幸！……再好沒有了！再好……團長是我最敬愛的上司！團長。——我到這裏來學習，這比進學校還要那個，再好沒有了！我說。團長！……』

「他全臉子發紅，閃光的金牙齒也像在嘴唇裏跳動，眉毛跟着嘴裏的話抑揚着，有時候又把肩窩聳起來，幫助這張嘴來說明他肚子裏的高興。

「這位大塊頭長官，似乎給他說得有些不好意思起來，厚眼皮眨呀眨的，半天還說不出一句話。他搔搔頭皮，看看這位新來的團附，又看看旁邊站的一個新馬弁，口吃地動了一會嘴唇，後來就吩咐人去打掃屋子，還說要預備幾碗菜來給團附接風。可是這個趁着機會站起來：

「『哪裏哪裏！還要團長接風，可沒有這個道理。……今天晚上歸我請，歸我請！……湖南臘肉，團長吃得來？——這是我們的眞正家鄉貨，還是。……』

「晚上，王團長和胡團附他們兩口子坐在旅館裏那張圍着白布的桌子上喝老酒，一碗菜，一杯酒，都由這位團附親手遞上去。他高興。他說了許多團長是『位高見遠』的話，他一直把前面那排金牙齒擠到嘴唇外邊，笑得做貓頭鷹叫。還滿不在乎的催着他太太給團長篩酒。

「『給團長倒一杯，給團長倒一杯！』他拍着她的肩膀。『團長是我從來沒有過的知己，團長！……現在是一家人了，不要這麼忸忸怩怩的——篩一杯。』

「女的提起壺來裝嬌裝羞的篩了酒，男的就豪放地向王團長舉起了手裏的杯子來。

「王團長坐在那張大半圈的籐椅上，以先侷促地轉動着，像椅子上有些什麼東西梗屁股。可是給胡團附滿滿地灌上幾大杯，他就臉子紅紅的，伸起一隻手來向額一抹；那頂硬殼胎黃嗶嘰軍帽，給帶得歪壓在右邊的後腦勺上。接着，他把軍服上那排鍍金鈕子全解開來，披在胸前，向桌子上擂了一拳，就對胡團附說：

「『要這樣緊綳綳的穿軍服，咱可有些幹不來。說給您：咱是北方的一個土老頭兒。——性子直。從前咱在關外掛過紅鬍子，不識字。可是咱的靶子打得有點兒準，這千多條槍，都是咱這麼幹來的。』

「他把嘴裏的話一頓，端起玻璃杯來喝了一大口。屁股一移，那條左腿就踏到了自己的椅子上，胡太太可見了什麼新奇把戲一樣的：含着微笑，看看她丈夫聳着兩個肩頭，那樣一張柔奸的笑臉，又看看這個擱在場勺旁邊一條粗壯多毛的黑臂膀，眼睛裏就格外流出兩道怪有魅力的光。

「『操他奶奶的，咱這樣幹了一輩子，就差動不來筆！』突的，王團長向胸脯上一拍，嗓子提得高起來。『現在您肯來給咱幫忙，』『用人不疑』咱一向就是這樣個脾氣，幹！您給咱幹！——明兒得說給這些小鱉兒們，誰不聽您的話，槍斃他！』

「胡團附趕忙站起身來，先綳了一綳：

「『團長！……團長的命令……』

「可是這個擱在湯勺邊上的那條黑膂一揚，端起杯子來打斷他的話說「『不要說，您的話兒咱有數！……』臉子轉向胡太太。『來來來，大嫂，咱來先敬你一杯。』

「女的一下子可給他楞住了，帶着錯愕的神色，身子祇向他丈夫這邊讓。可是她丈夫嚥了口裏的半截話，正笑得紅毛野人一樣，一面把自己的杯子端到手裏，一面又催她站起來。她就拚命地伏在那桌子角上笑得發抖：

「突的，王團長跨進一步，倚酒裝瘋的把那條鐵鉗似的臂膀從她的頸子背後繞過去，扳起她的下巴，那個的上半節身子，差不離給抱到了懷裏，另一隻手，端起玻璃杯來要對她的小嘴裏直灌。女的那樣子簡直像骨頭都軟下來了，裝做去推開那玻璃杯，可又顯得無力。半開半合的眼睛裏，流出兩道蕩人心魄的光，全臉上烘着一層薄薄紅暈。

「那件印度綢起花旗袍的大襟子，給淋得津濕，女的正不知道自己該怎麼才好，祇見她丈夫怪會掩護地拍起手來笑：

「『好呀！好呀！——叫你喝，你不喝，這回做到了吧！』

「女的微瞋地含着半截俏勁兒瞟他一眼，他可祇裝沒瞧見。王團長把手裏的空杯朝桌子上擺，歪歪倒倒的坐下來。他一面擠縫着那雙眼睛睎住女的，腦袋一仰，就：——

「『哈哈哈……當着您當家的在這裏，可別要罵咱莽蠻！……哈哈哈……』

，胡團附送客之後，可還預備了第二天對士兵訓話的七八頁演說稿。

「一個月以來，團長和胡團附打得火熱了，他就更起了勁：成天帶着我團部裏操場裏的跑。上上下下的官兵，祇要聽得『豪鏘豪鏘』的馬靴響，就有人裂開了嗄嗓子吼：

「『正！』

「一邊一列戴硬殼胎軍帽的，立刻站得木頭樁一樣，百十道嚴肅的眼光，向他行着注目禮。於是這個用了五百斤力似的，把右手向帽簷子上一搭，挺起胸脯過來了。他一直走到公舘裏，臉上還閃着微笑。可是太太不怎麼高興，堵起紅嘴：

「『唷，多希罕！賞過一個大牙祭，（註一）請了七八次客，換來了這個哪！你知道你這一個月化了多少錢？我要買一件幾塊錢的旗袍料，就比要你的命還難。』

「團附把手裏的香烟頭子再吃一口，扔到了痰盂裏，就挨着她坐下，溫柔地捧起她的臉子來親了一親：

「『用掉了多少錢，你知道什麼！——女孩子眼光，看得一寸遠。……要旗袍，明兒個買呀，堵什麼嘴？』

「女的把兩手抄在她丈夫的後頸彎裏，眼對眼的瞧了一會。忽然，她把臉子掉轉來：

「『鄭少文，上樓睡覺去！』

「第二天一早，團附掛好歪皮帶，又要帶我出門去了，太太可叫我留

。男的近來不大管這些小事，含糊他『唔』了一聲，挺起腰子出去了。

「團附對我特別好，他叫我打聽那些士兵歡不歡喜他。太太更加小姑娘一樣，告訴我裝扮自己：上頭發下來的衣服大了，送到裁縫店裏去改，她給我出錢。一到閒得沒事做，她就披起那件鵞黃的睡衣，扱着拖鞋，𨑨到東邊的睡椅上，腿子一蹺：『鄭少文，對門那隻叭兒狗生個女兒給你做老婆，好不好？』或是：『過來，給我搥搥腿。』

「公舘裏比團部裏寫意得多，弄過了兩頓飯，可沒什麼事情做。祗是我們團附隔不了多少天，就要請團長來吃一次飯，或動棋，那可要整整地忙上大半天。團長有時候自己也來。總之：都是麻煩勁，買水果囉，買香煙的。

「師部裏來了訓令：兩個月以後要全師大檢閱。王團長聽書記官把這東西唸了一遍就毫沒猶豫的打發王副官來請了胡團附去對他說：

「『咱一輩子就祇會衝鋒，其餘別的花頭，一點兒也不會玩——師部裏現在發了這牢什來，煩幹！』

「一談到了這些，這個照例不會像喝酒那樣客氣，就成天溜着那花嘴騾子，各營各連的跑。

「團附坐在馬背上傳公事，精神抖抖的像是和別人打架。他突着那雙眼睛掃了一下前面這一列一列的士兵，就把馬頭帶到那很適中的位置，提高着嗓子叫：

「『本團附……本團附……奉了師長和團長的命令來整理本團，大家都得注意！現在……師部裏……師部裏隨時都可以派員來檢驗本團，或是師長親自來巡視。……我們挺重要的是逐日的實施課目，還有「夜間教育」和「緊急集合」這些也要緊。……』

「胡團附對這些官兵這麼來一套又是一套的，於是第三團的訓練緊張起來了，每天早晨，星星還在天上眨眼，就聽得到連寨外面的大河洲上喊

「『一，二，三，四！』

「跟着，就有百十道聲音。

「『一，二，三，四！』

「集中訓練開始之後這位高個子團附再也不能和團長今天談大同的小脚好明天談上海的按摩也不壞了。那張塌鼻梁的扁臉上整天閃着油光，挺在火紅的太陽底下校正姿式規定課程的。一到斷夜，團部裏那大禮堂上，又擠滿了人，命令都由團附發出：官長會議中下士聽訓的。

「王團長倒成天閒着沒事做，自己的公舘裏獃膩了，就到團附家裏來溜溜，男主人站在操場裏沒回來，太太就陪着他動動棋。有時候，又兩人都楞着眼睛小聲小氣的談一會話。老要坐到很夜深才回去。

「星期六的晚上，我剛剛爬樓去睡覺，猛的，樓底下太太的聲音透不過氣來似的笑：

「『格格格……格格格……』

「我趕急息掉洋燈，埶着脚尖，輕輕的走到床頭那條板壁縫邊上，把臉子貼了上去。祇見太太的一條膀子，給王團長正揑在手裏。男的剛要把另一隻手再抱攏去，突的一下，那張門倣開了，走進來的是胡團附。王團長趕急放開了太太的那隻手，指指棋盤，搭訕地看着楞在門邊的那個說：

「您看，您家太嫂要這樣幹掉咱一座車，你看成不成？」

「胡團附馬上又活潑起來，一個箭步搶到那桌子邊上，把身子伏下去

一看：

「『這個怎麼成？這個……還是蹩腿馬哪！』

「於是王團長滿不在乎的坐了下來，要讓他們兩口子對動一盤，自己坐到旁邊來觀局。可是這個已經在窗戶上找到了一本什麼書，很快的答：

「『你們動！你們動！我還有一張預定實施表在等着寫哩，我回家來就是討這本書的。』

「他一面說，一面逃似的向着門外跑，那『蹶鏘蹶鏘』的皮鞋聲一會兒消失了。

「太太抽下鈕扣上的花手帕向額上擦了一把汗，就悄沒聲的靠在桌子邊上。她把一條腿站着，一條腿的脚尖輕輕地點着地板，像在打拍子；那表情，叫人怎麼也猜不出她這一會想的是什麼。

「在昏黑的夜色中，團長的眼睛從窗戶裏送走了團附的背影，掉轉頭來，又仰起臉子向女的在說些什麼，可是這個沒有看他，紅着兩頰，無聊似的把小手帕捲攏來，又放開，在這樣一反一覆的儘弄着。男的似乎有點掃興樣的，忽然，他楞了一下，看看那張開着的門，奪了太太手上的手帕，掉頭就跑。遠遠地還聽得到他的聲音說：

「『明晚來！』

「這個星期日，團附沒到團部裏去辦公，一早就聽得他們兩口子，在床上唧唧嗎嗎的，太太還彷彿帶着哭音，鼻孔裏的氣抽得很響。八點鐘左右，團附起來了，他站到屋背後的那隻大石榴樹底下，看着遠處的山呀樹的在出神。他的臉子有些發青，我買小菜回來，他也全沒看見似的。

「太太可一直把臉子朝裏面睡着沒有動，團附轉來的時候，我送了早點進去，他祇一個人呷得幾口豆漿，就又躺到睡椅上在發楞。他們兩個人似乎鬧了什麼大的蹩扭，誰都不開口，屋子裏除了那座鬧鐘還是走得蠻起勁，其餘什麼聲音也沒有。

「旬！

「我剛剛把桌子上的東西收拾出來，猛的一下，團附把那張門關緊了。我就躡脚躡手的走到窗戶底下，聽得男的又爬到床上去和女的在說什麼，聲音雖然很小，可是他們那吵嘴的聲氣是聽得出來的。又像男的在向她求什麼。忽然，女的把聲音提高了：

「『你冤我。』

「『要冤你的就過不得六月。』

「這兩句以後，聲音又低了下去。男的嘴裏的話可說得更快，太太呢，祇有時候回答他一個兩個字：『不』，或是『不要』一直到十點多鐘他們才又開開了那張門。

「太太起來妝扮自己，團附就很小心的去伺候她：像一個蠻有孝心的兒子服侍他母親，拿胰子，拿牙膏，還有頭髮上衣服上洒香水什麼的。又體貼，又溫柔。團附還吩咐今天的中飯要早點開，下午要出門有事去。

「晚上八九點鐘，那兩口子才從街上回來。一個店子裏的小店夥，搬了許多大紙包小紙包的，跟在後面。太太非常高興，她把剪的尺頭打開來披在身上，在屋子中間走來走去，看看顏色，比比花樣，就看着我說：

「『鄭少文，你看我穿起來漂不漂亮。』

「我祇對她笑笑，她就：

「『怎麼變成了這樣一個豬血李子？（註二）一句現成話也不知道

說。」

「接着，她就仰到了床上，咭咭呱呱和團附說了許多話。那兩瓣面巴子肉，不知道是出門的時候擦多了些臙脂，還是在酒舘子裏喝醉了，烘得像兩個爛熟的桃子一樣。

「這一晚，我們都睡得很早。

團附回家的時候，一天遲似一天了，現在總要敲過十二點才轉來。他的口哨越吹越響，還隔得大半里路，就聽得他噓呀噓的。這聲音一傳到團長的耳朵裏，就像是聽到了歸隊號，坐得好好兒的，也很快的跑了回去。

「師部裏的傳令兵老宋，自從團附打發我去送過兩次信，他也隔不了多少日子就要送信來。不過團附不准他到團部裏去，信祇送到我手裏轉遞給團附，有一次團附還吩咐過我，老宋送來的信不要給王團長看見了。

「集中訓練祇差一個星期的時候，胡團附又偷偷兒的交了一封蓋了火漆的信給我：

「『鄭少文，你把這封信送去給參謀處長，要親自交到他手裏，不要叫別人轉遞。』

「他又從口袋裏掏出了兩塊錢給我做零用——這是到師部裏去，每回一定有的，參謀處長帶了一封信轉來給團附，他把牠拆開一看，眉毛就皺了起來。他把那隻右手的大拇指搭在嘴角上，其餘四個指頭在左邊的腮巴子上一摸一摸的，好半天又把信紙看了一看，就問

「『一路上碰着了團部裏的什麼人沒有？』

「『沒有。』

「他很快的把手裏的信紙揉成一團，就叫我擦一根火柴把牠燒了。

「第二天團附請了一天假到師部裏去，回來的時候，就一個勁兒嚷：

「『鄭少文，把鋪蓋打好，跟我往團部裏去。』

「太太坐在床邊上用蔻丹在染手指甲，她把眼睛翻翻，瞟一下胡團附，就楞住了。半天，才有氣似的說：

「『這又是什麼心眼兒——好好兒的住在家裏又要搬到團部裏去，眞是活見鬼！』

「團附一面檢着自己的書籍，一面又反轉頭來睜大了那雙眼睛在她臉上掃了一下：

「『哪，那天不是說過了的麼？』

「『誰信你這麼多鬼話！』她把屁股一扭，嘴巴又堵了起來。『你把我當作什麼人看？』

「男的驟然楞住了，可是想了一想，就又把手裏的書放下來，溫和得像女人一的走攏去說：

「『你這個人眞是，怎麼這樣說不通的？』

「他又把她抱小孩子似的抱起來，一面小聲小氣的在她耳朵背後咭哩咭嚕，不知說些什麼。女的以先老是泥鰍一樣的扭動着身子，把耳朵避開他嘴巴，後來男的又硬又軟的哄她，兩個人撕鬧了半天，女的才彷彿懂得了什麼似的，扳扳臉子緊瞅着他一眼說：

「『說過了的，祇住一個星期！』

「『好的好的，』他的聲氣忽然提高了，像說給什麼人聽般的。『看了太太的人眞爲難，請一個星期的夜假，只差沒叫我磕頭。』

「『死鬼！好意思說出這話來，勤務兵聽了不要笑話你？』她在他的

肩窩上拍了一掌，『嘆唏』一下笑出聲來。

「搬到了團部裏以後，胡團附更起了勁：白天把隊伍帶到十多里的地方去野外演習，晚上就坐在辦公桌上來批批團部裏那些例行公事。他和王團長幾天碰不到頭，自己也不回公館裏去。

「星期五的下午，老宋忽然偷偷兒的送了信來，團附看過之後，忙着叫人備好那花嘴騾子，各營各連的又跑了一圈，才回到團部裏來，裝作沒事的樣子。這一晚，他格外來得有精神，團部裏的人都睡了，他還穿得整整齊齊的一個人坐着。錶上的長針剛剛指到了四字上，陡的，大衛門口響起緊急集合號來，胡團附像條彈簧樣的跳起來，挾了桌子上那冊預備好了的名冊到胳膀底下，就拖了我起來：

「『快！快！——緊急集合，趕快跟到操場上來。』

「兩邊那些營房裏，槍呀刺刀的碰着響，輕輕地起了一陣細微的騷動。接着，就是集合的哨子和站隊的口令接二連三響起來，不到四五分鐘工夫，全團人已經站得好好的了。

「在微弱的星光底下，大操場東邊起了一陣急燥的馬蹄響聲，向團部裏這邊掠過來。第一營營長把手裏的電筒一亮：——嘿！是師長！

「『立——正！舉——槍！』胡團附緊嘶嗓子發口令。

「幾十個號兵瘋狂似的吹着敬禮號。

「師長從胡團附手裏接過冊子來點名，劈頭一個王團長就沒有。參謀處長把人中上的那叢黑鬍子一撬，圓着眼睛看了王副官哩。

「『去叫來！』

「王副官去了半天，轉來的時候，臉子紅紅的報告師長：王團長不在公館裏。

「隊伍在稀薄的星光底下蠕動着，師長指定胡團附代理團長，來一套『夜間演習』。整個隊伍從大操場裏向東邊的傅家莊前進着，出了寨，就採取了『戰鬥叙列。』

「直到九點多鐘，演習完了，師長帶着那十幾匹馬衝回師部裏去，我們的隊伍也回到了連寨。

「第二天上午，師部裏來了命令：

> 命令　×年×月×日　于師司令部
>
> 本師第三團團長王世楨，擅離職守，着即撤職。所遺團長一缺，着以該團附胡遠程升充
>
> 此令。

「王副官把命令唸了一遍，這位大個子團長的眼睛慢慢兒的睜圓了，最後竟像要跳了出來，那張浮腫了似的臉子上變成了鐵青色，一聲不響，踢翻了自己坐的椅子，衝出大衛門去了。

鄭少文說到這裏，嘴裏的話忽然頓住了。王老八想想說：

『哦，我們這位家門團長是這樣撤職的！……那末，你的上司當了團長，怎麼不跟下去？』

「我麼，」鄭少文坐了下來。『我就是那狗×的王副官害的。有一天我在團部裏的甬道擦馬靴，忽然，王副官跑來了，他在我肩上拍拍說：「鄭少文，我看胡團長太太祇喜歡你，她隨便什麼事情祇叫你一個人做。……我還問你：師長來點名的那一天，王團長到底哪去了？我想你一定明白。」我還沒有答腔，甬道的尾巴上那茅側一響，胡團長從裏面走出來。王副官老早溜掉了我祇有挺直着腰子讓他過去。等到我把長筒馬靴送上去，胡團長接到手裏一看，就生氣，說我沒擦得好，跳起腳來叫我馬上滾，我就是這樣回來的。』

「啊唷，怪不得你看見她們背影都要倒退三十里，原來你的勤務兵當不成，一半也是那個蘇妲己害的。」五太婆說。

(註一)牙祭，即賞賜士兵肉食。

(註二)豬血李子，說外貌漂亮，其實並不聰明。

畸零

麗尼

天已暮了。在北地，靠近沙漠的地方，時常有着奇短的日子。學校散學了，孩子們一個一個地走了出去，不發出在夏日所常聽見的喧笑。房間裏一時之間變成死寂的，除了間或有沙粒擊着窗片，和朋友平底刻木刀在木板上發出細微而落寞的響聲以外。

我坐在窗前，從窗片裏望着暮色裏的原野，有如一幅圖畫：天是異常地低沈，在地平線上，浮着黃色的，如同腐敗的木棉一般的雲朵。原野裏沒有植物，秋收已經早完結了，所留下的祇是一片無際的黃土平原，空疏，遼闊，而且沈重，使人覺着土地底重壓。

想一想，我是在這裏過着第一個深秋了。於是，我輕輕地說道，『第二個深秋……。』

『第二個？』平應着聲，但是並不抬頭看我，『還是在你。在我，是第五個了。我記得，我是先在這裏過三個寂寞的年頭，以後你才來的。』

我沈默了一刻，想着日子眞是如水般流去，流到了什麼地方，連自己也不知道的。我看一看我底朋友，望望他底臉面。那是一張蒼黃的臉。在他底臉上，這黃土平原刻上了他底每一種迹印：這裏是一抹灰沙，那裏是一條皺紋，在眼珠裏，顯示着永遠也不會得到雨露滋潤般的乾燥，唇上也沒有血色，而低促的額，也正如低沈的天幕，壓住了他底整個的面容。

『你有一點老，平……』我不自主地說。

平微微地笑了，抬起頭來，蒼白的唇作着抑制不住的牽動，似乎是在那裏隱藏着他底一段不能說出的憂鬱。

『也許吧，』他終於低低地回答了，那聲音幾乎是難以聽見；於是，略略地把聲音提高了來，繼續說道：『生活是像這樣壓人的，不知不覺之間，我們都會老掉了。想想罷，在這樣的地方，這麼長的年代……』

他沈默了，於是放下了刀，從自己底案頭，走到窗前來，凝望了一會兒窗外的景色。風叫着有時從遠處挾着一陣黃塵撲了過來，在窗片上塗上更深的昏闇。

『記得來的時候是下着雪的，那時候，全個學校幾乎都埋在雪裏了。約，你還記得我們小時候玩雪的故事麼？』

『記得的，』我說，『我們是二十年的老朋友了。』

『是的，二十年，』他說着，仍然望着窗外，『二十年的朋友，那眞不是容易的事；我再也沒有第二個這樣的朋友了啊！』

『唔，我也沒有。』

他在窗前踱着步，一時望望窗外，一時又望望屋子底四壁上面所懸的許多的素描和黑白畫，好像是在回憶着許多事情，也許竟在思想着什麼新的構圖。我望着他，看見他底腰是有些彎曲了，而且，也覺着他底腳步完全沒有一個青年人該有的輕捷，祇是那麼沉重地踏着，好像踏在我自己底心上。

『你好像一天比一天憂愁了呢，平，』我說。

他突然停止下來，直着眼睛望着我，於是，勉强笑道：

『不，不是憂愁；你知道，像我這樣的人，是不慣憂愁的。可是，我告訴你，今天，這天氣，尤其在現在這樣的傍晚，總使我想起一樁事來，我常常記起這事，可是，我還沒有一次對你說過。約，我們是老朋友了，不是？那麼，我告訴你罷。』

他又勉强地微笑了，走向了對着窗戶的小牀上。那是他自己底牀，上面鋪着一條白的被單，和一條紫色的蓋被。他將那疊好的紫色的蓋被撫了一撫，好像是要展平那上面縐紋，於是，頭低下來，似乎是要開始他底故事了。

房間裏是一片昏暗，我看不清他底臉面，祇見一堆黑影在那白的被單上面堆——他所穿的，正是一件黑色的棉衣。

『你知道，』他先咳了一聲嗽，於是開始了，『從一九二八年以後，我遭了怎樣的禍事，這一連三個整年的生活，是怎樣過去的。我已經告訴過你了。一個人，從那種地方出來，雖然不會死掉，但是，無論在體力上，在精神上，都能衰弱到什麼地步。我什麼都沒有想，也不能想，可以說我好像變成一個廢人，一個痲木的人了。一個人，在那樣的時候，所要求的祇是安靜。安靜罷，就是安靜一分鐘也好。所以，你想，當我們的校長約我到這兒來的時候，我是多麼高興！離開了自己所生長的地方，離開了所討厭看到的臉孔，離開了不願意再去記起的記憶；加之，在這邊，在這北地，有風，有沙，有雪，有寒冷，在別人也許受不慣的，可是，在我，一個弄藝術的，却反而樂意來領略領略。再說學校又是在這樣荒野的郊外，整天，沒有自己怕見的人，祇是一些樸實的農民，和天眞的孩子……』

他停了一停，似乎因爲說得過於急促，以致喘不出氣來。『雪落着，我來到學校。多麼大的雪！我從來不曾看見過這樣的雪景——你瞧瞧罷！』（他指一指壁上的一幅黑白畫）『我第一次畫的北地的偉大雪景，直到現在還保留着的。我會見了校長，他是我父親的學生，雖然是第一次見面，但是，他的態度却是那樣誠實，這使我立刻覺得這正是我所要尋找的休息的地方了。我眞歡喜，在當夜，我就在燈下立定了一個怎樣安靜一半年的計

劃：我覺得我應當，除了領導小孩子們以外，自已也該讀些什麼書，應該勤勉些作畫，練習刀法，應該怎樣把身體弄好，應該——可是，我爲什麼告訴你這些事情呢？這些不全是我給你說過許多回的麼？不，我不應該這樣告訴你，我應該一開始就告訴你我是怎樣地認識了茵的……』

『茵！』

『是的，茵。請你不用猜，我明白地告訴你，這是一個女人底名字。可是，她現在已經不在這裏了。你知道，我是一個不善於戀愛的人。這，也許算是我第一次的戀愛，同時，也就是最末一次的了。願你在愛情上有多的機會罷。』（他似乎又在作着勉强的微笑）『可是我，除非——』

『除非你再能見到她？』

『不。也許我再也見不到她了；就是能够再見到她，不是她不能認識我，就是我不能認識她。』

他停了一停，從牀上立了起來，開始在他底牀邊踱着步，正和以前在窗邊那麼踱着一樣，可是，這時，他底背脊却似乎伸直了，兩隻手是插在長褲口袋裏的。

『你高興燃個燈麼？』他忽然問我。

『不用；你且說下去罷。』我說。

『我記得，那正是這樣的黃昏，』他走到一個牆角，停了一停，好像是在收集着他底思想，『病房裏非常暗。對了，我應當先告訴你，那是在我來到這裏的那年秋天。腸炎，你想想，在這樣的地方，眞是麻煩的病。在起先，醫生會不知道把牠當作什麼。是受了凉吧？也許。也許還以爲是瘧疾。也許就把牠當作了赤痢。我祇知道，當我被送進了醫院的時候，我是已經有些神志不甚清醒了。我醒過來，在午後的高熱裏醒過來，照例，已經是十分昏暗了。外面，大院裏，梧桐葉一片一片地落下來，那落寞的響可以聽得十分清晰。摸摸腹部，冰囊仍然是沒有，所以就喊道：「孫小姐！」』（他停了一停，好像不知道怎麼繼續下去。）『一盞燈先把牠那淡黃的光綫投了進來，於是，接着來的，是手裏托着燈的人：白色的衣服，白色的帽，年青的，長型的臉，一對烏黑的大眼珠，襯着勻稱的，略略有點兒直豎的眉毛……「您今天熱度退多了，鄭先生，」她說着，就從熱水瓶裏倒出水來，把杯子送到我底枕邊。我說，「謝謝您，可是，每天這樣熱，我怕我不能好起來的。……」我看着她底眉毛有着閃動，好像她是不願意聽見她底病人說出這樣的話來；她的嘴唇動着，像是想要說出一句話來，可是，却又不會說出。她先把湯匙從小桌上送了過來，於是低低地說道：「年青人，不應當想到那些……您到北邊來得很久麼？」她忽然睜大了她的眼睛，直視着我的眼珠。「不久，小姐，」我說，「不到一年。您，也是從南邊來的？……」她沒有回答，祇是微微地笑了，從微張的嘴唇裏面露出了她的一列整齊的牙齒，而同時，她的面頰，忽然之間，在我的眼裏好像比以前更現年青了。……你知道她就是什麼人？』平忽然轉過

身來，問着我。

『可不就是茵?』

『是的，就是茵。——不是，我是問你知不知道茵是誰，』他急促地改正了他自己，於是，不等回答，又馬上接下去：『你可記得孫立?』

『孫立?』我幾乎驚叫起來；『我怎麼不記得他!』在我的眼前，立刻浮現了一個雖然八年不曾看見，却往往在回憶裏記了起來的友人：熱情，刻苦，堅强而且具有農民般的沈默。我記起了這一位友人是怎樣地把我引到了一條路上，而在這條路上，他又是怎樣地犧牲他自己。在我底幻想裏，我時常想到當孫立被帶到廣場去的時候，他的眼睛該會怎樣充着血，他底頭髮，也必然是多麼蓬亂。然而，一個波瀾繼之以一個波瀾，孫立底記憶在我底腦裏變得模糊了。風暴將我捲到了一個安全的淺灘，我蜷伏在這淺灘裏，使我記起了每一堆的血痕都不自主地發生了慚愧。我轉過頭來，望望窗外，心想着，在一片昏黑裏，狂風該捲起了多少的沙堆。

『孫立有一個妹妹，那就是茵。』平徐緩地說了，而沈默，同時就落到我們中間。他又開始踱起步來了，可是，步子却非常急促。一刻以後，他又停在另一個牆角，開始說着了：

『是的，可以說，我們是相愛了，』他用手們住了臉面，開始着。『我們談着孫立，不知不覺地，我們底心有着同樣的節拍的跳動，從那一晚，我才知道一個少女，在天眞，純潔，嬌羞，稚弱以外，也還能發出如何

的熱情，給人以怎樣的鼓舞。她給我說着她底信念，她回憶着她底哥哥，她也描寫着她心裏所祝望的一個新的社會，她尤其渴慕着一個鬥爭的生活。「你疲倦麼，平?」她往往這樣對我說；「不應該呢。我們年青，我們不應該疲倦。也許我們受了挫折，受了苦，也許……但是，和別人，和那用許多人受的，比較起來，我們底算得什麼呢?想一想，」說到像這樣的話的時候，她底聲音老是像在夢幻之中發了出來似的，「想想，別人流了多麼多的血，想想哥哥，哥哥是你底朋友，你知道他的，想想他們每一個，那麼，我們能夠安靜麼?我們能夠這樣自私麼?不能的，平，不能的!」……』

他抽了一口氣，於是，又開始踱起步來了。

『「工作，我們該工作，作一點有用的了，」是的，我記得她是時常這樣說的。我記得從那時起，我每晚都拿起刀來，我意識着我應該工作一點，以我所能的。這些木刻，你看見麼?還有許多，牠們現在已經不再存在了。我想着用刀和木板，也許可以作出一點什麼來。我快樂，我好像我還沒有死，還活着，還活在一大羣人底中間。我覺得她底每一個滿意的笑都給我帶來一分新的氣力，使我多有一分自信的力量。但是，是什麼呢——是怎樣呢——是怎樣結果……』(他停了一停，好像一時之間，思想變得紊亂起來，不知道怎樣以適宜的語言繼續下去。)『可是，沒有什麼，並不是她丟棄了我，反是我在我底可恥的畏縮裏丟棄了她。我不後悔，

她那樣反而更好，她眞能做一點事了，她不會祇是看護少數的幾個有錢人了，她是去看護更多的須要着她底看護的人去了。做一個像我這樣的多餘的人底愛人，甚至妻子，算什麼呢？那會使一個女人成爲更多餘的一種人了。……你當然記得，那一年秋天的時候，這城是曾被佔據過的。她就是隨着大夥兒，走了。……我不能忘記，就是在像這樣的昏夜，當砲聲和槍聲密集在城外的時候，她最後對我說的話：「怎麼樣呢，平？我是一個看護，你是一個藝術家；在那裏，我們都有用，我們底技能都是被需要着的。你有什麼躊躇呢？爲什麼畏縮呢？你留在這死城裏作什麼？你難道還需要安靜麼？平，聽，槍聲和砲聲，我得走了。你會老死在這城裏，不，有一天。你不能得到一點安靜。我愛……你。」』（他底聲音顫抖了）『「……可是，我更愛別的……我願你記得我們曾經愛過……」』

平沉默了；在昏暗裏，我想望望他的臉面，可是，我看不見牠，祇覺得在黑暗裏，他底枯燥的眼珠忽地閃出了光輝，一直射到窗外遠遠的天極去。

『是的，老死在這城裏……不，不必在這城裏，什麼地方不是一樣？我老了麼？是的。但是，我並沒有變得憂愁。也許，我已經習慣於這樣的生活了吧？校長是個幸運的校長，他一直不曾被調動過，所以，我也幸福了，一直作着這第一小學的圖畫教師。可是，是怎樣的生活呀！多餘的人！可恥的偷生。每年，到了秋天，我記起我的木刻刀，我就從抽屜裏把牠們取了出來，我想也許我能作點兒什麼。可是，我能作什麼呢？我忘記了我是怎樣生活過來的，幾年來一直生活在怎樣的生活當中。昨天，我得到了一本萬里行軍的記載，我想着，也許我能就那偉大的記載作出一點兒什麼來吧？可是，怎麼能呢？……到明年秋天也許我連木刻刀也沒有心思拿出來了……』（他沉默了一會兒，於是，倒到床上，似乎是因爲寒冷想要擁起他的棉被了。）『啊，冰天雪地的時候又快了，願她安寧罷。……也許，她和他們是在那裏挨着凍……』

風發狂似的在窗外吼着；北地的秋夜，現得異常落寞和寒冷。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

將戰吟

彭毓斌

丙子大雪日，寫於塞上大六號宿營地。

其　一

大漠朔風吼，陰山陣雲濃。馳驅戎馬間，時序已初冬。解鞍歇荒郵，千帳靜無嘩。掛魄瀉寒光，悵然思不窮。

其　二

衛霍威名在，范韓事業高。以我比古人，九牛於一毛。敢辭征戰苦，執戈赴前矛。所願固吾圉，黃龍飲濁醪。

其　三

昔有劉氏子，奴膝事金人。覥顏稱齊帝，直類沐猴冠。升沉由趙孟，棄去如敝褌。嗟爾短視輩，胡爲步後塵。

其　四

西方强梁子，梟叫說超人。東方淺薄兒，作態效其顰。患貧復患寡，惟求壑於鄰。劍炊而茅淅，恬嬉於厝薪。焉知坦坦道，可以登春臺。嗟爾盲目者，不戢將自焚。

其　五

哀兵必致勝，老氏有其眞。赫赫我閻公，據此誡三軍。寧能計成敗，所願求生存。神洲遭魔手，揮淚憫天人。

其　六

策馬登高崗，悠然望故鄉。重堂都健在，鬢髮白與蒼。豈白不懷歸，國事實靡鹽。揮鞭行再戰，爲報劬勞苦。

其　七

踏歌唱葱嶺，不盡河湟情。收拾山中賊，留守禦金兵。一例皆葵向，誰無報國忱。努力崇明德，莫遺此蚩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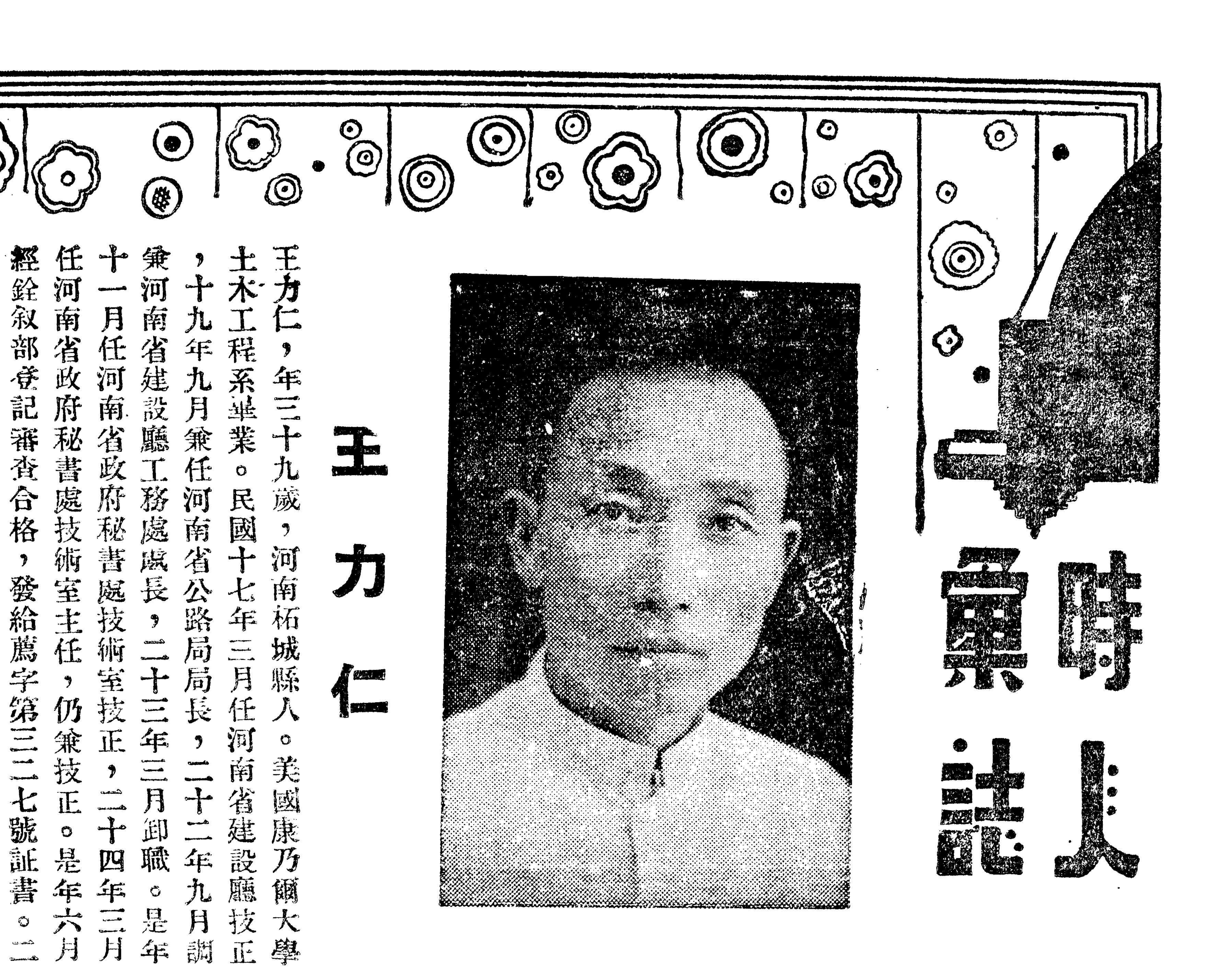
念奴嬌

八月四日擊破察匪於紅格爾圖，歸途口占。

邊聲四起，景升兒猶自酣歌未歇。二十四城齊解甲，太息藩籬都撤。鬼火蓬蒿，哀鴻遍野，大好金甌缺。把漁家傲，征人洒淚唱徹。

金勒戰馬蹄驕，芊芊芳草，塞上好時節。千騎銜枚月靜悄，疑踏荒川積雪。霹靂弦驚，風雲色變，一霎欃槍滅。歸程攬轡，多情應謝明月。

時人彙誌



王力仁

王力仁，年三十九歲，河南柘城縣人。美國康乃爾大學土木工程系畢業。民國十七年三月任河南省建設廳技正，十九年九月兼任河南省公路局局長，二十二年九月調兼河南省建設廳工務處處長，二十三年三月卸職。是年十一月任河南省政府秘書處技術室技正，二十四年三月任河南省政府秘書處技術室主任，仍兼技正。是年六月經銓敘部登記審查合格，發給薦字第三二七號証書。二十五年一月調任河南省河務局局長。

編輯後記

芸生先生的「寄北方青年」一文，指示給青年們一個應循的方向，態度非常誠懇熱烈。我們希望青年讀者子細讀一讀這篇文章。

× × × × ×

蔣委員長十二月二十五日平安離陝。擁護和平與統一的全國民意，又得到了一次重大勝利。本期特由鑄成先生撰著「一次民意測驗」的專文，以紀事件經過之本末。

× × × × ×

「中國近年的民氣與士氣」一文作者，是一位青年軍人。他所探討的這個問題，乃國家命脈之所繫。最近時局的有利解決與進步，便是本文最好的佐証。

× × × × ×

羅約問題，是歐局一大關鍵，自去春希忒拉撕毀該約以來，歐洲國際關係，日趨緊張。奉生先生對此問題的詳盡分析，裨益一般對歐局的了解不少。

× × × × ×

傅振倫先生曾參加倫敦的中國藝展會。他此文把在英時所親見的吾國西北文物，一一叙述出來，饒有參考價值。

× × × × ×

「一九三六年中國小說之動向」一文是一篇値得讚許的力作，也可以說是去年創作界成績的總清算。

× × × × ×

新年特約文字，我們將儘近期內登完。本週接到的特約文有中央社駐東京記者陳博生先生的「東京六個月」一文，定下期發表，特此預告。

編　者


司各脫
乳白鱉魚肝油
兒童身骨嫩弱。常不任風寒侵凌一有不慎。動生疾病。殊為發育之障碍也。善撫子女者。必日給以司各脫乳白鱉魚肝油。使兒童得臻于健全活潑。減少病患。易于成長。因此油中含有維他命與鑛質等多種名貴養料於兒童最為滋補。任何魚肝油類。不足過也。
中國總經理 英商卜內門洋碱有限公司
各大藥房 均有出售
服本品能抵禦風寒